第一章.如此这般的，我与雪之下于此地相遇

·

“千叶算是能被称之为“人类宜居城市”的国际化现代都市了吧？”

不出意料地，谈话陷入了一阵难耐的沉默之中。

……我干嘛要没头没脑地说这些话啊？

不光是我自己觉得有些尴尬，眼前的美少女更是无语地瞪大了眼睛。似乎是颇感到头痛一般，她下意识地撩起了耳边的黑长直发。

“……比企谷君？”

“哈？”

含含糊糊地应答上了，好逊啊我。

雪之下雪乃——在偏差值极高的i班都能够位于顶点的冰之女王，轻轻地叹了口气。

我在和全校第一的美少女对峙——仅仅说出这个事实的话，可能会被不了解内情的人当作恋爱喜剧吧？然而现实却绝非像是轻小说中描写的这么简单，雪之下雪乃也绝非轻小说的女主角那么好对付。

“比企谷君——刚才我问你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半夜还在街上闲逛’哦？莫名其妙地把话题扯到千叶是为什么？”

……果然是一针见血地反驳回来了。

还没有等我开口，没想到雪之下抱起了胸，继续连珠炮似地进攻道：

“就算如此，我也不能就这样苟同你的话呢。千叶在宜居程度上远远地被苏黎世、日内瓦之类的欧洲城市甩在后面，在本国的支持率估计也只适合冲绳、神奈川之类的齐名吧？想要打败京都和北海道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至于‘现代化大都市’——这个定义也尚不明确，单纯地这样称呼也会引发异议的吧。”

“……何等让人无法反驳的正论啊。”

“不过毕竟是比企谷君呢，脑回路与常人不同也是正常的。”

看到我窘迫的样子，雪之下微微笑着走上前了一步。

没想到在短短的一分钟之内，我就经历了“偶遇”“交锋”“败北”“被鞭尸”的全部过程……这种一气呵成的操作是什么啊，难道我是败犬中的豪杰吗？

为了让大家不至于一头雾水，还是请允许我解释一下现状好了。

现在的时间是二十一点，也就是所谓的晚上九点。我漫无目的地在总武线附近漫步，结果出乎预料地遇到了同样孤身一人的雪之下雪乃。

当然，我本人并非什么游手好闲的可疑人物。在这个时间段一个人如同孤狼一般踱步的原因，单纯是因为我有家不能回了。

春假还剩最后三天的时候，我的父母决然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为了庆祝小町考学成功，全家一起去冲绳吧！”

当然，当我兴致勃勃地准备收拾行李的时候，我的老妈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还有两天就要开学的家伙，机票可没有你的份儿。”

“…等等，您的意思就是把我给排除在外了吗？明明是被冠以‘全家旅行’的活动，却要把儿子给单独扔出去吗？”

“如果不是因为爸爸有驾照的话，爸爸也会和你一起排除在旅行名单之外哦。”

“……爸爸！”

我们家的女性集权就是如此恐怖……到这种程度已经算是畸形了吧。

算了，他们搞锵锵三人行也好。我作为能够独当一面的男人，自己独自一人在家反而也算是享受的一种了……如果今晚出门没有忘记带钥匙的话。

“……去了一趟二汀目的书店，然后就惊觉自己被温暖的家拒之门外了。这就是我的全部故事。”

在我讲述自己的悲惨往事的时候，雪之下不可抑止地笑出了声。

这不同于人们常言的“噗哧”一声被逗笑。雪之下雪乃咬着嘴唇低下了头，和缓的肩头曲线大大地抖动着。

“……干嘛，我好心在对你解释，你却笑的这么放肆。”

我的心在滴血啊。喂你不要笑了，我真的要流出悲伤之泪了啊。

“不好意思……”雪之下竭力地忍住笑意，原本淡薄精致的脸莫名的有了一丝红润。

“这世界上竟然会有……被‘家族旅行’剔除在外的人呢……对不起，出乎与悲哀之外的喜剧效果让我忍不住失态了……”

“……你这家伙。”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所谓的“笑传染”，我的发觉自己的嘴角竟然也勾起了一丝笑意的苗头。……八幡，在自己的悲惨故事中笑出来就输了啊！不许笑！

不过，确实很久没有见过雪之下小姐这样笑出来了啊。

是因为出身于名门的矜持吗？雪之下从不会在别人面前必须表现出过激的情绪。即使是愤怒，她也只是冷冷地用眼神震慑你而已。

……总之，嘛。我也不是在关注她，就是看到别人开心，自己的心情也会莫名变好——这种感觉吧。

“你这么一解释我也就明白了呢，”雪之下似有一丝愉悦地望着我。“不过，这和你刚才所说的那一通‘千叶城市论’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嘛……

其实是当时我的脑子没有转过弯来。听到雪之下突兀地问我在干什么，于是就下意识地想要告诉她“千叶是发达的宜居城市，所以即使是一介高中生在深夜闲逛也没什么问题”——来着。

现在想想的话，简直是不知所云的回答啊。

搪塞过去算了。

我眼睛稍微向着少女身后一抬，瞥到了亮着白色内置灯管的自动贩卖机……真不愧是无论何时都能响应期待的机器，这次也满足了我个人的小小愿望呢。

“光站在这里聊天也有点那个吧——”我顾左右而言他。“你想喝什么？我去买好了。”

雪之下想要拿出钱包，我用眼神示意她不必了。这也算是应该的。认识这么久了，没必要为了这点小钱执拗起来。

“那就麦茶吧。”

“好……我还以为你会要红茶的呢。”

“自动贩卖机里卖的只是名为‘红茶’的其他饮料，与真正的红茶是不一样的。”

“……真不愧是中产阶级。”

“比企谷，再用这种讽刺的语调提家业的情况——我会不开心的哟。”

……我知道啦，所以你就不要用那种摄人的笑容看着我了。你是春季的人形降温剂吗。

我颇感到无奈地哈了口气，站立在了自动售货机的面前。

深黄色的外装，漆黑大写字母，宛如警示牌一样的包装就是我的选择——当然是max咖啡了。

浓度过高的炼乳与糖分虽然会让某些人接受不来，但如果是土生土长的千叶人的话，喝多少罐都是小意思的哦。千叶咖啡特产——不，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千叶特产”了。Max咖啡就是担当得起这种名号。

人生在世何其痛苦，所以咖啡至少该甜一点。

“买个饮料都要自言自语吗？孤僻到这个程度也算是没救了呢。”

我并没有回应雪之下的这句调侃，把硬币投到了售货机的孔洞里。

我想，她也没有指望我能够回答……就如同约定俗成的桥段一样，我和她都遵循着对话的“韵律感”。而这个韵律感也算是我和雪之下独有的。

随着叮零咣啷的铁皮碰撞声，我拿到了自动售货机吐出的饮料。

“喏，麦茶。”

原本想要扔给她的，但最后还是快走了几步递了过去……这也算是所谓绅士的行为吧？不妙啊都快被自己迷倒了。

“……谢谢。”

雪之下小心地接了过去。

……什么嘛，平平常常的样子不也是挺可爱的嘛。

我拉开max咖啡的拉环，因为想要平复心情而大口啜饮起来。

“所以你今晚打算怎么办呢？露宿街头？”

“也没有这么惨的啦。”

我虽然忘记了钥匙，但钱包却有好好带着，银行卡中更是有着生活费加上秘密打工的金库——共五万八千日元。

也就是说，只要我想的话，甚至可以挑战“惊爆！千叶街头半月生活竞赛！”这样的迷之活动了。区区过个夜应该算是手到擒来的。

“我是想去最近的旅店啦。”我解释道。“最近不是有那种一叠半还是两叠的小旅馆嘛……”

“至少也是三叠半吧。”

也是哦，一叠半基本就是装进集装箱的等级了……

“总之就是那种胶囊宾馆，我想试一试。”我用智能手机打开网路地图。“只要稍微居住一晚的话，明天再去配钥匙就行了。”

听到我详尽而又安全的计划，雪之下喝麦茶的喉咙一缓。

“没想到竟然真的有办法呢，令人失望。”

“……我没有露宿街头真是抱歉了啊！”

……算了，只要用谷歌地图查找搜索“旅店”的关键字就行了吧。

在我操作手机的时候雪之下也凑了过来，她微微侧身，和我一起盯着屏幕。

……没什么哟，不过是女孩子贴近自己的身体而已，真的没什么的。虽然头发很香就是了。如果连这种新手级别的难度都过不了的话，我就妄为孤零零中的大师了。虽然头发很香就是了。

我操作一阵，屏幕上总算是出现了商业旅店的信息……不过……

“为什么全是‘千叶国际酒店’这种看起来就上手难度很高的选择啊？这手机错怪了我的资产阶层了吧。”

“不是手机的错，错的是你的脑子。”

偏偏身边还有一个以取笑他人为乐的家伙……

“这里应该按这个选项哦。”雪之下伸出手指按着屏幕。“你不是要在附近选择旅店吗？那就把这个‘从低到高排序’换成‘就近排序’就好了。”

“噢噢……”

雪之下似乎非常乐意看到我栽跟头的样子，她的眼角划过一丝深藏不露的自豪……嗯，自豪就藏在心里吧，你还是不要下意识地挺胸了

“你看，搜索结果这就出来了哟——”

雪之下用“小朋友，神奇不神奇？”的眼神望着我……莫名火大。

于是趁着这股劲头，雪之下继续读了下去：

“欲魅的Love Hotel——心灵与肉体的冲击感。”

异样的冲击感一下子贯穿少女和我。原本兴致高涨的雪之下一下子安静下来，白净的侧耳在路灯的照映下微微发红。……啊，我懂得，毕竟是女孩子嘛。遇到这种情况难免会尴尬。、

“咳咳……和你注定无缘的名词出现了呢。”

“……也不用为了掩饰尴尬故意再嘲讽我一次吧？这种时候只需要心领神会地乖乖安静下来就好了！”

我赶紧把手机拿了过来。

……真是的，这家伙难道找不到其他的交谈方式了吗？

“所以呢？你要住在那里吗？”雪之下微微一偏头。

“……怎么可能啊。”

虽然“注定无缘”只是一句调侃，但我确实发自内心地接受不了。“什么，是有一个人吗？”“嗯，只有我一个”预想到可能与店员发生的这种对话简直是人间地狱级别的。说到底，我还是接受不了别人异样的看法与眼光。

随手把列表向下一拉，发现这附近竟然都是这种类型的旅店。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附近有太多短大和高校了，年轻情侣的旺盛需求在地图上一目了然。

慢着，一个人不行，那如果邀请雪之下一起的话……

“你刚刚是不是想到什么非常丑恶的东西了？眼神在那一瞬间显得更加污浊了哦。”

被雪之下用异常寒冷的目光狠狠地瞪了，真不愧是冰之女王啊。

看到我有些头痛的样子，雪之下重重地叹了口气，

“可以寄宿的朋友呢，有吗？……抱歉这个问题有点尖锐了。那就没有肯收留你的人了吗？中二乙和户冢之类的？”

中二乙，是材木座吧？这家伙姑且不论，我在脑海中想象了一下和户冢睡在一起的感觉。

……不、不妙啊，怎么会有这么细腻可爱的睡颜啊？简直想要一把抱在怀里永远保护下去！

“八幡，今天早上是味噌汤哦”“好，待会我去送彩奈和幡助去上学好了。”

嘿嘿嘿嘿嘿……

“比企谷君？”

就当我即将握住彩加的可爱小手，一起跨越那扇奇怪的大门时。雪之下的声音把我拉回了现实。

我赶紧把脑海中杂七杂八的东西甩掉。完蛋了。正当我以为自己的丑态被雪之下尽收眼底，准备迎接新一轮的嘲讽之时。我发现雪之下并没有看向这边。

她还是保持着自己捧着麦茶的姿势，但是脸颊却不知为何看向了另一边，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吸引住了她的视线。

她轻轻地开口道：

“我……家。”

“雪之下？”

少女的纤细手指微微握紧了麦茶罐。我看到她微微用力地吸了一口气。

“我是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可以去的地方，我倒是可以勉为其难地收留你一晚。当然这其中没有什么深意，也不可能让你享受什么舒适的环境，也就是在阳台卫生间之类的睡地板这种蟑螂等级罢了。说到底我只是给你提供一种选择而已，我也非常不想提出这个建议。只是同理心和人道主义在驱使着我而已。”

这番话说的很快也很自然，完全附和雪之下一贯的语气和态度。我不禁愣住了神。远处总武线的电车行驶了过来，白色的车灯映照着晚归的乘客们。他们并没有注意到百米之外的我和雪之下，这也肯定是理所当然的。

去雪之下家未免也不是一个主意……稍微想像一下和雪之下住在一起的样子的话——

——不行，完全想象不出来啊！

我能理解雪之下的好心，这番话从她的口中说出想必也需要一定的勇气。说老实话，我的内心在一霎那毫无理由地悸动了起来。

但是……

“这是不行的。”

近乎是呢喃着说出了这几个字，雪之下并没有听到。不过这也无所谓，这本来就是我说给自己听的。

自己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我自然非常清楚。但是妄图仅凭现在的距离去自以为是地理解她人，那绝对是痴人说梦。

我并没有理解雪之下的自信，我也并没有狂妄自大到那种地步。想要做出改变，就必须要承担着风险更进一步。

说吧，比企谷八幡。用那自全身涌出的勇气，向那份毫不犹豫的觉悟送上喝彩！

我口中念叨着动画的歌词，逐渐稳定下情绪。

“雪之下，今晚你有事吗？”

“有事？……如果真的有事，就不会和无所事事的你浪费我自己的时间了。”

我没有再去揣摩雪之下的话语，而是再次问了一次。

“也就是说，今晚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对吧？”

“……硬要说的话确实没有。”

我盯着雪之下的眼睛。不知是不是因为自己的眼神有点认真了，雪之下似乎有点不自在。但她还是让自己恢复了往常的样子，用冷淡而又有点戏谑的眼神问道：

“所以呢，比企谷君难不成灵光一闪到什么新的计划了吗？”

新计划？啊，确实是新的计划。

我知道在雪之下一贯的表情之下，带有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张。

所以，现在也就是投出直球的最好时机——

我深吸了一口气。用无比严肃，无比认真的语气说道：

“——和我一起坐总武线去购物中心吧？”

（注：此处参考的地点实为M2プラザ购物中心及周边）

·

·

第二章.于是，冲击性的旅途启程

我原本想像电影中一样一把拉住雪之下的手，然后用远走高飞的架势直接把她拉上电车。。。但是现实果然不同于艺术作品。我轻轻拽了一下雪之下的袖子，发现根本就没有拽动，然后就这么僵持住了。

那个啥……毕竟是男女平等的社会嘛，那种大男人主义的作风还是不要为好——

……好啦，说到底就是我怂了了啦。

身后传来了电车摩擦铁轨的声音，看起来今天的末班车已经准备停靠了。

如果现在马上购票进站是应该是没问题的，时间也刚刚够。但是这么突兀而又毫无道理的邀约，雪之下会不会接受就是问题了。

“哈……你还真是敢说呢。”

雪之下从惊愕的情绪中缓了过来，她似乎非常惊讶于我的这番话。

但惊愕归惊愕，她却并没有显现出厌恶与不耐的神色，这多少让我舒了一口气。

“所以，怎么样呢？”

“嗯，在什么都不说的情况下，晚上九点邀请女孩子去市中心……你觉得怎样呢？”

“也是。”

的确，如果我是女孩子的话也绝对不会接受这种来路不明的邀请吧，尤其还是这样满嘴歪理的家里蹲。

“……”

雪之下雪乃似乎很满意我的反应，她用略带戏谑的眼神望着我。

……干嘛要用这种眼神和语气啦？

我似乎从这一丝笑容中隐隐地感受到了雪之下阳乃的影子。

不过好在雪之下并没有“捉弄别人”这种恶趣味的习惯——目前来说应该还没有。她面不改色地呼了一口气，双手捧着麦茶一饮而尽。

像是想要呵护婴儿一般的轻柔语气，她轻快地开口道：

“那就走吧。”

她伸出手稍微整理了衣领一下，然后快步向反方向走去。

“愣着干什么？难道现在不买票就可以坐电车了吗？”

少女从总武线发出的，略带冷色的白光中转过了身。不知是不是因为天气有点寒冷，她有点不自在地用右臂抱住了胸口。

……难怪是学校第一的美少女，她白皙美丽的侧颜我一时间看的有点呆。反应过来以后，才三步并作两步跟了上去。

“那个，你不问问我原因什么的吗？”

“原因什么时候说都可以，磨磨蹭蹭的会赶不上末班车的。”

……嗯，很符合雪之下的作风。

“……而且。”

“而且？”

雪之下仿佛是觉得我步伐太慢一般，一个人自顾自地领先了几步。

“而且……既然是你这个无可救药的孤僻怪人提出来的建议，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哈……这样嘛。”

我现在是什么表情呢？

我自己虽然不清楚，但如果小町看到了的话。肯定会说是“哥哥的招牌式恶心笑容”了吧。

“我说，那个‘无可救药的孤僻怪人’是多余的吧？”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阿拉，难道你本人没什么自觉吗。”

“自觉还是有一点的……”

“那就乖乖闭嘴好了。”

雪之下慢下了步子，和我保持着若离若即的平行距离。我们遵循着往常对话的语调继续斗着嘴，这份距离感如同往常一样。

……嗯，韵律感果然很棒呢。

·

由于已经是末班车了，这种前往市内的电车上并没有多少人，甚至显得空落落的。我坐在了里侧靠窗的位置，这个位子既可以让我免受其他陌生人的眼神交流，也能在欣赏沿途景色的途中自娱自乐。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孤独者的王座。

雪之下似乎犹豫要不要坐在我身边，不过这个迟疑仅仅存在了一瞬间，她还是自然大方地从我身边的位子上坐下了。

“现在可以说了吧——你这么晚还要去M2广场的理由。”

虽然对于这个问题我早就在脑海中编制好了答案，但我却没有马上回答。我刻意地摆出了一幅游刃有余的架势，用反问的语气答非所问道：

“M2广场有几家能让顾客过夜的漫画网咖……你知道吗？”

“在电视上看到过，不过这也不是什么新兴事物了吧？怎么，难不成你要去那种地方过夜？”

“一开始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我说道，眼睛对上了少女疑惑的视线。

“这种网咖我也并没有去过，先前也只是偶然听户部嚷嚷‘不如假期就以M2的网咖为据点吧！’之类的话才略知一二的。不过我对于这种东西一直比较抵触，因为感觉只有现充才会喜欢跑去这种地方玩……所以和我这种人无缘。”

“……所以呢？”

“所以，我今天突然想通了。既然已经决定要去网咖过夜了，所以索性破罐子破摔，今晚就把M2的现充据点全都体验个遍吧——就是这种冲动的计划。”

说真的，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借口有够烂。磕磕巴巴的短句和虚浮的声音，说出来的推论也是勉勉强强的……大概没问题吧。

不过出乎意料地，雪之下雪乃表示了理解。

“原来如此，说白了就是想要体验一下正常人的生活呢。”

“你这是在变相说我不正常吗？”

“不，我可不是在讽刺你。”雪之下摆了摆手。“难得你有这种想法……这可能就是你摒弃自己的渣滓身份，改变自己的第一步？”

“……哪有这么容易就改变啊。话说‘渣滓’也太过分了点吧？”

在我有点苦笑不得的时候，雪之下雪乃微微颔首，用手点住下巴。

“那邀请我一起来的理由也清楚了——是为了模拟和朋友一起来的经验吧？的确，想要体验‘现充’的生活，果然还是要一步做到位比较好——”

“雪之下？”

“决定了。”雪之下转过身来，她的脸上是圣母一般宽容而又大度的无私笑容。“那么，这次就作为社团活动的重要一环来进行吧。我会和你一起行动，教导你各种朋友与社会上的常识，直到改变你那可悲的劣根性为止——”

……这是上神大人的笑容啊！简直想让人把蓝丝带绑在她的胸口上了……！

雪之下看着我的样子，憋不住似地一下子轻轻地笑了出来。

“比企谷君，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时说过的话呢，你还记得吗？”

“当然还记得啊……”

我当然听得出来，她刚才故作正经地把话题扯到侍奉部的活动上，只是为了开个玩笑罢了。

她话语中隐藏的玩笑与真意，我能够似有似无地感受得到。

我邀请她一起去的理由，其实她也能隐隐约约地察觉的吧……？

这也许，就是我与雪之下雪乃的心照不宣。

·

时间驱使着指针慢慢向前移动着，定格的区域是晚上九点二十分。

我和雪之下乘坐的总武线电车会直接驶向市北的站台，就这样结束自己一天的工作。

当一辆电车也挺好的啊——稍微跑动几步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在衰老之前永远也不会失业，只要放空大脑迎着既定路线前进就行了。

只要迎着既定路线走就好了——真的会有这么顺利吗？

平冢先生教育过我，不要看轻世间任何一种职业。只要成长为“大人”以后，没有什么职业是可以荒废人生安心度日的——当然啃老尼特除外。

因为有工作就有职场，有职场就会接触到更多的人。而“人”正是所谓最麻烦最难以对付的复杂生物，以这种生物为竞争对手，无论是谁都或多或少地会感受到疲倦的吧？

“每天接受着上面乱七八糟的工作，干得最多却又拿不到相应的薪水，这就是社畜的本质了！——并不是所有人都精通电脑的啊，麻烦你还是请专业人员吧！”

——这样哭诉着的平冢先生至今历历在目，由于后半段是拿自己举的例子所有格外有真实感。

我懂了，老师。

我双手合十，对着窗户闭上了眼睛。

“电车桑抱歉，没有体会到你的难处。”

“那你更应该感谢司机先生吧……退一万步讲，要感谢的也是为此付出脑力工作的科学家哟。”

我自娱自乐的想法被雪之下唐突地接上了，过于冲击性的事实让我不禁全身一颤。

“……喂喂，你终于练成读心术了吗？”

“是你自己一直在喃喃自语啊。”雪之下表情一滞。“……还有，你说的‘终于’是什么意思？我在你心中难道是早晚会练成读心术的怪物吗？”

“肯定不是怪物啦……就是这种惊人的洞察进化到极致的感觉，我觉得就和读心术没什么两样了。”

我们一直在轻声聊天，聊的就是这些似乎没什么内涵的对话。

我和雪之下的交流常常是时断时续的。如果两个人都在读书的话，有时甚至会把这段沉默一直持续到社团活动解散。

但是今天却不太一样：我和雪之下并没有相隔那一张长桌，也没有拿着什么文库本。几乎是肩靠着肩的这种零距离，直接把不善于主动开口的我们拽到了一起。

在电车上大声说话是不太礼貌的，所以我们都尽可能地放低了声音。

说来也奇怪……仅仅是贴近了一段距离，似乎一切都开始改变了。我感受到温暖的气息在我的耳边吹拂，轻声说话的颤音宛如交换秘密一般，异样的愉悦感让我的胸口痒痒的。这都是我从未有过的感觉。

这就是所谓友人对话的感觉吗？还是……

……冷静啊八幡，有些事情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的。无论是朋友还是更进一步的关系，所有的期待自始至终都是只有你一个人产生的啊。

就仿佛是密林中致命的险境。仅仅只是在远处观察的话，无论如何都不会引火烧身；如果是慢慢地沿着墙壁去试探，也可以在感知到危险的同时全身而退。而一击毙命的，往往都是因冲动而直接落入洞中的人。

“比企谷君？”

我趴在前座的靠背上看着车窗外，在脑海中反复做着危险警告，没想到突然被雪之下疑惑的话语打断了。可能看是我一时走神，想要提醒一下我的缘故吧。

“啊，没事啦……”

为了能更好地说明，我一边解释着一边扭过头去——

“……！”

雪之下似乎是想要凑过来拍我，她微微靠近的身子一下子僵住了。

这真的可以算是一个绝好的节点，两个人不约而同“进一步”的举动让我们的脸颊几乎要碰在一起。

近在咫尺的素净面孔因为过于惊讶而做不出任何表情，雪之下只是微微张开口，不知所措地盯住我的眼睛。

糟糕，视线已经无法从她的眼睛上移开了。

似乎是不想破坏这静止的气氛一般，我感到雪之下的呼吸都几乎要停止了——但相反的是，鼻翼与嘴巴中微微呼出的带有温度的气体，我却感受的异常清楚。

瀑布般的长发之下，白皙的耳朵甚至都染上了一抹赤色。红润的嘴唇仿佛在诉说着什么秘密，半张半合之间足以让人心神不宁。

我想，我现在的样子恐怕比雪之下还要傻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但我却似乎感觉到我们的脸颊越来越接近了。

……那么，到底是谁在靠近谁呢？

“叮叮叮叮叮——”

在我的大脑几乎就要一片混沌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刺耳的铃声几乎让我触电般地后仰过去。直到此时，一直被压制的理智与智商才重新回流到我的大脑里。

过度的心悸让我的心跳持续加速，我尽可能地别过头喘着气。以此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

……刚才那是怎么回事？难不成是存在于地球两极的引力在牵引着我？

我知道现在找这种没用的借口也无事于补了，关键问题是——虽然是事故，但是雪之下会不会因此不高兴呢？……刚刚她可是完全被我吓住了啊。

“雪之下……那个，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请自便，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用含糊的道歉糊弄过去，雪之下也重新坐好，把脸别向一旁。

接着，现场陷入沉默。

手机上“小町”的名字在不断地闪烁着，看起来似乎是例行的通话时间了。

为了让自己的大脑更清醒一点，也为了不打扰到其他乘客——虽说这趟电车上几乎就没有人。我还是打开了车窗，把身子微微探出车窗外一点。

但这样的动作进行到一半，我才发觉自己的考虑欠妥。这种行为明摆着是想让雪之下回避的意思嘛。

透过车窗的微微反光，我把拉开到一半的车窗又关上了。

“我和小町的私事……估计你也不会介意的吧？”我像是强行解释的画外音人物一般喃喃自语道。听闻我的话，雪之下愣了一下，随即微微泛起了笑容。

“当然了——比起你自以为是的歪理，小町妹妹的话怎么会轻易听厌呢？”

“……真是的。”

雪之下把手放到大腿上，身体微微挪动侧开。这是一个只要我稍微放低声音她就不会轻易听到的距离。

时刻保持着不入侵他人领域的“安全距离”，不愧是雪之下，无论是社交还是礼节都是无懈可击。

大家都是这样的人吧。

只要不涉及共同的利益，不知晓共有的秘密，浅尝辄止地在人际关系中保持着斡旋周游的位置，就可以顺顺利利地一直把这样的关系保持下去。

“真”与“伪”。

我明白，继续思考下去早晚会再次刺痛自己。我还是放弃了思考，转而接通了电话。

电车缓缓停靠在美浜区的站点，不远处就是千叶夜生活的聚合地——M2广场。

电车门响起了喷气似地声音，夜晚似乎在向所有人敞开了怀抱。

“好，下车吧。”

雪之下微微一撩头发，及膝的短裙轻摇舞动，窈窕的身姿几乎与褐色霓虹融为了一体。

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

·

第三章、于电话彼端，比企谷小町如是说

M2购物广场是美浜区最集中的商业中心了——我在踏出电车的时候，再一次确真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这是一种来自于“社会”的压迫感。

二十一点三十分的M2，穹顶仿佛是锅盖一样笼罩着城市。黑色的夜空与下方闪烁的霓虹光源体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很显然，这里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因为这里距离总武高仅仅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M2广场也成为了我校学生聚会的首选地点。先前与户冢一起打电动，卡拉ok地方也是这里——不要和我提材木座，我的记忆中并没有他的一席之地。

……话说回来，雪之下似乎也住在附近来着。

“哥哥？喂喂——听的到吗？没有声音？奇怪，是哥哥的自闭电波把信号截断了吗？”

把我的精神重新拉回来的，是我的妹妹小町。话说这孩子什么时候学到这种损人技巧了啊……

“自闭电波……噗。”

我尽可能地无视掉了莫名被戳中笑点的雪之下。

“抱歉……刚才走神了一下。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似乎是感到些许的不快，小町闹脾气道：

“所·以·说，我在问你这笨蛋老哥今天过的怎么样啊？”

小町别扭的声音透过听筒直白地传到了我的大脑之中，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了妹妹装作嗔怒的样子——踢着月光下的沙子，海风吹拂，身边还有累死累活背着大包的老爸，无论哪一个都是让人会心微笑的场景呢。各种意义上的。

“怎么样？就一般般吧……”

“又来了又来了，这种对妹妹敷衍的态度。”

那我还能怎么办。我这一天也就只是一直宅在家里而已，难不成还能过的跌宕起伏不成？

当然今晚的确有点跌宕起伏。我差点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地步，还偶遇到了雪之下；最后在我的提议下我们两个双双化身为千叶夜游神，准备在M2玩个痛快——当然这些事情是不能告诉小町的。因为没有必要。而且她还有可能说跑嘴告诉父母，最后演变为难以收拾的事件……

“……”

电话那头的声音一顿，小町的声音突然一凛。

“刚才小町好像听到了车辆驶过的声音……哥哥，你难不成还在外面吗？”

“没、没有哦！我当然在家啊，是你的错觉啦，哈哈哈。”

……这孩子的直觉也太恐怖了吧？简直称得上是固有技能的级别了。

“哦……是吗？”

“当然是啦，干嘛要用这种意味深长的语气对哥哥说话啊？”

“卡玛库拉。”

“……哈？”

“小町要听卡玛库拉的声音！”我妹妹义正言辞地宣言道。“既然哥哥在家，那让小町听听卡玛库拉的叫声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我感到后背似乎出现了冷汗的迹象，我的妹妹什么时候这么聪明了啊？

“很遗憾，卡玛库拉……死了。”

“至少也要编一个睡着了之类的借口吧？！”

小町气势汹汹，威慑力与疑心透过电话听筒直白地传达给了我。

“哥哥，原本我只是怀疑——难不成你真的没有在家？”

“没、没有哦。我真的在家啦！”

“那就让卡玛库拉叫两声啊！”

这、这也太强人所难了。猫叫猫叫……猫叫的话……

“……雪之下。”

“诶？”

我按住听筒，悄声求助道。

“拜托你学一学猫叫吧……拜托了。”

虽然是拜托，但我还是略显强硬地直接把手机递了过去。毕竟小町还在那边等着呢，磨磨蹭蹭引起她的怀疑就麻烦了。

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雪之下这么喜欢猫，至少她学的会比我像一点吧？

（比企谷君，你这才是强人所难呢。）

（……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拜托了！雪之下小姐！）

“哥哥？怎么突然没有声音了啊，卡玛库拉呢？”

“……这就好。”

因为手机已经在雪之下手里了，我连忙凑到少女的耳边说道。雪之下的脸色再一次变成了近乎难耐的微微羞红。

（……那就）

雪之下轻轻地吸了一口气，不知是不是因为紧张，声音中竟然有一丝颤抖。

“喵喵……喵。”

很轻柔的声音。完全不像是雪之下平时冷冰冰的话语，反而有一种暖暖的，毛茸茸的感觉……感觉真的像猫一样，刺的人心里痒痒的。……这样的话，应该没问题！

小町沉默了半晌。

“……雪乃姐？”

气氛再一次冻结了。简直是在嘲弄我们拙劣的演技一般，小町一针见血地戳穿了雪之下的真实身份。

雪之下雪乃雪白的肌肤上染上了红晕，她用近乎杀人的眼光注视着我……当然我也只好心虚地别过视线，毕竟自己才是造成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没什么好辩解的。

（比企谷君？——把你接下来的计划说出来吧。）

（抱歉，我无计可施了。）

用几乎是土下座级别的谦恭态度，我十分惭愧地低下了头。毕竟我也是急中生智，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后手。

“哈……”看到我的这幅样子，雪之下发出愕然的叹息

电话那头，小町还在不断地发问着“雪乃姐姐，真的是雪乃姐姐吗？”之类的话。虽说姑且使用的还是疑问的语句，但听口气她已经实打实地认定下雪之下的身份了。

不愧是我的妹妹，直感超强。

在这样的逼问之下，雪之下也只好妥协了。毕竟嘴硬也不是什么办法，刻意隐瞒反而也会让我们的嫌疑等级提升。

“小町，好久不见了。”

雪之下慢慢周转着语气，似乎在考虑怎么婉转地把事情原委解释清楚。

“我和比企谷君确实在一起。但请你不要乱想，这一切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为了声援雪之下，也为了不让我家的笨蛋妹妹自顾自地误解。我也上前去附和道：

“其实说白了就是偶遇啦，说是突发事故也可以。”

没错，事故，用英语说就是accident。我和雪之下的相遇的的确确就是从偶遇开始的，虽然后来头脑发热一起来到M2就是了……我这也不算说谎吧。

“偶遇啊——哥哥你不用解释啦，小町能明白的。”

小町出乎意料地痛快接受了。

“…是吗，如果能够理解就太好了。”

“你们两个人在深夜时分呆在一起，说白了就是约会，对吗？”

“——你根本就没听我在说什么吧？！”

“原因什么的不重要啦——既然雪乃姐也在我家笨蛋哥哥的旁边，小町就发自内心的放心了。”

……这是什么逻辑啊，感觉雪之下听起来就像是我的天敌一样。虽然也没什么反驳的理由就是了。

“对了，”我家妹妹突然想到什么似地开口道。“结衣姐姐也和你们在一起吗？”

雪之下看了我一眼。

“由比滨同学吗？没有哦。”

“我就知道！Safe——”

小町发出了像是棒球运动员一般的喝采，我已经想象出她在电话那头扬起小拳头的样子了。

“虽然结衣姐和雪乃姐我都喜欢，但内心深处还是雪乃姐这边的哦！总之总之，今晚我家的笨蛋哥哥就拜托你照顾了——”

我有点听不下去地开口道：

“小町，别说那些有的没的……”

“笨蛋八幡！你要是敢欺负雪乃姐姐的话，小町一定饶不了你的！”

“怎么突然就直呼其名了……”

这不是我认识的小町妹妹，怎么可以这么坏心眼啊，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

再说了，我哪里敢欺负雪之下啊。

“好啦，小町现在要去泡温泉，那就把时间留给两位啦，再见——”

我家妹妹故意用娇俏的语气说道，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电话就唐突地挂断了。

雪之下保持着呆立的僵硬姿势。在刚刚的对话中小町一直占据着话语的绝对主导权，用平时对付我的撒娇策略为所欲为，想必连雪之下也感到无话可说了……我的妹妹这么可爱真是抱歉。

“……还不是因为你。”

虽然依旧是冷冰冰的语伴随着杀死人的视线，但由于她的面颊绯红、紧咬嘴唇，反而意外地没有了一贯的威慑力。

“因为我吗？哈……”

面对着少女嗔怒的斥责，我无话可说。只好乖乖地闭上嘴听从发落。

“拿着。”

雪之下把手机一把强拍到我的胸口上，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走。我注意到她的耳朵被赤色悄悄染红了。

这样的场景竟然让我感到了一丝愉悦，抱着些许戏谑的心态我赶紧跟了上去。

“哈哈，也不用不好意思嘛。小町也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话音刚落，我就感到小腿上传来了异乎寻常的疼痛感。雪之下小小的褐色皮鞋猛地踢打在我的身上。

“——！”

“强迫别人学猫叫的垃圾，暂时不要跟我说话。”

“……你难道在害羞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使用暴力吗？好了我知道错了，是没有深思熟虑过就瞎出主意的我不好。”

这家伙绝对有成为平冢先生的潜质，绝对有。

“发出了那样的声音，还被人认了出来……这已经是相当的屈辱了。”

完全不像是雪之下的作风，她羞赧的脸色发出了难耐的吐息，只有声音在竭力地保持着理性。说实话，任谁看到她的这副样子都不会觉得她还在保持理智吧。

……不过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学猫叫了吧？就我看到的已经有好几回了哦，难道她自己并不知情？

“算了，说到底自己还是被气氛牵着走了。虽然那时顺势而为，但是帮助你这种垃圾本身就不是应该会有的选项呢。”

“喂……至于这么恶毒吗。”

虽然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了，但明明还是挺可爱的哦。这种略带反差的感觉尤为地让人感到一丝悸动呢……当然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悸动”，心跳快那么两拍总还是会有的。

“……不是挺好的吗？”

我随口说道。

“什么？”

“没有什么丢人的啦，相比起来我做过的蠢事要比这个多多了。”

“这不是当然的吗？”

“我是在安慰你啊，为什么还要被你话里话外地讽刺一番……”

我略感无奈地说道，字词构成的话语逐渐变得温吞而含糊。

“所以我想说的是……还蛮可爱的啦。”

雪之下停住了脚步。千叶市的晚风从海的那边吹拂了过来，街上喧嚣的人群从我们街道的对面走过，杂音与风与霓虹乱七八糟地交织在一起。

我感到时间似乎停止了一秒……不，可能只是我的大脑停止思考了一秒。

“哈……”

似乎是为了平复心情一般，雪之下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巧言令色呢……你这家伙。”

“实话实说罢了。”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于是也就这么说了。如果是她的话，应该也能明白我所想的吧。

“偏偏因为是你啊……”雪之下轻轻地说着什么。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但又没有听清。

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雪之下一直出于无言的状态。但这份沉默并不难捱，说白了只是有点尴尬。

就这样稍微冷静一下吧……我这样想着。

·

我和雪之下的M2之旅这就算是正式开始了。

M2广场最繁华的地段莫过于居于中心位置的百货商场了。它有着平价与时尚感并存的定位，用数码宝贝做比喻的话，就是位于“家乐福兽”与“东京银座兽”之间中段进化一般的存在。处于家庭妇女与年轻人都会考虑的微妙位置。

当然，百货商场的营业时间到八点三十分就到此为止了。在深夜的美浜区，周边附属的商业群落才是真正的活跃分子。

游戏厅、击球场这些普通的自不必说，专门面向年轻人开放的评价音乐酒吧，卡拉ok店也有不少。当然这些店面大多都是青少年们成群结队扎堆的地方，平时也都与我无缘就是了……

既然有了3ds就不用去游戏厅，对着墙打一打网球也能自娱自乐——我的生活习性从来都是以孤单的个体来进行考虑的。毕竟这些设施还是和朋友一起玩才比较有意思。我没有朋友，所以要自觉pass掉。

当然，和户冢一起卡拉ok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美好体验。户冢真是太棒了。

在我不自觉开小差的这段时间，雪之下不知为何一直用愠怒的眼神望着我。在我疑惑地回望过去以后，她就会一声不吭地别过视线。一两次还好，这种现象持续了三五次以后我总算明白了：她可能想要让我向她搭话。

……怎么说呢，这家伙可真不坦率。

我叹了口气：

“呐，雪之下——”

“嗯，又有什么事情？”

好快，简直是秒答！虽然语气依然冰冷但是秒答了！

“你有什么想玩的地方吗？”我随口扯出话题。

“我只是被你强拉过来的，没时间也没心情做这种考虑——不过这种问题一般不都是男方决定的吗？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计划，脑子一热就瞎跑过来了？”

嗯，又是一贯的连续性快速言弹攻击，你究竟憋了多久啊。

不过被呛也总比相对无语的气氛要好。看到我一时半会张口结舌的样子，雪之下有些无奈似地按住了太阳穴。她似乎也意识到自己有些话多了，于是刻意平复了一下情绪：

“……首先要考虑的是过夜的地方吧，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漫画网咖’？”

面对雪之下的自以为正确的话语，我回以微微一笑。

“……怎么？这种略带挑衅的眼神是？”

“太甜了啊雪之下，简直是Max咖啡程度的甜了。”我晃晃手指。

“哦？这倒是愿闻其详了。”进一步感受着雪之下“不说出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就请你去死吧”的恐怖情绪。我吞了吞口水。

敢于这样反驳雪之下，这其中当然有我的考量。

“像是漫画网咖一类的地方，包夜计时大多是在晚上十点开始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即将迎来一个顾客的高峰期——”

没错，然后混迹于此地的高中生团体就会以吵死人的气势叽哩哇啦地赶过来——像是户什么部，大什么和什么冈的团体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

“……是害怕被认识的人看见吗？”雪之下愕然地叹了口气。“害怕人际交往到这种地步……我也只能由衷地佩服你了。”

“我只是单纯的讨厌那种人头攒动的压迫感而已。”

其实讨厌人多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我本人当然不会怕他们指指点点的非难视线，毕竟行得正坐得直，在这种地方遇到同学多半也就只有一瞬间尴尬的气氛而已。真正会引起问题的，是雪之下。

毕竟是国际组的j班顶峰，雪之下雪乃在全校范围之内都有着相当的知名度。即使不是被人发现“这家伙竟然和比企谷一起去漫画网咖”，单单是她自己被认识的人发现就会引起相当的话题了吧。

……当然，我并不是抱有自卑的情绪啦。我单纯地是站在雪之下的角度考虑而已。

和异类呆在一起的人也会成为异类，为了自身的安全还是不要太过靠近为好。就算强如由比滨结衣这样的八方美人，在班内也只能悄悄地向我说几句话——这样距离，大家也就应该明白了吧。

这并非我的温柔，而是我孑然一身的天性使然。

也不知道雪之下究竟有没有领会我的意思，总之她微微笑了一下，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我们要先去哪里呢？”

“你饿不饿？”

雪之下愣住了。她有些在意地端起了手臂，用颇有点审视意味的眼神望向我。

“……被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有一点。”

果然无论是谁，“吃”都是永恒的主题之一啊。

“那就先去萨贝利，然后去看看电影什么的吧。”我贫瘠的大脑迸发出了相当大众化的主意。“吃点宵夜才有体力去玩嘛……你觉得怎么样？”

“…平庸。”

“……也是呢。”

我又不知道女孩子脑海中的想法。虽说先前也和一色单独出来过，但那也只能算是没怎么用心的敷衍约会……对于我实在没什么帮助啊。

事到如今，也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

萨莉亚意式餐厅。

……老实说，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的心中还是有一丝忐忑的。

折本香织——存在于国中回忆中的女性角色。曾经在某一次不情不愿的共同出游之中，毫不客气地对我的这个建议给予了羞辱与嘲弄。

“无论怎么样，只有萨莉亚是不行的吧（笑）。”

“有点，不行呢（笑）。”

不，那可能并不是羞辱。对于她们来说，可能我的选择确实是不可理喻的表现。对于萨莉亚来说，更加讨厌的东西可能就是我比企谷吧。

话说回来，萨莉亚作为平价的意式餐厅一向都是很受我等穷学生青睐的啊：菜品量足也够实惠，就算只点一杯饮料也能在充满冷气的店中堂而皇之地占用桌子——这样的萨莉亚哪里不招人喜欢啦？

不过好在雪之下并没有这样的恶习，她只是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一副对我的建议欣然接受的样子。

其实我本人更想吃的食物是拉面来着……好想吃硬面啊。但“带着女孩子吃拉面”的行为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据说是一个会显得男方很没品的行为——所以我还是决然地pass掉了。

就以“吃面”的这个结果论来看，和我性格最合的女性可能是平冢先生……

雪之下眉头轻蹙，她把纤纤玉指搭在了下颌上。

“萨莉亚打烊的时间是十一点呢，时间还很富余。”

是啊……时间确实很富余，毕竟已经打定主意今晚不回家了。剩下大把的时间都是来交给我们挥霍的。

千叶夜晚的海风再一次吹拂起我的衣服。

今天日间干燥的很，空气中甚至称得上是“闷热”了。夜晚总算流动起的夜风让人忍不住心情舒畅起来。

雪之下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外套。

“冷吗？”

“温度刚刚好，让人心旷神怡的风呢。”雪之下微微颔首。嗯，她对于除我以外的东西一般还是不吝赞美的……

直到这时，我才开始注意起雪之下的穿着：

先前并没有太过在意，是因为她穿了一身与制服非常相像的衣服——白色的轻薄衬衫搭配修腿长裤，看起来就像是随处可见的，非常普通的装扮。

当然我本人也没什么资格这么说，我的服装搭配一向都是以“舒适”这一条为主要参考选定的。再说，雪之下宛如高岭之花的气质能够把一切服装都搭配出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要论平凡与不起眼，还是我更胜一筹。

虽然胸部有点那个，但是腿部的曲线也是非常惊人啊。不愧是全校第一的美少女，嗯嗯。

“……你在看什么。”

雪之下宛如看到害虫一般侧过腿，双手环住胸口，用异常警惕的眼神看着我。这幅场景与她第一次见到我时如出一辙。

察觉到少女的目光，我赶紧佯装无事地别过头去。

“……自我意识太过剩也不好哦。”

“明明是你在用那样的眼神看我，没想到竟然倒打一耙反说我自我意识过剩了呢——真是，论卑鄙伎俩无人能出其右的讨人厌君。”

“这只是一种避免尴尬的说话技巧而已，只要默默地放在心里就可以了啊。”

“阿拉？比企谷君也会‘说话技巧’这么高阶的技术了吗？”

“察言观色的附属品而已。”

“真是可悲的技能呢……”

虽然嘴上还在歪七扭八地互相攻击着，但是我们两人的脚步也没有停下。为了能与雪之下保持肩并肩并排的距离，我刻意地放缓了步调。比起自己单独一人时大步流星的思考，这种悠然的二人同行给我的感觉更为新鲜。

不知是哪位哲人曾经说过，“一个人往往行的更快，一路人才会走的更远”

——真的是这样吗？

曾经的我，对这种主张极为的厌恶。

弱者聚集在一起互相舔舐着伤口，在所谓“集体”的牢笼之下一起前行——这样真的是正确的吗？举例来说就是相模南。她非但没有磨砺自己，甚至在一半就把自己的身子交还给了其他同行的人，将自己的精神完全托付给了名为“集体”的惰性之中。

一个真正内心坚强的孤独者，在名为人生的漫漫旅途中，理应是越走越快——越来越强大的。

“呐，雪之下……？”

“嗯？”

眼前的少女从下方看了看我。

并非是刻意，而是自然而然地，真实的动作。

“不，没什么。”

这其中掺杂了虚假的成分吗？

“一共两位是吗？这边请。”

打工兼职的女大学生客客气气地伸出手，指引我们前往里侧就坐了。

近距离地靠近雪之下，我头一次生出了“令人独处”这一类情绪的不安。萨莉亚在这个时间点并没有多少人了，除了我们以外，只有少数的几桌有着零零星星的客人。我们并没有在意。

所谓的真物，我并不知晓。

但我开始隐隐约约地有些明白，那位哲人话中所隐藏的真意了。

·

我们被带到了靠窗第二个座位就坐——其实这本就是无所谓的，因为百分之七十的坐席都没有客人。

不过我倒是挺中意这个位置，因为能够透过橱窗玻璃看到美浜区的夜景。而里侧的座位又有一些学生模样的人坐在一起大声谈笑，似乎在玩UNO。她们叽叽喳喳简直如同聒噪的麻雀一般，能够远离这些人真是求之不得。

雪之下雪乃在我的对面就坐了，她微微瞥了一眼店内的其他客人，然后把目光又拉了回来。

“似乎是玉绳的人呢。”

“玉绳？”

看到我有些茫然的样子，雪之下的眼神顿时充满了怜悯与无奈。

“就是圣诞时的那次跨校活动，你忘了吗？”

“……那个满口外来词汇的太极会长？”

“正解。顺便一提，给别人随便取绰号是很失礼的哦，自闭谷同学。”

“……你刚刚就很随便地给我取了绰号吧？！”

经雪之下恶毒的提醒，我终于回想了起来。

玉绳高级中学是与我们总武高相邻的兄弟学校。在上个圣诞节时，我们侍奉部曾经协助学生会一起与玉绳工作过一段时间。

当然工作的过程就不必详谈了。虽然一开始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麻烦，但好在最后雪之下扶大厦于将倾，帮助我们力挽狂澜了……

我一直近乎偏执地没有开口向她们求助，现在想想甚至有点感到可笑，那时的自己到底在坚持什么啊……但即使如此，再让我重来一次的话我也不会做出改变。人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我再以次遇到这样的困境，我应该还会贯彻自己独来独往的道路吧。

说句题外话，我觉得“太极会长”这个绰号起的着实很妙。“太极”既在表面上调侃了他手部神经质般的谜样抖动，又在深层次讽刺了他们把工作互相推诿的行为——真不愧是太极。

“二位，请点餐。”

服务员姐姐笑语盈盈地把菜单递给我们。真不愧是萨莉亚的店员，离近打烊了还能保持着这样和蔼亲切的态度。换做我恐怕早就嘀咕着“烦死了啊快点吃完给我走开吧”摆出一副嫌弃人的态度了吧。比企谷八幡这个人还真是真实又卑劣。

“浓缩咖啡，那个……巧克力巴菲。”我并不太饿，于是就审时度势地点了甜食。“雪之下？”

雪之下犹豫了一下。

“……就红茶吧。”

“你刚才有说自己饿了吧？不吃些东西吗？”

雪之下微微一笑，带着更为成熟的些许优越感，她不紧不慢地开口道：

“深夜的暴饮暴食会在身体埋下健康隐患的哦，尤其是大啖甜食，龋齿什么的自不必说，糖尿病与三高也会在这个时间点乘虚而入呢。经常熬夜又在饮食上不加节制，由于没有伴侣也不会有人提醒你适可而止——我似乎已经看到比企谷君肥胖终老的未来了。”

……那你从一开始就请拒绝我的建议啊。你既然不吃那我们就没必要来萨莉亚了啊！

店员用开朗的声音应道。

“这位小姐只要一份红茶是么？”

“是的。”

雪之下优雅地点点头……她的这一身变态的自律习惯一定是她们家族遗传下来的。

记录完毕，服务生并没有马上要走的意思。她继续笑语盈盈地开口道：

“真的不用再考虑一下了么？现在店内正在举办活动，如果购买特定套餐的话——”

“谢谢你的推荐，我们不需要。”

少女意志非常坚定地说道，看来寻常的推销伎俩根本动摇不了她。

“——就会赠送熊猫潘先生的限定周边哦。”

雪之下雪乃摆动的手指僵住了。

……喂喂，我刚刚还在夸你意志坚定来着。

店员小姐不依不饶地继续推销着，她的手从衬裙中左掏右掏，竟然魔法般地拿出了好几件潘先生周边玩具。

“不好意思，请容我详细地介绍一下。”店员小姐左右开弓，手上拿满了熊猫公仔。“这个钥匙挂坠是年轻时的潘先生，而这个小订书机描绘的则是潘先生保卫森林的英姿——”

“与其说是年轻时的潘先生，不如用‘初期形象’来的准确。在潘先生企划公布的初期几乎所有的潘先生都是这样略微圆滚滚的感觉，而这个挂坠显然就是刻意模仿了初回限定的模型。后来在更换画师以后潘先生的身材才逐渐地娇小了起来，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样子——当然要我来说的话，无论是那种风格的潘先生都各有各的魅力，整个孰高孰低是没有意义的——”

雪之下如数家珍地摆弄着店员手中的公仔，表情简直如同教授孩童的教师一般一丝不苟。

“咳咳……那个，差不多就这样吧。”

“！……失礼了。”

我的咳嗽声让雪之下回过神来，她自觉尴尬，用愠怒的眼神瞟着我。

这个人在自己的爱好上灌输的能量还真是惊人啊……

店员姐姐用近乎是慈爱而又欣慰的目光盯着雪之下，然后再用同样的眼光看向我。虽然由自己说不太妥当，但她眼神中完全透露出了“有这样一个可爱又有趣的女朋友真好啊”的感觉。我自知如果刻意解释反而多此一举，索性任她想去吧。

“总之——潘先生是迪士尼的经典卡通形象，希望贵店今后能多做做这方面的功课。”

为了掩饰尴尬，雪之下干咳着偏过了视线。所以为什么要专门做卡通动画的功课啊……

“真是不好意思，请给她来一份这个熊猫套餐。”

我打断了雪之下的话，对服务员这样说道。

“比企谷君……！”

无视掉雪之下有点愕然的神情，店员姐姐开心地在账单上记上了一笔。

“特典单人套餐一份——好的，记下了。二位请稍等片刻哦。”

咔。

我的脚踝受到了沉重的一击，雪之下在桌下用平底皮鞋一下子踩住了我。脸上还透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笑容，好可怕！

“真是……自作主张呢。替别人做决定是我最讨厌的事情了。”

“明明先前只是说些毒辣可怕的话语，怎么今天晚上开始逐渐转换成实质性的动作了啊……”

“不过，看在潘先生的面子上就不追究了。”

“那你刚才为什么还要踩我啊，根本就是无意义的好不好……”

·

·

第四章、不知何时，雪之下阳乃强袭而至

·

夜宵的时间带着些许静默。

雪之下一板一眼地用叉子卷着意面，她的动作流畅又带着一丝

游刃有余的优雅。如此到位的餐桌礼仪，和萨莉亚这个平价餐厅显得稍许不太搭调。

……毕竟其他客人都是抱着吃快餐的态度来的嘛。玩着UNO还吵吵闹闹的，生怕别人注意不到自己。没错，说的就是你们海滨的现充们。

雪之下左手微微撩起耳畔的秀发，雪白细腻的脖颈刺激着我的眼眶，樱桃般的嘴唇微微张开——

才、才没有一直在看哦！说到底只是被不知从哪里蹦出来的万有引力吸住了视线而已！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妥，我赶紧在雪之下发现之前就转移了视线。

……可恶，美少女就是麻烦。先前我们和平冢先生一起去吃拉面的时候也是这样，明明只是一碗面，为什么能吃出那种让人心猿意马的妖艳感啊……！

我赶紧给自己填了一大勺巴菲，冻结的刺激感让我快速地冷静了下来。

糖分有助于思考，果真如此。Max咖啡诚不欺我。

盯着人家女孩子吃饭总归是不太好的行为。我的把自己的注意力从雪之下身上强行挪移开，用手托住下巴侧过头去。

……算啦，就像往常一样地打发时间吧。

观察人类，巧妙地隐藏起自己的视线然后进行情报窃取与分析，是比企谷家秘不示人的绝技之一！这个技能伴随我度过了无数个无趣的午休时光，拜此所赐，我也成为了最了解叶山团体的局外人士之一。当然这个绝技也是有缺点的，若是不够熟练难免会出现“啧，那个自闭狂又在偷窥这边了，真恶心”的凄惨情况，请大家务必注意。

这次的观察目标，自然是那些别校的学生们。

玉绳的人吗……不管是哪里的学生，吵吵闹闹这一点倒是从没有变过。负责犯蠢的家伙，装可爱的女孩子，说起话来就得意忘形的白痴——这些人简直和我们班的现充团体如出一辙。

她们吵吵闹闹的，零碎的话语传到了我的耳中：

“超厉害的对吧，不如说是完全意想不到啊——”

“是呢，有时间一定要撮合撮合他们两个~”

仅仅凭着只言片语我也能猜出她们在讨论什么了。八股、新闻、偶像明星的边角料，当然还有最经久不衰的恋爱话题。看她们笑的那么开心，真的那么有意思吗？

“咳。”

不过还是有点奇怪……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个团体还缺少一个人，一个叶山隼人式的，能够真正统帅起团队的灵魂人物。

真是让人焦躁，那个领袖究竟在哪里呢……！

“咳……咳。”

打断我思绪的是雪之下雪乃微微的咳嗽声。她的表情与态度依旧没什么变化，但是视线不知为何却投向了别处。

干咳到这个程度肯定不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了，我于是问道：

“嗯，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

……不会是偷窥的太入神被她看见了吧。要先做好被冷嘲热讽的准备才是。

没想到我的预估完全错误了，雪之下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视线，而是犯难似地看着桌上的食物，颦蹙起眉毛。

“……吃不下了。”

“哈？”

“我现在什么都吃不下了，都是你自作主张点单的缘故。”

……怪我吗。

“难道不是吗？”

雪之下嗔怒的眼神配合着刻意顿开的语气，让我真切地明白了事故责任人究竟是谁。

“……不好意思，当时趁着那股气势就点餐了。因为觉得这样挺帅气的。”

没办法，毕竟错出在我身上，那就赶紧道歉吧。

我看到雪之下盘中的意面仅仅只吃掉了三分之一，仿佛是光荣退役的叉子就自觉的被摆在了碗盘的边沿。西班牙风味的肉酱散发着热气，清楚地刺激着我的鼻腔。

雪之下轻轻地叹了口气：

“其实今晚我去参加聚会了，算是刚刚吃过晚饭。”

“聚会？”

“就是……家族聚会。”

看雪之下欲言又止的样子显然是不愿意多说，于是我也就非常识时务地闭上了嘴巴。比企谷的察言观色技能也是很强的。

“呐，不介意的话——”

我感到脸颊有点发痒，尽量把语气克制在正常的声调。

……有什么好害羞的，说就是了。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帮你吃掉。”

“比、比企谷？”

不知道是不是被我略微大胆的话语惊到了，雪之下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真令人意外……我当然是不介意的，不过，真亏你能说出这样的要求来呢。”

“我、我也只是抱着不浪费食物的节能心态才说的。”

慌慌张张地解释，结果不幸破音了……我在干什么啊。

“那……”

雪之下小心翼翼地把盘子推了过来。她有点可以地别开了视线，面颊微微粉红。

……总感觉气氛变的微妙起来了。果然说出这样的话是错误的吗。

“那就……我不客气了。”

“喂，比企谷……！”

我模仿着雪之下的手法卷起意面，温热的余味送入了口中。

“平平无奇的好吃啊……你刚才想说什么？”

雪之下有些呆呆地望着我手中的钢叉，她欲言又止地抿住嘴唇。

“……没什么。”

·

“哈……”

水流冲刷着我的手掌，我掬一把水捧着，一下子拍在了自己的脸上。

冰冷的感觉能让自己更加清醒舒畅一点。

关掉水龙头，我在洗手间中看着镜子映出的人影。

……嗯，虚浮又没有干劲，整张脸都展现出平淡到无趣的样子。再搭配上本人特有的死鱼眼，@八幡同学今天依旧提不起劲呢。

简而言之，我从坐席上暂时离开了。是我的错，因为我在没有经过深入思考的情况下就作出了较为出格的举动。

…老实说，我也没有猜到雪之下会那么在意啊。

在我提议“我可以帮你吃掉”之后，现场的气氛愈发微妙。原本就不怎么说话的我们现在更是一言不发了。

她似乎有些静不下心来，一会儿抬眼看一下我，一会儿又思索什么似地闭上眼睛。这种像是监视意味的目光让我压力倍增。

沉默了半天，雪之下同学欲言又止的第一句话是这样挤出来的：

“比企谷君……好吃吗？”

“就……一般好吃啦。”

那我还能怎么回答？萨莉亚的味道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为什么空气中蔓延着一种“第一次吃女朋友做的便当，两个人害羞又拘谨”这样的迷之气氛啊！

在这样有些透不过起气氛围中我实在有些焦躁，于是就借着来洗手间的名义离开冷静一下了。

先前自己在体育祭的时候也曾经和由比滨一起吃过午饭啊，为什么唯有在雪之下身边的时候，心里会不自觉的悸动不安呢……？

用手指用力地捏了捏鼻梁，些许的疼痛感有助于让我认清现实。

……也许我只是不愿意承认，其实我的心中早已知晓答案了吧。

坦白说，我难以言说，羞于启齿。假如我承认了这一点，是不是就算背叛了我一直以来贯彻的道路呢？

完全体的八幡曾经被平冢先生戏称为“高二病”，如果我承认了的话，算不算是回到了曾经那个难以接受的自己呢？

（算了，现在思考这些也毫无意义……）

我慢慢地走出洗手间。

其实这是一个早已明了的答案。

（我其实对雪之下……）

“大概是……喜欢。”

男性带着些许力度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这是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我完全没料到有人会在洗手间的周围谈话，着实吓了一跳。赶紧下意识的放慢了脚步。

……“喜欢”？难不成是在告白？

看起来似乎是高中生的一男一女，他们面对面地站在距离洗手间稍远一点的角落。不知是不是因为这突兀的话语，两个人之间的气氛慌乱而又些许尴尬。

“……”

看着女孩子不明所以地张开了嘴巴，仿佛是担心对方没有理解一般，男性的学生慌忙伸出手。连珠炮似的语句脱口而出：

“或许你也应该察觉到了，该说是Hormone（荷尔蒙）还是Cracks（迷恋者）呢——总而言之，我、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

……这个人当真是在告白么？字里行间都在说着那个人听不懂的外来词汇，到真正该决定胜负的地方反而含糊其辞了起来。就算让我这个毫无恋爱经验的人来评判，也只能给出惨不忍睹的分数。

虽然由自己来说有点那个，但我好歹也是看过不少恋爱题材的动画哦，NHT热播的电视剧也稍有涉猎——嗯，虽然用影视作品作评判基础一听就很不靠谱就是了……

男子的干巴巴的语言与其说是告白，不如更像是在晨会上手足无措的社畜。夸张的身体动作系上不明所以的语言，任谁都会皱起眉头。

“哈……”

果然，总算弄明白状况的那个女孩子，发出了类似于愕然的叹息。

她不发声还不要紧，一出声我的大脑马上就作出了应急反射般的反应。

这是根本不可能忘记的声音，她是存活在我初中时代的女主角，直到刚刚我还在回忆中提到的家伙。

（所以眼前的两个人是……折本香织和那个学生会长？）

“会长，你难不成是在向我告白吗？”

面对折本的反问，玉绳会长有些慌乱地摆了摆手。

“该怎么说呢——其实也没有达到‘告白’那么严肃的地步。我只是觉得我们两人如果在一起的话可以互相促进，互相提升。比起profess（表白）更像是talk的感觉……Anyway。”

你anyway个锤子啊……

看着强自镇定的会长与几乎不为所动的折本，明眼人应该已经看得到这出戏的结局了。正如同在游戏中好感度不够的强行攻略，玉绳会长机械而又僵硬的话几乎完全是恋爱界的反面教材。

我不想再看下去了。会长那副样子简直就是我当年的翻版，不，至少他还敢当面说出这些话，当时的我可是用了最让人不齿的“手机告白”……

不过即使如此折本香织也不会让人难堪。作为人际关系中润滑油一样的存在，她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是滴水不漏的。

再说了，被这种级别的异性表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能称得上是“荣耀”一般的存在。被满足了虚荣心，想必她心里也在暗暗窃喜吧？

果不其然，在稍作沉默之后，折本立刻换上了明媚的笑靥。

“这样啊——人家完完全全被吓了一跳呢！会长你这么说，人家真的好高兴哦！”

玉绳会长吞了吞口水，你先别急着高兴，她马上就要说“但是”了。

“但是呢——人家现在，那个，有喜欢的人了啊。”

原来如此，给对面留一个“如果你早点说就还有机会”的假象吗？这一招弃卒保车留足了对方的面子，也不会伤害到他的自尊心，真不愧是折本。

“！？”

倒是玉绳会长一脸震惊地站在那里，似乎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你别摆出这副傻样了啦，就凭你刚才的那番话无论是谁都不会答应你的吧？我都开始怀疑你怎么当上学生会长的了。

好了，皆大欢喜。我这个无关认识也要不声不响地悄悄离开了。不得不说这出戏码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我内心的焦躁，让我舒爽了不少。

“是这样么……”玉绳会长有些颓然地开口道。“那至少请告诉我，你喜欢的那个人是哪位？”

“哈……要问这么细的吗？我喜欢的人姑且算是……外校的学生？他一点也不活跃的，你肯定没听说过的啦。”

“那说不定我还真的认识呢，你也知道的，咱们学生会一直和外校有着稳定的互助关系（connection）。”

“真没什么值得说的啦。”

“至少让我为你的恋爱应援，只是名字的话没什么问题吧？”

看着一脸诚恳追问的玉绳会长，我都替他心疼起来了。这位会杂会长同学，她说的“喜欢的人”完全是编出来的谎言哦？赶紧打住吧，再问下去谁也不会幸福的。

……不过折本也真是够倒霉的，刚刚一时兴起撒的谎，现在就绞尽脑汁地来圆吧。我沿着墙根快步走开，反正和我又没什么关系，现充的恋爱问题就由你们自己去烦恼吧。

“诶多，那个……”

这样就好了，雪之下估计还在等着我呢。

可惜的是，在擦肩而过的瞬间，我用装作若无其事的眼神扫了一眼折本他们。

“……！”

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微小的决定，直接导致了临近终局的全面崩盘。

“——比企谷！你怎么在这里？”

“哈？？”

折本用棋手在濒临绝境时的“神之一手”这样的眼神看着我，她大声地叫住了我，快步着一把拽住我的袖子。

（…你干嘛？）

（拜托你帮忙附和一下就好！）

（……怎样附和啦？！）

“会长，”

折本用介绍朋友似地语气拍了拍我。

“——这位是比企谷八幡，是我国中时的的朋友，现在在总武高上学。”

……我似乎被莫名地拖下了水。

·

冷静，比企谷八幡！首先活用你国文第三的脑筋分析一下当前的情况，千万不能自乱阵脚！否则一不留神就会被折本香织牵着鼻子走了……！

我快速地在大脑中开始了演算推理。

目前可以知道的情报，是这样的：

1. 玉绳会长向折本告白了。

2. 折本编造出了一个外校的男朋友。

3. 会长向折本求证，折本急中生智叫住了我。

Q.E.D证明终了：

……她难不成要我假扮成她的男朋友吧？

喂，折本同学？你刚刚叫住的可是我哦？可是在国中时最阴沉的自闭男“比企谷八幡”哦？且不论我的个人形象合适不合适，我本人可是和你们学生会长有过几面之缘的啊。我笨嘴拙舌的，如果穿帮了算谁的错？

我虽然被折本打了个措不及防，但更加措不及防的显然是玉绳会长。他完全没料到会从洗手间里突然出现一个人加入战局，他强作镇定地望着我。我用混沌的死鱼眼回瞪。

玉绳会长像是网络延迟一般顿了一下，然后突然开口道：

“你是哪位——等等，我好像对你有些印象。你是不是去年的Christmats meeting上那一位——”

对对，就是我。

真是让人意外，从来都被人无视掉的比企谷同学竟然会有人还记得。

“——总武高的学生会副主席？”

……完全记错了啊。

虽然我确实鞍前马后地帮助一色做了不少事情，但学生会这个名头我还是致谢不敏吧。总武高学生会再怎么不是，也不能拿我当对外宣传材料啊……

相比起我的无奈，折本听到这番话以后明显地愣了一下，然后抑制不住地爆笑了起来。

“噗哈哈——会长，你是在开玩笑吧。再怎么说‘副会长’也太过分了呀哈哈哈”

……我说你这家伙也稍微收敛一点。

稍微揉了揉眯着的眼睛，折本像是好哥们一样勾住我的肩膀——这个动作也不知道是示好还是施压，总之我一时间完全不敢乱动，只能用不满的僵硬眼神看着她。

折本几乎算得上是笑语盈盈地开口道：

“会长，他可不是什么学生会的无聊人士~对于我来说，他可算得上是我的重要伙伴哦。”

玉绳会长的眼神一凛：

“我想起来了……之前在做巧克力的Making party上，你似乎也给他做过巧克力，对吧？这么说来，难不成他就是你所说的——”

“那巧克力是义理的啦。”折本挥了挥手，打断了会长的臆想。“比企谷君可是我的重要朋友和同盟，因为他在总武高也算是我的半个眼线哦。”

“眼线？”这下连我都懵了。

“对啊，因为我现在的男朋友也是总武高的学生~两个人不经常在一起的话，难免会想要知道对方有没有在拈花惹草之类的——比企谷君作为我国中时代的同学，正是我监视男朋友的重要人选哦。”

她说到这里我算是明白了。折本香织这家伙根本就不是想拿我当作假男友的盾牌，而是希望我来做一个伪证，以此来证明她的确在总武高有一个“外校男朋友”。

……怎么说呢？事情超出我的预想之外，已经有一种荒诞的感觉了。我反倒是更想问问折本，为了这么一件小事不惜找别人一起说谎，这真的有必要吗？

折本从身后使劲地捏着我的后腰。你不需要用暴力来胁迫我啦，迫于这种形势，我也会乖乖配合你的。

“嘛，大概就是折本说的那样。”我也并不太擅长对不熟稔的人说谎，于是就用惯用的模棱两可句式说道。

“啊，原来是这样啊……如果已经有了男朋友，那的确是没有办法了。”

玉绳会长原本还有些希望的眼神一下子变得暗淡下来。我看出他的脸上在做着欲盖弥彰的表面功夫，面部肌肉不自然地抽动着，似乎在刻意强调着此刻的从容一般……在我看来，这种异样的反差感反而更让人觉察出他内心的不平静。

他深吸了一口气，尽量微笑着道：

“那——那好，你们聊吧。我就先回Celebrate the Bender（庆祝酒会）上了。刚—刚才的事也不要太放在心上。”

“好的，我一会儿就赶过去~”折本香织故意开朗地摆摆手。

看来是想刚才那尴尬的事情掩盖过去吧。像是约定俗成一般，两个人都摆出了平常而又普通的神色。

玉绳会长似乎畏惧折本的表情一般，他可以地没有对上折本的眼睛，佯装无事地镇定走开了。

这个一直在用专业词汇、头脑风暴来规避伤害推卸责任的家伙，总有一天会遇到真正让人难以接受的失败的。就像是现在的这种情况。

……也不知道算不算触景生情啦。看到玉绳会长这个样子，我竟然隐隐有了一丝同情的感觉，难不成是因为我们都是被折本拒绝过的人——这一可悲的共同点么？

不，这种共鸣似的感觉并非是由“比企谷八幡”产生的。我所感到在意的，是不久之前发生的，于此相像的一个事件。

（是修学旅行的时候吗……）

恋慕的对象、想要维持周围关系的人、孤注一掷的可怜虫——交织在一起的脆弱关系网，随着一句告白几乎就要分崩离析。

感受到身边的女孩子轻轻地叹了口气，我把视线转向折本。她看到我的样子，马上恢复常态，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这次真的是立了大功啊——比企谷老弟！”

——不觉得太过分了么？

我原本想说出口，但在最后还是咽了下去。这不是我该关心的事情，我不了解折本与玉绳，折本她们更不可能了解我。就算是贸然开口的话，她也只是会想“这个自闭男到底在自以为是地说些什么啊”吧。

“啊啦，比企谷君。偷偷溜出来就是为了和女孩子聊天吗？”

就在我想着这些有的没的时候，沉静如湖底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响了起来。

冰雪般倨傲的少女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我的身后。她似笑非笑的嘴角散发着莫名的低温，纤纤玉手撩动着瀑布般的长发。

我发出了半是惊愕，半是哑然的不成调的声音。

“……喂喂，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

雪之下雪乃淡然地饮着红茶，桌上是我们二人暂时还没有吃完的意面。

虽说是雪之下点的意面，但由于她的胃口比较小，所以我就在她实在吃不消的时候拿过来帮她一起吃了。

我感受到空气中蔓延的焦躁气氛，挠了挠头开口道：

“其实，刚才那个女孩子——”

“不吃干净吗。”

“……哈？”

面对我不成语调的可笑声音，雪之下把茶杯稍带力度地搁到桌子上，发出了“咚”的声响。她的表情云淡风轻——不，她虽然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但眼睛却完全没有放松下来，那是一种近乎于冷血动物逼视的目光。

“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既然你已经选择要帮我吃干净，那这份吃完的义务当然也就有你一份啰——当然了，毫无责任心的家伙并不用担心这种事情。那种人可是会把约会的对象晾在一边，然后一个人跑去和其他漂亮女孩子亲亲热热——他们就连这种卑劣而又毫无底线的事情也做的出来。这种人就算是一份意面吃不完也情有可原吧——”

“对不起，我吃。我现在就吃。”

在这种威吓下我根本就没有别的选择吧……这家伙好可怕。

于是，在这个原本需要我把来龙去脉好好解释的场合。我不得不把剩下的意面大快朵颐。

折本那家伙，如果她在的话就肯定能轻轻松松地解释清楚了。没想到她竟然说着什么“啊，比企谷的这位女友有点那个，应付不来呢”就抛下我一个人离开了。女友不女友先不论，我也应付不来这位雪之下小姐啊……

稍微打量了一下四周，折本香织依旧回到了刚才她们的小团体之中。吵吵闹闹的气氛就跟刚才一样，看不出任何差别。

我对雪之下的话语有些在意，于是开口问道：

“‘抛下约会的对象’……听你刚才说的，我们两个这就算约会喽？”

雪之下原本微微鼓起的脸颊愣了一下，发出了“唔”这样有点可爱的声音。原本寒冷的表情突然松动了。

“你的关注点竟然在这上面吗？对于我来说这种事怎样都好，考虑到我们确实是一男一女两人一起的情况，我们大概算约、约会吧……”

“是、是吗。”

这么可爱又拘谨的语调一点也不像雪之下。我也变得有些慌乱起来了。

“总之。既然勉强称得上是‘约会’的话，中途出去和其他女孩子卿卿我我——那就是更加无法饶恕的事情了。”雪之下干咳了几下，总算把话题又绕了回来。“……你有什么想解释的吗？”

真是少见，雪之下竟然一副这么在意的样子……我原本以为遇到这种事情，雪之下应该会像往常一样摆出一副“关我什么事”的冷态度应对呢。

她的这份穷追不舍的态度可以说是相当罕见了，所以……

“雪之下，你难不成是在争风吃醋——”

咔。

少女的室内皮鞋再一次踩在了我的小腿上。桌子被她抬起的膝盖顶住，发出了颇具威慑力的震动。

“重新组织一下语言。”

“对不起我不瞎说了，请让我解释。”

总感觉她越来越像平冢先生了。话说，这样难道不会走光吗……

·

“为了摆脱前辈的告白，所以自导自演了一出戏吗？其实也不是不能理解呢。”

“理解就好，理解万岁……”

在我把最后一口意面吃进肚子里的时候，我竭尽全力的解释总算也步入了尾声。

这确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来龙去脉也很清晰。不过原本我觉得雪之下不会轻易相信我的说辞，没想到她出乎意料地痛快接受了……

“折本香织吗……和她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呢。”雪之下微微颔首。

“是啊。”

先前在圣诞节的活动上的确有过几面之缘，虽然没怎么交流过，但至少混了个脸熟吧。

“没想到这么巧……”

“什么？什么巧？”

“没什么。”雪之下断然地把我的话语截断，她若有所思，然后用确认似地口气问道。

“比企谷君——听说，那个孩子就是你国中时代喜欢的人吗。”

我手中的叉子差点掉到地下。

……这家伙怎么知道的？

我的的确确曾经在她面前说过许多“我朋友的朋友”这样自传性质的小故事，这些包含着我黑历史的内容多半也有折本香织出场——但是，我从没有说过她的名字啊。

不过，这也并非是不能藏着掖着的事情。我一边用大脑飞速思考，一边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嘛，的确。国中的时候还给人家告白来着……曾经喜欢过哪个异性，应该是很常见的事情吧。”

“果然呢。”

雪之下露出了她的招牌微笑。这个笑容包含了“敷衍的皮笑肉不笑”“得知事实真相的平静笑容”以及“雪之下阳乃式的玩味笑容”三种。

你这个样子真的有点像你的姐姐哦。有点可怕拜托请你不要摆出这幅姿态了。

“比企虫君原来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孩子啊。”

“……你是不是故意把我的名字给念错了啊？”

诚然，我当然并非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孩子。

折本香织性格外向，对人也还算热情，不可否认她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但很遗憾，她也只是我国中时代诸多“暗恋过的女生”其中的一员。

我喜欢的女孩子有很多。不，相当多。

无论是活力四射的运动少女，内向的文学部部员，有点高高在上的学委——我都喜欢过。……这样想来，也许我喜欢的也许只是“对我表达过善意的异性”罢了。

这真是个有点悲哀的事实，但当时的我坚信这就是所谓的憧憬与恋爱。

打破这一幻想的，大概就是折本香织吧。

·

不愿意回想起的国中时代。

正如前面所说，我曾经喜欢过各种的女孩子，但唯一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影响“比企谷八幡”其人做出改变的，恐怕就是折本香织了。

如果我用中二的语言说的话，她就是“粉碎我最后幻想的导火索”。但即使我用这样的语言形容她了，我也非常清楚地知晓着这样的事实：归根结底，无法融入群体的原因还是自己。

导火索也好，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罢。这些只是恰好让名为“折本香织”的女孩子碰到了而已。就算没有遇到她，我早晚也会在另外一次碰壁中感受着那份痛苦，再一次走向彼时的人生的。

于是，我把“折本香织只是我曾经喜欢过的对象之一”——这样的话语告诉了雪之下雪乃。

“……原来如此，是滥情的采花大盗呢。”

“只有成功的家伙才能称之为采花大盗吧？这种称呼是现充的专属啦。”

“那就是，可怕的跟踪狂。”

“为什么‘暗恋’这种事从你口中说出来就变得这么龌龊了？？”

虽然歹毒，但“所谓没有被认可的暗恋”在极端时的确与跟踪狂无异。不反驳，不反驳。

还有，为什么在得知我喜欢的人有很多以后，雪之下反而会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啊……这种情况下难道不应该用更加鄙夷的神色讽刺我吗？

不过比起雪之下半是开玩笑的风凉话，我还有更在意的事情。

“……话说回来，这种事情你是从哪里听到的啊？我记得我可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情。”

对于我的疑问，雪之下用冷静的姿态把手叠在一起。

“这个对于比企谷君来说，算是收费信息哦。”

“……你是那种在中BOSS关卡卖氪金道具的无良商人吗？”

“我们在说的可是你的肮脏的国中史哦？不要转移话题？”

“没有人会聊这种话题的！”

——慢着。

口中的吐槽突然哽住了，我似乎感觉记忆中有些事情成为了线索的诱因。

我的确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折本香织的名字，但有两个家伙的的确确知道这件事情。

那并非是出自我口，而是直接向另一位当事人以玩世不恭的语调打听出来的情报——

[说说看嘛，姐姐我想听比企谷君的恋爱小故事哪！]

没错，就是这看似无心的一句玩笑，在那个女人所支配的气场中，折本香织害羞地开了口：

[啊——这么说来，我被比企谷君告白过啊。]

——我想起来了。在那间咖啡厅，由折本香亲口说出的话。

我轻轻地吸了一口气，直面向雪之下深邃明亮的眼睛。她似乎对于我的眼神有些不适应，别过脸去装作若无其事道：

“……盯着别人看是很不礼貌的哦。”

我没有接下雪之下的这句话，而是直截了当地问道：

“是你姐姐告诉你的吗？还是叶山隼人？”

雪之下微微愣住了，但她很快就轻轻叹了口气。

“你这家伙难不成真的是跟踪狂吧？”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看到她轻轻地抿住了嘴巴，似乎在回忆什么不愿意提起的事情一样。这细小的面部表情仅仅持续了半秒钟左右。

“是叶山君告诉我的。”

“叶山隼人……吗？”

我重复着雪之下刚刚说过的名字，我握住杯壁的手稍稍用力了一些。

……毕竟是二选一的答案，无论是那个名字应该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才对……但莫名地有些焦躁呐。

雪之下稍微勾了勾嘴唇，用半是自暴自弃，又略带一丝挑衅的目光看向我。

她补充似地，再一次开口道：

“就在今天晚上——叶山君告诉我的这件事情。不如说，在遇到你之前，我们其实一直都呆在一起。”

·

“就在今天晚上——叶山君告诉我的这件事情。不如说，在遇到你之前，我们其实一直都呆在一起。”

浮现在女孩脸上的神色，是一种近乎是“自暴自弃”的笑容。那是一种无计可施的最后反扑，亦或是想要将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的孤注一掷。

我见过这样的神色。不，与其说是“见过”，不如称之为“至今烙印在我的脑海里的深刻记忆”来的准确。

那是去年十月份，在同大家一起前往迪士尼乐园的那天傍晚。雪之下在漂流的最后时刻抓住了我的衣袖。

即使现在她仿佛在用挑衅的语气对我说话，但隐藏在此之下孤单而又无可奈何的神色，简直同彼时如出一辙。

“比企谷君。总有一天，你要来救我哦。”

·

……真是异乎寻常的焦躁。

虽然如此，但我依旧什么都没有说。这也是理所当然的。雪之下雪乃和谁呆在一起，本就是她自己的私事——别人的私事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和她甚至连朋友都称不上。

更重要的是……就算我想说什么，我有资格站在评判他人的位置上吗？

抱着这样难以言说的心态，我尽量克制住情绪，用一如既往的语调不痛不痒地回应道。

“嗯……一直和叶山呆在一起吗？你们之间还真是什么都聊啊，我的黑历史难不成算得上是热门话题？”

“你似乎有些无动于衷呢。不想问问我们在一起干了什么吗？”

“有些个人私事是不能过问——这点人际交往的礼仪我还是懂的。”

“明明就没什么能够交流的朋友，礼仪到位也没什么用吧……”

雪之下微微苦笑地叹了一口气。

“答案揭晓吧，其实只是我们两家惯例的家族聚会而已。再怎么说，我也不可能会跟叶山单独相约的……比企谷君？你现在可是一副‘得知肿瘤其实是良性，谢天谢地’的大喘气表情哦？”

“你、你说什么傻话——家族聚会而已，我大概也猜到了。”

我慌里慌张地赶紧解释反而有种欲盖弥彰的感觉……不过她说的也不算错就是了……

“是嘛，我还蛮讨厌家族聚会这种东西的——不过这次得知了你的暗恋对象，也算整个聚会中得到唯一有价值的信息了”

“你把别人的隐私当成什么了……”

话语在此再次截断了。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我等待着她接下来的话语，她也知道我此刻的想法。

沉默了半晌，雪之下微微吐了口气。她的呼吸有一丝游移的颤音，仿佛在下定什么决心一般。

她微微开口道：

“其实……”

“其实什么？”

“……不，没什么。”

仿佛是懊悔自己的失言一般，雪之下意识地轻咬住下嘴唇。

“听你的口气绝对有什么吧。”

“‘不打探别人的私事’——这可是某个人刚刚说的‘交往礼仪’呢。还是说，比企谷君是对女孩子的小秘密非常狂热的硬核跟踪狂？”

“我说……就算你摆出一副平时的神色奚落我……”

“……”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她绝对有所隐瞒。

雪之下雪乃和我们不一样——出身自县议员家庭的她，有着卓越无比的才能与美貌，而她本人又常常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姿态。我从没有见过她为了什么琐事而苦恼，大概也没有几件事能让她在此时面露难色。

答案从一开始就只有一个，不如说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比企谷君，差不多也该走了吧。”

这样说的的雪之下自然地站了起来，她模棱两可地展现出了暧昧而又克制的微笑：“……今晚不是还要去其他的地方吗，不快点的话……以后可能就没有时间了哦。”

我无法理解雪之下。

她欲言又止的话语是什么？她为什么会突然露出无助而又自暴自弃的神色？“没有时间”指的是什么？

从更加根本的问题上考虑，她为什么会孤身一人沿着总武线慢慢踱步？她来时的路可是与自己的住所背道而驰啊。

虽然我刚才所说——“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但说实在话。我对雪之下重重的反常举动，也只能称得上是管中窥豹。

唯有一点我能够非常确信，那就是——“家庭原因”。

“阿拉，这位小哥摆出了一副参透一切的表情呢。”

在我正准备从餐桌上撑起身子的时候，一个温柔而又寒冷的突兀声音一下子把我定在原地。

我注意到了缓缓走来的高挑女子。一身端庄到与周围格格不入的白色连衣长裙，旗袍与西式风格的混搭下，她散发着宛如优雅而又略带戏谑感觉的气质。

“！”

温温软软的触感从腕部传了过来——雪之下猛地抓住了我的手腕。

那是异位同体般的，另一个存在。

“……姐姐。”

听闻雪之下干涩的话语，雪之下阳乃露出了亲切的笑容——至少在常人来看是无比亲切的笑容。她一口气凑了过来。

“比企谷君想要说的话，也说给姐姐我听听，怎么样？”

完全不清楚是偶遇还是早有预谋，我一时间哑然到无法开口的程度。

“对了——”

雪之下阳乃自顾自地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她斜过眼睛，用近乎是睥睨一般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妹妹。

“——还愣着干什么？小雪乃，准备走了哦。”

·

这是与雪之下雪乃截然不同的，摄人的压迫感。

如果雪之下是寒气逼人的冰之公主；那阳乃就是将恶意深藏在心底，外热内冷的狡诈王后。这是源自于“外”与“内”两种截然不同的低温。

硬要相比较的话，显然是雪之下阳乃更为致命一些。

她眯起眼睛，用近乎称得上是审视的目光打量着雪之下。

“呣……回家把裙子换掉了呢。因为猜到我可能会去找你，所以一个人偷偷溜出来了吗？不过这身衣服还真是敷衍啊，既然要来见比企谷君，怎么也要换一身可爱的衣服吧？”

“……”

仿佛被戳中了痛处一般，雪之下用半是懊悔的表情扭过头去。

“哦呀。”

雪之下阳乃的语气冰冷了起来。

“虽然你躲在比企谷的身后，一副不肯动身的样子——难不成，你连‘求救’这种事都不是自己决定的吧？”

“……才不是。”

面对阳乃玩笑般的逼问，雪之下低声挤出了呢喃似的辩驳。

“我对你非常失望哦，小雪乃。”

似乎是看到了什么难以忍受的东西一般，眼前的女性用断言式的语句进行着无情的宣判。

“虽然难以忍受母亲的命令，但依旧不敢反抗，在潜意识中还是按照家里期望的既定路线一直走了下去。五年前逃离隼人的身边，去年逃出家门独自居住，而现在又偷偷地从家族聚会中溜走……一味地习惯了逃走，事到如今，就连放下身段向什么人求助都做不到吗？”

“……”

“无论是不断逃避，还是孤身一人……你从没长大呢，小雪乃。”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在一瞬间，我从阳乃威迫与戏谑的目光中看到了一丝别样的神色。

那时一种出自于自身的……淡淡的悲哀感。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突然露出这样的神色，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欺骗我的演技——但这个光景就如同昙花一现一般，须臾间就消失不见了。

“说这么多也够了吧，你也稍微冷静一下。”

在雪之下阳乃即将再次开口的时候，我沉声打断了她的发言。她微微一愣，然后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

“哎呀，真好呢！”她大力拍打着我的肩膀。“比企谷君真的就像是骑士一样呢，虽然困惑但依旧挺身而出的姿态，姐姐我都有些心动了哦。”

“我说……”

搞不清楚状况的确是真的，但强袭而来的雪之下阳乃以这样一副蛮不讲理的姿态想要带走雪之下——我想我大概是无法轻易接受的。

……更何况，身边的女孩子还在用微微颤抖的柔软手掌抓住了我。无论怎样，都不可能轻易让开的吧。

“比企谷君不清楚前因后果的话，听起来应该很费解的吧？”雪之下阳乃倚靠在沙发上，手指点着嘴唇。“——既然如此，那姐姐我就负起责任给你好好讲讲吧。”

“……姐姐！”

雪之下用难耐而又决绝的声音开口道，但雪之下阳乃并没有理会她。

阳乃玩笑般地用手托住腮，微微歪了一下头。

“今天是和叶山家的家庭聚会嘛，这种样子的活动差不多隔上两个月就有一次，是不是啊小雪乃？”

雪之下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不过阳乃也没有在意她，继续自顾自地开口道：

“小雪乃虽然不太喜欢这个样子的事情，但差不多每次也都陪着脸去了呢~但这次也不知道她搭错了哪根筋，仿佛是突然被什么事情刺激到了，于是在中途就一个人跑出来了~”

“被刺激到的事情……是什么？”

……虽然我想到了折本香织的事，但我还是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毕竟这听起来也太荒谬了。

“这种事我也不太懂啦~”雪之下阳乃笑着拍了拍手，把目光转向雪之下。“到底是什么事呢小雪乃？是你亲口说出来，还是让姐姐猜一猜？”

“明明你就心知肚明吧。这样戏弄人真的有意思吗？”雪之下仿佛是难以忍受地低下了头。“……何况，这也不该是让比企谷君知道的事情。”

“嘛，不用说了。你们家的事情我也不是很想了解。”

我淡然地把话语说出了口。

老实说，雪之下雪乃的秘密我很感兴趣，但所谓的“感兴趣”也并非是生活的什么必需品。如果说出口的话语会让一个人蒙受痛苦的话，我真的非要得知这个“秘密”不可吗？

对于我来说，雪之下雪乃在部室与我相伴的时光就是全部了。虽然想要向前一步就意味着必须跨越伤害……但我果然还是不想看到雪之下难过的样子。

“比企谷君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呢。越是了解你，就越是懂小雪乃为什么会将你视作救命稻草……不过既然是这样，那告诉你也无妨了。”

雪之下阳乃像是失去兴趣一般地叹了口气，语气也换成了冷冰冰的陈述句式。

“是婚姻。”

“……啊？”

过于简短而冲击性的话语让我愣在原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能发出干涩的声音。

“没听懂吗？”

雪之下阳乃交叉双手，再一次开口道：

“我说的是……雪之下家与叶山家的‘婚姻’哦。”

婚姻？

我得承认，我并没有理解这两个字究竟代表着什么。直到雪之下阳乃再次重复了一遍，话语中所包含的真意才重新激活了我的大脑。

我的手紧紧地握了起来——这个动作是条件反射的。但随后过于虚无的无力感又让肌肉松缓了下来。

“我们家与叶山家称得上是门当户对。其实母亲今天说出这些话，我也早就有了心理准备。”雪之下阳乃冷冷地笑了笑，平时擅长的表面功夫也蜕变为了赤裸裸的真实。“虽然今天是半开玩笑地顺着气氛说出来的……但很明显，她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考量。”

“……这算什么。”

仿佛是在微笑缝隙中泄露的气体一般，我不由自主地笑了出来。

在冲击性的话语之后，我第一个本能的反应竟然是淡淡地嗤笑出声。这样的情绪就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惊讶。

“比企谷君？看来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呢。”

雪之下阳乃用冻伤一般的目光冷冷地逼视着我，我用浑浊的眼神回望回去。

并非什么特别的理由，我只是觉得十分荒诞而已。

“说是门当户对，家族婚姻什么的……说实在的，我并没有什么实感。无论令堂是不是在开玩笑，这种事情说到底还是要看本人的意愿。。。即使是在昭和时代，也鲜有这种事情发生吧。”

“诶……真是冠冕堂皇的正论呢。不过，你说的确实也有道理。”

雪之下阳乃用挑衅的眼神看着我。

“的确，如果我和雪乃有了真正合适的选择，母亲大概也不会阻拦的吧。但是……”

“……但是什么？”

雪之下阳乃伸出手，像是水蛇一般攀附到了雪乃的脖颈上。这突然的举动让少女轻微地颤抖了一下。

“……但是，小雪乃真的有理由拒绝吗？”

“怎么没可能拒绝。”

代替雪之下的回答，我抢先坚定着语气反问道。

雪之下是总武高的明星，她是整个年级公认的第一美少女，是国文成绩比我还高的优等生，是运动万能的完美超人。她是无懈可击的。

无论是学生会、体育祭、文化祭……大多数时刻，她一直都是独立面对着一切。她是一个在“孑然一身”程度上能与我比肩的人……这样的她，真的会被什么人所左右吗？

“比企谷，你还是不懂呢。”

雪之下阳乃做作地叹息一般道。

“小雪乃和你不一样，这个孩子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喜欢的是什么，讨厌的是什么……她只是在母亲所培养出的温室里，一味追寻着没可能成为的人而已。小雪乃看起来精明强干的，但出乎意料的是一个非常空虚的孩子呢。”

你在说什么傻话？

雪之下雪乃喜欢猫，喜欢潘先生，喜欢艰涩难懂的文学作品；她讨厌狗，讨厌吵闹，讨厌自己与别人所言的欺骗——这样的话我可以说出太多太多。

但就在我即将说出口的瞬间，雪之下阳乃用倦于解释的神色摇了摇头……这是一副已经将我看穿的表情。

“你大概也明白了吧，小雪乃无法做出的其实是‘选择’。”

“比企谷君，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点也不着急吗？——因为我知道，小雪乃一定会跟我回去；你知道小雪乃为什么一直在沉默吗？——因为她自己也知道，她一定会跟我回去。”

“即使我没有来，雪之下雪乃还将会是雪之下雪乃——其实回不回到家庭聚会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因为她不会有勇气做出什么改变的，不是吗？”

阳乃连珠炮似地话语的脱口而出，但她的话语中并没有锐利的压制感，反而像是在平淡诉说的事实。

……雪之下阳乃心中所想的，究竟是什么呢？

她并非是恶人，她只是在用自己的方法让雪之下成长……虽然这种方法，近乎可以称得上是“恶劣”的地步。

正因为如此，她现在的眼神中才会流露出像是“疲惫”一般的神色吧。

“那么小雪乃，和我一起回去吧。”雪之下阳乃伸出手抚摸着妹妹，露出了名为残酷的微笑。“就像你之前逃走的那样……母亲还在家等着你呢。”

·

我抓住了阳乃的手。在那个电光石火的瞬间，我下意识地作出了这样的举动。

这并非代表着我有什么可以扭转局面的计划。但我明白，如果此时不说出口的话，一定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离我远去。

八幡，用自己嘶哑的声音与浑浊的姿态，把自己想说的都说出口吧。

“如果我说，雪之下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呢？”

“……比企谷君？”

感受到了雪之下诧异的视线——这是她在阳乃来了以后，第一次将目光正对我的眼睛。对啊，为什么不多看看我呢，既然是学校第一的美少女，就不要摆出那副暗淡的表情啊。

我再一次把拳头紧紧地握住。

“小雪乃的选择？……比企谷君，你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吗？她可是在温室中被软禁的孩子哦。即使想要肆意生长，但也会被成型的空间紧紧锁住——不，锁住她的并非空间，而是在空间中耳濡目染十几年的自己。这样的她，就连在逃跑的路上向别人求助这种事都做不到哦。”

“做得到。”

我堂堂正正地宣言道。

“因为即使她不求助，也会有人来救她的。”

没错……如果雪之下做不出决定的话，就让我替她做出决定。

就像以前面对的事件那样。请让我再一次，用你最讨厌的方式替你承担吧。

因为这是雪之下雪乃最后的委托，也是整个侍奉部的最后的终章。

——因为她选择了侍奉部。这个“选择”对于雪之下来说，已经足够了。

雪之下的双眸忽的瞪大，她脸上的惊愕一下子变成了羞红。感受着鼻翼微微触碰所散发出的热气，我更加用力地揽住了她柔软的腰肢。

昏暗的灯光下，两人的影子交叠在了一起。

·

“雪之下。”

口中呼喊着少女的名字，我快走了几步。但少女并没有回过头来。

指针已经指向了十一时，这是一个普通人与夜猫子划分界限的时间点。

走出萨莉亚，轻柔的晚风微微地鼓动起了我的衣服。

千叶并不像东京那样繁华，也没有东京原住民一样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在这里，十一点意味着电车全部停运，超过半数的出租车打烊回家。整个城市的机能处于半停滞的状态——因为无论是人还是机器，夜晚总归还是要休息的。

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专门为夜游神们开放的店面……当然，今晚我就是所谓夜游神中的一员。

“……雪之下？”

我再次试探性地叫着她的名字……她还在闹脾气吗？

不过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倒是没有超出我心中的预期。毕竟我在她毫无防备的时候做出了那样过分的事情。。。无论是哪个女孩子，大概都不会轻易接受吧。

就在我这样瞎想的时候，雪之下突然站住了脚跟。我因为没有反应过来险些与她相撞。

少女依旧背对着我，她似乎在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冷静下来。

“姐姐走了吗？”

“走了，我亲眼看她坐上的黑色轿车——我说你不要握住拳头抖个不停嘛，看起来蛮可怕的哦。”

我故意想要用活跃气氛的语气说话，但可惜没什么效果的样子。

雪之下的声音微微颤抖。

“那么，关于刚才你做的事情……”

“啊，嗯。”

……果然还是要谈起啊。虽然已经有了相当的觉悟，但我依旧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说什么‘如果无法选择，就替我作出决定’。说到底你只是想给自己龌龊的行为开脱吧……！”

“喂喂你这是合气道的架势？——我的行为虽然有点过分，但也很称不上是龌龊啦。你、你看，嘴唇什么的完全没有碰上不是吗？”

没错，这正是利用了店内昏暗光线的“假装接吻”作战。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的确贴、贴在了一起——但实际上我也只是借了一下位，给影子一个发挥空间而已。

这实际上称得上是“可进可退”的策略：既达到了应有的效果，将来也可以把事情说明清楚，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虽然我是这么想的，但雪之下小姐却一副不太接受的样子。

“……这正是最恶劣的地方。”

雪之下用嫌恶与冰冷的表情俯视着我。虽然我比她要高，但不知为何却被俯视了。

“明明说出了那样冠冕堂皇的话，摆了像是承诺一般的姿态……但是最终却只是摆了个样子，用这种草草了事的欺骗给自己开脱了。”

我低头接受着训斥。不过，总感觉她的态度有些微妙。

不管怎么样，我也不可能真的吻上去吧……只是装装样子就被踩了脚踝，如果真的吻上去的话，我的腿难不成会就此断掉？

抱着略带挑衅的戏弄心态，我半开玩笑地这样开口道：

“嘛，如果你不满意的话，现在接着做完也不是不可以哦。”

“……阿拉，还真敢说呢。”

“……”

……不要沉默啊？这种心慌意乱的空白期是怎么回事？

原本只是让气氛不那么僵硬的，没想到事与愿违了。是我的错吗？是我说话做事太不经过大脑了吗？？

正在我不知该怎么开口的时候，雪之下微微扭过头去。

“不过……那个，还是要谢谢你。”

“你也不用勉强道谢啦——”

“……你真的按照约定来救我了呢。”

这样说着的雪之下，微微抬起了头。

仿佛要填满我们之间的空隙一般，有些潮湿的夜风猛地吹拂而过。

我呆立在原地。

对视了几秒？三秒？五秒？我真的不清楚。时间在此刻像是无限拉长的一条线，在节点与节点之间，我完全丧失了判断的基准。

“……猥亵的眼神丝毫没有掩饰呢。”

“……不好意思。”

被她率先回过神来抢占了先机，我只好略显慌张地错开了视线。

·

“不过，这次倒真是被你姐姐给骗了啊。”

沉默了半晌，我半是叹息地这样说道。

听到我的话，雪之下微微皱了皱眉头，厌烦似地用手指按住太阳穴。

“……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吧。总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谎言，为了诱导出自己想要的结果不择手段。”

……虽然你现在一副完全看穿的样子，但当时不也是被完完全全被她吓住了嘛。事后诸葛亮可不太好哦。

虽然心里这样吐槽着雪之下，但这番话我是不可能说出口的。因为脚踝的危机雷达已经扩散到大脑了……

就这样吧，就把这一页暂时翻过去吧。不再去想阳乃小姐蛊惑一般的话语与演技，因为……

阳乃小姐所说的“带走雪之下”，其实只是一个谎言啊。

·

“……这样做的话，大概你也能够明白了吧。”

我微微抬起头，用尽可能古井无波的浑浊眼神看向阳乃小姐。

这是我的“错位接吻作战”。虽然我自己都担心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有些过分了……但急中生智之下，这大概也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成功了吗？

“比企谷君、比企谷君你——噗。”

雪之下阳乃呆立了片刻，突然爆笑出声。

我没有料到她会做出这样的反应，这个看起来喜怒无常的大姐姐仿佛吃错了东西似的。她毫无征兆地爆笑了起来。

“比企谷君——好大胆哦，这是真的吗？毫不犹豫地就上了呢！简直就像是东京爱情故事会有的情节哦！这就是所谓的青春吗——”

我并没有开口，也强制自己不去理会狠狠抓住我衣角的雪之下。而是就这样静静地望着笑的弯腰阳乃小姐。

“那么，感想呢？”

“感想？”

她笑的上气不接下气，抬起轻纱般的衣袖擦着自己的眼睛。

“诶哟，我可没什么感想哦——真要说的话，你可真是个奇怪的家伙啊。”

“……有什么奇怪的。”

“哎呀？比企谷君自己很清楚的吧？”

阳乃终于止住了笑，她用微微弯起的眼睛望着我。

“理性的怪物——虽然以前我曾经这么称呼过你，但现在看来却不是这样的呢。姐姐我明白了哦~所谓的牺牲自己，所谓让自己孑然一身的理性——说到底，也只是你的手段吧。”

“……还真是敢说呢。我可不像你，什么行为都隐藏着什么深一层的含义哦？”

“啊——比企谷君又来啦，还真是谦虚呢。”

阳乃小姐眉开眼笑地拍了拍手。她的声音仿佛像渗入心底的季末雨水一样。

“我说啊~虽然想用假的接吻蒙混过关，但你所立下的誓言似乎却是真心实意的呢——这就是证据。你小心翼翼的姿态，如履薄冰的作风还真是惹人怜爱啊。”

仿佛在评判名为“比企谷八幡”的过往人生一般，阳乃轻轻捻了捻手指。

“一般来想大家都是反着来的吧？为了能够把女孩子骗到手，男孩子许诺下不着边际的谎言，这可是常态哦？但比企谷君却不一样呢。对于你来说，这份感情就像是带着致命尖刺的玫瑰一样，如果不小心翼翼地把刺全部拔出就不敢触碰——是什么样的环境促成了这幅可悲的样子呢？……你所害怕又向往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我感觉到自己的脸颊正在被别人拽来拽去。

“这难不成——就是你所说的‘真物’吗？”

“……姐姐，请不要动手动脚。”

仿佛在看着什么无法忍受的暴行一般，回过神来的雪之下把阳乃小姐的手干脆地拉扯开了。

“呀——在这样下去小雪乃就要生气了呢~比企谷君，所谓的真物到底是什么，下次见面再告诉我吧~”

她松开我，心满意足地大大地伸了一个懒腰。

“唔唔，看到了想看的东西，那我差不多也该离走了——”

听到意料之外的话语，我有点诧异。

“虽然这话由我来说不太合适……但你不是来带走雪之下的吗？”

“没有哦。”

“……哈？”

“因为说了过分的话，母亲其实还蛮自责的呢……虽然她让我来找小雪乃不假，但也只是让我确认一下小雪乃的人身安全——至于带回去，完全只是我一时兴起说出口的啦。”

出乎意料的消息让我们两人一下子愣住了。半晌，雪之下雪乃仿佛失策一般咬住嘴唇，很快就露出了一丝懊恼的神色。

“……你还真是干了一件相当无聊的事呢。”

“哎呀哎呀，有些事情总是需要一些助力才行得通嘛——虽然后续的事情我也没有料到就是了。”

阳乃仿佛是恶意地笑着，似乎是裙摆有些碍脚，她提了提裙子。

“那么，今天真是让比企谷君见笑了呢。”

“是你一直在把我们耍的团团转吧。”

“所以——能做到吗？”

“……啊？”

我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但望着阳乃小姐戏谑的眼神，我渐渐明白了她话语中所饱含的真意。

这是属于雪之下的问题，但从今天开始也将成为我的问题——说到底，今天的事情或许只是一种“演练”，或者说是一种“信号”至于会不会在以后慢慢成真，谁也说不准。

但就算是认输，就算是逃避，就算雪之下雪乃不再像现在这样假装坚强。我也希望让她走上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当然没问题……大概。”

理所当然的，我做出了肯定的答复。

“真是有点逊色的回答呢。”

“说漂亮话可不是我擅长的啊。”

阳乃小姐笑了出来，我也露出了微微的苦笑。

自此——十点五十分，雪之下阳乃的诈骗闹剧正式落下了帷幕。

·

幕间

·

“既然你说我‘错位接吻’是不负责任，那如果你希望的话，就在这里把刚刚没做完的事情补完也可以哦——”

抱着略带挑衅的戏弄心态，我半开玩笑地这样开口道。不过这种话对雪之下大概也没什么杀伤力，她大概还是会面不改色地对我冷嘲热讽一番吧——不管怎么样，能让气氛回到我们之前的状态就够了。

“……！”

雪之下的脚步一僵。

“等等，你当真了？我、我是在开玩笑的哦。”

“……我当然知道你是在开玩笑，但是也请你有点社会渣滓的自觉好吗。以身为女性的立场来说，从你这种自闭的孤僻男口中听到这样的话绝非什么好的感受。现在我大概也明白折本香织那时有苦难言的感觉了——”

“慢着，有必要这么毒吗？”

再说了，什么叫“身为女性的立场”啊……

仿佛是在等我跟上一般，她逐渐放慢了脚步——话说这样的贬低根本就没有效果好吗？

“总之——”

少女一字一顿地断言道：

“就这样和枕头进行着错位接吻，然后在妄想中过一辈子吧。”

雪之下再一次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我三步并作两步，与她并肩而行。

……看来这家伙心情不错啊。

·

·

第五章、即便此时，雪之下雪乃依旧争强好胜

·

电子游戏，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种类。

若是以机种来区分，有PC端、掌机、街机、主机游戏等多种类型；如果以风格来区分的话，则可以分成射击、动作、养成、文字冒险等。

每一种机种的操作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不同类型的游戏更是有各自迥乎不同的特点。更不用说这其中还有发行厂商、制作人等更为细致的区别了。

顺便一提，最近沉浸其中的游戏当然是《荒野之息》，如果说最偏爱的系列则毫无疑问是《口袋妖怪》——

“你一个人自言自语些什么呢？嘟嘟囔囔的，这样不干脆的男人不会讨女孩子喜欢的哟。”

“还不是你自己问出了‘电子游戏是什么’这么笼统的问题，我也没办法三言两语地解释清楚啊……”

经历了雪之下阳乃的强袭事件。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地尽可能地挑起话题——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打破眼下这有点僵硬的气氛。

……真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也会做这种事情啊。

口中进行着相当无所谓的对话，我和雪之下雪乃在凌晨的千叶并肩而行。

虽然日本的夜晚也不总是安全的，但像商业区这种地方则完全没有问题。且不论成群结队行动着的年轻人，喝了一家又结伴前往下一家的上班族也有不少——啊，应该叫“社畜”才对。

没有哦，我完全没有歧视的意思。毕竟将来我也是要向着“社畜”为目标努力的人嘛。

我感到手臂被轻轻地敲了敲，雪之下若有所思地开口道。

“比企谷君，有没有觉得附近的人突然多起来了呢？”

“人多了吗？……好像的确是这样，比起刚下车时三三两两的学生，现在街上竟然有全家出现的情况了呢……难不成这附近有什么活动？”

虽然口头上这样猜测着，我却依然感到疑惑。究竟是什么活动会让一家人在凌晨集体出动啊？

算了，其实想多了也没什么用。眼下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同雪之下雪乃的“约会行程”。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哪里？一直拉着女孩子漫无目的的到处走也不太好吧？”

这种自称为“女孩子”的感觉虽然和雪之下不太搭调，但是莫名有种反差的可爱感……

“既然刚才都聊到电子游戏了，那不如就一起去游戏厅看看吧。我记得这附近有一个蛮大的游戏厅来着。”

“游戏厅吗？”

雪之下雪重复了一遍，她微微歪了歪头。

游戏厅的确是廉价又亲民的选择。这是大声吵闹的孩童、闲的发慌的学生，或者是没有工作的大叔都可以坐上一下午的宝地。

而我这次预定要去的游戏厅，是比起赌博性质而更接近现代潮流的时尚游戏厅，顾客当然是以年轻人居多。

顺便一提，这个游戏厅是当时材木座硬拉着我和户冢来的。因为太过在意户冢的缘故，对于厅内的印象几乎为零……

“我没什么问题哦。不过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已经打烊了吧？”

“这倒真是问住我了……总之一起去看看吧。”

“真是不可靠的男人呢。”

“喂……”

我又不是精通这一方面的百事通。毕竟八幡博士的研究中心永远是在“自宅”啊……

·

游戏厅在商场三层。

由于早已过了商场的打烊时间，二楼的整个卖场都闭门熄灯了，想要上楼就必须走外侧的电梯。

像我们这样在深夜去游戏厅的家伙……恐怕没几个人吧。

由于熟悉道路的缘故，我理所当然地走在了前面。感受着脚步在楼梯间发出的“咔哒咔哒”的声响，黑色的阴冷气息朝着我们侵蚀而来——

……不妙，开始兴奋起来了。虽然什么“阴冷”“侵蚀”之类的词都是因为耍帅而说出口的，但黑暗的氛围却依然让我深深地着迷。

“……比企谷君？”

仿佛是羞于启齿的声音，女孩轻声又稍带一丝急切的呼唤从身后传来。我一下子从中二的小小妄想中回过神来。

“诶？雪之下？”

我意识到有些不太对。。。雪之下似乎并没有跟上来。虽然我也只是走了几步的距离，但少女站在入口处一步也没有移动。

我说……雪之下同学？这也就二十几米的距离哦？

我没有由犹豫太久，直接快步小跑了回去。怎么说呢……留她一个人在那边，真是莫名地有种罪恶感呢。

出乎我意料的是，雪之下一下子抓住了我的衣角。我能感受到纤细的手指在逐渐用力，似乎惧怕什么溜走一般地紧紧抓住了我的衣角。

近乎是呢喃的语气，雪之下强作镇定地开口道：

“只是有点分不清方向而已。我并没有害怕，你可不要误会了……那个，不要走的太快了哦。”

“知道啦。”

“……有什么好笑的。真是恶心到发指的恶趣味。”

“论恶趣味，谁能赶得上你们雪之下家啊……好了，走吧。”

我再一次沿着原路开始挪移起了步子。不同的是，这次有一个稍带温度的小小阻力牵制着我。

我知道，那是雪之下雪乃紧紧抓住我衣角的手。

稍微回头看了一眼，带着微微香味的清秀脸颊简直近在咫尺。我赶紧心猿意马地回过头来。

仔细想想的话，在这种近乎是幽闭的空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呢。

如果是往常的话，这段并不算太黑的走廊绝对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的。毕竟再夺走一会儿就又灯火通明了，走廊也并不长……都是雪之下的错，让我也紧张起来了。

“……”

不过，以前似乎也有过这样的情形啊。

在修学旅行的那个夜晚，雪之下雪乃也是这样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后。她试探般伸出的手，我直到现在依然记得。

但是，现在的距离和当时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我突然张开手掌，牵住了雪之下的手。

掌心上传来了温温软软的感觉，心脏跳的厉害。

……今晚我总是不假思索地，做出一些过分的事情呢。

“等等？这个触感——比、比企谷君，你？”

“……这样就方便很多了吧。反正只有这么短的一段路，忍耐一下就到了哦。”

“这、这不是忍耐不忍耐的问题吧？你这个人趁人之危……也太差劲了。”

雪之下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变成了轻轻的抱怨。

“哪、哪有什么趁人之危啊，我倒觉得这更像是亲子游园的感觉哦？是为了安全着想哦？”

我强行的辩解听起来近乎无赖。。。没办法，我也很紧张啊。亲子游园又是什么逊到毙的借口啊……

“那个……比企谷君？”

“嗯？”

……糟糕，难不成生气了？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我应该赶紧放开手才是——

“比企谷君，”

耳边传来了雪之下微微吸气的声音，我有点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下次可不能这样自顾自的突然出手了……偷袭，仅限这一次哦。”

仿佛是回应自己的话语一般，雪之下紧紧地——反握住了我的手掌。

电梯里的空气非常沉闷。

与刚才的二楼黑漆漆的氛围不同，三楼依然有着部分店面在营业。电梯内自然也是灯火通明的。

也就是说，原先隐藏起来的表情现在也一清二楚了。

在狭小的空间内，我有意无意地把视线投向了墙壁上的广告；而雪之下也一言不发地望着另一侧，两个人似乎冷战一般地沉默不言。

不过与其说是“冷战”，不如说是“不想破坏气氛”吧……

我没有处理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这是其一。其二则是侧脸有点烧，我不想让雪之下看到我的这副样子。

你看，我这副样子肯定会被认为在害羞，对、对吧？八幡同学只是不想被误会而已哦！

虽然这么说了，但是说来也蛮奇怪的……

我们的手还牵在一起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们像是一副谁也不理谁的样子，但是手却依旧保持着扣在一起的样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感觉上错过了最佳的放手时机，在对方握的紧紧的时候挣脱开也有一种迷之负罪感！

更重要的是……雪之下的手意外的温软。明明只是牵手，但却有着一种像是上瘾般的魔力。

相握的同时慢慢地寻找着合适的位置，严丝合缝地把手指相扣——不妙，这也太让人心跳加速了吧。总感觉要丧失理智了……

“……”

微微朝雪之下的方向偏过头去。

肩膀为了保持距离而错开了角度，但也却总是在不经意间碰在一起。距离有些太近了啊……

“啊，到了呢。”

“……是吗。”

“那就走吧。那个……手，我倒是不介意啦，但是接下来的行动会很不方便吧。”

“……”

仿佛是感应到了我内心的想法。雪之下微微一分神，然后突然明白似地睁大了眼睛。

“——是啊。毕竟现在已经有照明了，再牵……牵手也没有必要了呢。如果一直这样也会被人误会的。”

我说，就算你拿一种“发现了就早说啊”的眼神看着我……这可是牵手哦？平时一副聪明的样子，在这种时候却突然迟钝起来了啊……

·

买游戏币花了两千日元。虽然我本人是想自己付钱的，但雪之下却非常执拗地要付自己的那一半。

虽然饮料钱并不会拒绝，但金额稍大一些就会坚持AA制——雪之下的作风一贯以来都是这样。可能出于自己的自尊心考虑吧，我也识趣地没有继续多话。

“二十五枚游戏币，请收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夜班的缘故，管理店面的女性有些疲惫地微笑着。看着这样的她，内心自然地产生了一种“这么晚果然给别人添了麻烦”的负罪感……

仿佛是看透了我的内心一般，店员小姐笑着摇摇头。

“没关系的，我们晚班是四小时轮班制。休息什么的无须担心。”

“……啊，辛苦了。”

自然而然地发出了职员管用的辞令，我果然成为社畜的天分……

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似地，雪之下突然微微侧过脸颊。

“对了……你不会累吗？”

“我吗？没关系的，我本身就是夜行动物啦。”

的确，我本身就是越到晚上注意力就越集中的类型，小町备考的时候更是经常和她一起熬到两三点。对于我来说，十一二点的夜晚才刚刚开始呢。

当然上学期间不能这样，因为打瞌睡会被平冢先生铁拳招呼……

“这样啊，难怪总是摆出一双没精打采的死鱼眼呢。”

“……所以呢？雪之下小姐难不成是早睡派的？”

听闻我的话，雪之下微微笑了起来。没什么料的胸部也微微一挺。

“以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会尽可能地保持自己七个小时的晚间睡眠时间——这样对于白天的效率与精神状况都是事半功倍的。一般在十一点钟左右，我就已经休息了哦。”

现在已经过了十一点了吧？没问题吗你……如果觉得困就趁早说，早点去休息吧。

“偶然一次熬夜的话，算不了什么的。”雪之下沉稳地摇摇头。“而且在这种时间出门在外的话，自然而然地会感到兴奋吧。”

说的也是呢。

我能够理解雪之下所说的话。深夜城市中的寂寥感是很让人着迷的，我也常常在熬夜的凌晨打开窗户，感受着空旷的街景和微冷 的高楼风。这一切——就像是“寂寞”两字的具象化一样。

所以说，孤单感是会让人上瘾的。

“比企谷君，这个是什么？……啊，突然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在我想东想西的时候，雪之下不知何时已经走到了一台街机的旁边——她饶有兴致地观察着画面，然后被突然响起的电子音乐吓到微微悲鸣。

“那个是类似于赌博的玩意儿啦……喂喂，不懂怎么操作就不要瞎弄啊！”

在近似于常识的方面一窍不通，这家伙还真是需要好好教导啊。

在我正准备动身过去的时候，店员小姐微笑着搭话了。

“还真是可爱的女朋友啊，今天是来带她看烟火的吗？”

“……女朋友先不论。烟火是什么？附近有烟火吗？”

我有点奇怪地反问道。

我的疑惑也算合情合理了。现在又不是夏天，也没有什么地方的祭典节庆活动……哪有人平白无故的放烟火啊。

“诶？”店员发出了诧异的声音。“你不知道吗？明天是东京迪士尼建成25周年，在零点的时候，各个主要县市都有烟火表演哦。”

“……完全没有听说过。”

店员小姐哭笑不得：“电视台上经常播放新闻啊！附近街区的宣传力度也蛮大的，很多店面都有迪士尼的周年联动哦。”

啊……先前在萨莉亚点的“潘先生活动套餐”就是迪士尼家的。这么说来，在街上逐渐增多的人们大概也是为了这个焰火表演吧。

“焰火表演在哪里？”

“就在附近哦，只要顺着人群的动向就能看到——”店员小姐用前辈般关怀的眼神一笑。“怎么样，要和女朋友去看看吗？”

……现在是十一点十分，也就是说，要赶上零点的焰火表演至少要提前十分钟下楼。

游戏厅的时间是四十分钟吗……

“那个，谢谢你了。”

“玩得开心哟。”

总之先跟店员小姐道个谢。。。在游戏的过程中跟雪之下说说这件事吧。

如果是她的话，应该很乐意去看才对。

这样想着，我有点莫名地露出了笑容。

·

我和雪之下雪乃互相凝视。

视线从少女清秀的脸颊移到她的臂弯之中——那里有着满满的一捧游戏币，看起来至少有五十枚之多。

一时间哑然了，但又不能什么都不说。于是只好抱着规劝的心态开口道：

“偷窃可是刑事犯罪。”

“……能不能不要用你龌龊的想法来揣测别人。”

啊？原来我在她心中是龌龊的代名词吗？

这点先抛下不论，你手中可是无中生有了几十枚硬币哦。如果不是盗窃所得的话，那难不成是……

雪之下虽然看起来保持着冷静，但自己明显也略带困惑。她犹豫着用手指向旁边的机器。

“我只是把一枚游戏币投了进去，然后根据上面的提示拉了一下操作杆而已——硬币就噼里啪啦地全都掉出来了。”

顺着雪之下手指的方向，我看向静静蹲坐在地的老虎机。屏幕上显示出博彩奖金的第二档——水果三联。

雪之下微微颔首，她思索什么似地歪了歪头。

“如果不是出现BUG的话，那大概就是，赚了？”

“别一脸茫然地说出这种话啊，表现的再高兴一点啊……”

这可是每个游戏厅玩家都在追求的事情啊，没有币了以后通过老虎机一举赢回，以此达到无限期畅玩什么的。也太理想论了吧。

“不过这机器作为‘游戏’来说，还是太缺乏操作性了。玩起来一点意思也没有呢。”

“毕竟是赌博嘛，纯粹看运气。如果赌博中存在技术的话，那不就成出老千了嘛。”

而且，这本来就不是什么让人游玩的东西啊。

“比企谷君，比起你空洞的泛泛而论，我更希望你能拿出男人该有的实际行动来呢——还是说，你是以看我现在困扰的姿势为乐的变态吗？”

“好好……拜托人的话，麻烦你用稍微礼貌的语气哦。”

我双手捧成碗状，向雪之下双手环起的臂弯中伸过去。

“……如果碰到什么奇怪的地方，你知道后果的吧？”

“我不会碰的啦。”

再说了，你也没有什么能让人不小心碰到的部位吧。

“不礼貌的想象也是禁止的呢……比企谷君。”

“……你难不成会读心吗？！”

在我反应出“她其实是在用猜测诱导我”之前，少女已经青筋暴起地微笑着踩住了我的脚踝……

·

雪之下雪乃是个非常好胜的女人。

因为一旦牵扯到胜负她就会变的很严肃。所以在这种谜一样的压力之下，就不自觉地就称呼她为“女人”了。

因为游戏厅内的项目大多是对抗性质的，所以我责无旁贷地成为了雪之下的唯一指定对手。

为了照顾不太擅长电子游戏的她，一开始我好心地提议一起去玩“投篮游戏”。然后……

“一分钟速投——十二比九，WINNER:PLAYER ONE!”

电子音播报结果的一瞬间，雪之下握住拳头小小地“哟西”了一声。虽然表面上并没有什么，但眉宇间明显一副神采飞扬的样子。

我可从没有打篮球的经验哦，赢过我这样的人值得这么高兴吗……

投篮就投篮吧，为什么非要搞出竞赛的形式啊？辛苦浇灌的友谊之花可是很容易就破裂的。而且说实在的，我确实没有太过在意游戏的胜负。毕竟只是抱着娱乐的心态来玩的嘛，而且跟女孩子较真确实也会显得自己很逊。

“胜负已分呢，比企谷君。”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恭喜。”

“……”

在我坦然认输的一瞬间，雪之下雪乃原本的热情瞬间衰减了一半。她用颇有压力的目光无言地望着我……诶诶？难道输了以后表现平淡也是错吗？？

“不全身心地投入到比赛当中，是对竞争对手的一种侮辱。正规的体育赛事都有‘消极比赛’这一违规条款——比企谷君听说过吗？”

“……那，那就再来一轮吧。”

再一次投入了两枚硬币，篮球伴随着魔幻的灯光效果滚了下来。

为什么我非要在这种游戏里和女孩子分个胜负啊……

随着电子哨音的吹响，我和身边的少女再一次瞄准篮筐发起了进攻。

虽然从没有听说过雪之下会打篮球，但她的动作却意外地标准而精确——这不公平！女孩子跃起时晃动的发梢会把旁边的对手弄的痒痒的，让人心慌意乱！这根本就不是正当对决！

……心不在焉再一次导致了我的失败。没办法，即使我有能力赢她，在这个时候也不可能全力去击溃她的吧。

顺便一提：这一次落败后尽力演绎出了微妙的沮丧神色，被雪之下以胜利者的高位姿态安慰了。

不管是篮球还是女孩子，都很难把握呢……

·

跳舞机。

“我不擅长这种啊……你呢？我记得蛮擅长跳舞的吧？”

我知道雪之下是有舞蹈底子的。虽然我无法想象她跳时下流行舞蹈的样子，但交谊舞、华尔兹之类以社交为目的的舞蹈，她应该挺擅长的吧？

也许是身处较为上位家庭的缘故，雪之下在毕业舞会的视频录制中大放异彩——这也是假期发生的事情了。现在想想的话，仿佛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毕业舞会视频的录制——在那个时候，身为半个组织者的侍奉部也曾经一起凑过热闹。虽然雪之下用的是标准的美少年装扮，但其优雅而又规范精准的舞姿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虽然她本人很谦虚地称自己为“消遣水准”，但明显已经是超脱学生等级的准专业人士了。

仿佛受到意料之外的评价一般，雪之下的眼神稍显惊讶。

“你竟然会这么坦承地称赞别人吗，真让人意外。”

先前不是坦诚地夸赞过你一次“可爱”嘛……

“我也不是那种别扭的人，因为确实亲眼看过你跳舞的样子。所以也算是心悦诚服啦。”

“阿拉？难不成你一直在偷窥？”

“为什么是偷窥啊？你和一色那么显眼，绝对是视线和话题的中心好不好。”

“……是这样吗？真是失策了。”

雪之下一副悔恨的样子偏过头去。不要用毒舌掩盖自己啦，好好接受这份夸赞不就好了……

·

只是蜻蜓点水地在跳舞机上一带而过，我和雪之下都没有继续停留的意思。但以“舞蹈”这个词为契机，我们的话题逐渐转移到了那次的舞会上。

我一边和雪之下玩着桌面撞球，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随口聊着那时的事情。

“舞会之后要举办的吧？”

“举办当然是要举办，但和我们也没有太大关系。”

雪之下淡然地把球打入我的防守范围，我找准时机一口气打回去。

这是当然的，毕竟标榜的主题就是“毕业舞会”，在上面活跃的家伙也应该是高三的学长们才对。我们的工作只限于“宣传”为止，之后就是无事一身轻了。

只是希望这种活动不要成为传统就好，我可不希望在自己毕业的那一年也要费心于这种无聊的活动上。

不过话虽这么说……

“一色不是说，要有一些学生会的成员们负责炒热气氛吗？领舞什么的。”

“既然是‘学生会的成员’，也就不需要我们操心了吧？”

“但是你想想，那可是一色彩羽啊。”

不自觉的就露出了苦笑。我们跟一色这家伙打交道这么长时间，对她有点坏坏的小性子已经摸透了。

虽然一色明显已经有将侍奉部当作学生会分舵的野心了。不过我们这边有雪之下镇守，将来学生会变成侍奉部分部也说不准……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再次发球。

“你觉得一色会放过我们吗？她和你跳舞的时候，眼神里满满都是‘领舞也非你不可’的狂热神情呢。”

“是这样吗？”

“十有八九，正式舞会之前她也会来找你帮忙的。”

“哈……”

雪之下发出了微妙的一声叹息。看起来她应该也早就料到会是这样了。

虽然侍奉部的准则是帮助别人成长，但送佛送到西的情况反而更多呢……

雪之下接住撞球，稍微清了清嗓子。

“先不提一色了——关于那次舞会，我倒是有个不太明白的地方。”

“请讲。”

虽然撞球在反弹的过程中总是发出清脆的撞击声，但雪之下的嗓音却能清楚地贯入我的耳中……这就是所谓的穿透力吗？

“你说你一直在偷窥我和一色跳舞呢。”

“你这个表述不太对吧……我是正大光明地在观赏啦。”

“但是，我在那时候环顾四周了很长时间——你却一直不见踪影呢。是存在感太低了？还是被安排去做别的工作了？”

“拍摄现场没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所以一直在后台。”

确实如此。那个时间点我还在舞台侧翼的的房间里无所事事呢。

嗯……然后呢？

然后在雪之下自作主张的命令之下，我和由比滨被当作群演的一份子，两个人手忙脚乱地跳了一段交谊舞来着。

“大概，就是这样哦。”

“那次的事情，还真是要谢谢你们呢。你们也没有什么舞蹈基础，我算是强人所难了吧？”

“嘛，我是无所谓。”我淡淡地回应道。“而且比起我们两个来说，你付出的努力明显更大一些吧？比起我们摸鱼就能蒙混过关的小打小闹，你和一色的那段才是重头戏才对。”

“是啊，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并没有太过否定自己的功绩，雪之下雪乃用轻描淡写的语言一笔带过了。这是一个不会轻易欺骗自己与他人的家伙——不相识的人可能会觉得会有些许“狂妄”，但她的的确确配得上这份褒奖。

“要试试吗？”

“诶？”

“就是跳舞机啦。”

我对自己的话解释道。并非有什么刻意的情绪，我只是提议一下而已。

雪之下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

“跳舞机我从来没有玩过呢。据我了解，上面也只是动动手脚之类的不成体系的舞蹈吧？比起技巧更看重反应速度，叫体操反而更恰当一点。”

“也是呢。我只是随口一说啦。”

本来就只是这种“随口提起”等级的提议，所以我干脆地否决了自己所说的话。

电子记分牌上的数字蹦到了4比2，雪之下同学迈入了对打的赛点。她接过我滑给她的撞球，却迟迟没有再次开打。

仿佛在下定什么决心一般，少女望了望手中的街机玩具。

“如果你想的话，跳舞，也不是不可以。”

“嗯？”

仿佛在给自己含糊而又概括的语言注解一般，雪之下雪乃偏过头去，再次开口道：

“虽然比企谷你动作不协调、乐感又差，也不会看气氛。在整个会场是宛如碍眼的异物一般的麻烦存在——但你如果想要跟我组队的话，那我抽空教教你、也不是不可以。”

“组队是指……舞、舞伴？”

“……你、你动摇什么啊。双人舞这种健全的社交活动我可以跟任何男性一起跳，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你。”

你不也是一副动摇的样子吗……

白天的游戏厅总是人来人往的，踏入这里时自然而然地会受到氛围的影响。而和雪之下两人在这里，反倒有种不同以往的奇妙感。

……在接近凌晨的时间点和女孩子单独打游戏，本身就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吧。

在雪之下以五比二赢得撞球比赛胜利之后，我们又玩了各式各样的街机。当然在她迫切的求胜心理之下，我也无一例外地尽数败给了她。

虽然雪之下学习能力确实很强，反应速度也相当惊人，但这毕竟是她从没踏足过的场地对吧……嗯，我也就出于好心地放水了一点点。毕竟赢过女孩子也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嘛。

说真的这个人有点恐怖的哟？就算是她从没玩过的对战游戏，她也会以及其强硬的态度去追求胜利的哦？我说这算不算病态的一种啊？

接下来的重头戏，也就是所谓的格斗游戏了。

双人对打的格斗游戏一直以来都是支撑游戏厅发展的灵魂所在。而眼前游戏大厅的布局就是最好的证明——满满四大排的对战街机，从《侍X》、《拳0》这种耳熟能详的系列，再到冷门小众的远古作，街机厅总能满足所有男人的对战幻想。顺便一提，我最喜欢的对战游戏自然是任天堂发行的大乱斗系列。

雪之下虽然也算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一类人，但可以看出她已经被胜利麻痹了几分心神——说白了，就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吧。

嘴角微微地勾起来，心情看起来也相当好的样子。

虽然感觉挺可爱的……但是，接下来我可就不会手下留情了。不，应该说想手下留情也难以做到了吧。

·

……已经是连续四胜了。

“差不多就这样吧。”

当我再一次用金色扫把头的男人踢飞对方以后，我犹豫着想要起身了。但没想到被雪之下一把又拉回到了椅子上。

“……（赢了就想走吗）”

无言的压力中明确出现了这种含义的信息，我和雪之下通过眼神心意相通了。消极意义上的。

就算尝试再多次也没用的啦。我对于这种对战游戏算是从小耳濡目染，就连材木座也无法在这款游戏上战胜我。你才刚刚接触，技术欠缺一点也算正常嘛。

虽然我一脸无奈地对她这么解释了，但雪之下依旧沉重地对我摇了摇头。完蛋了，这个人已经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她绝对是那种“直到自己赢为止你都不许走”的输不起玩家……

我又不能离开，放水又会被她识破。所以只能乖乖地做好，又跟她乖乖地打满了一场小队赛。毫不例外，又是几乎无伤的一串三结局。

赢得比赛后，我尽量用和缓的语气开口道。

“所谓电子游戏就是这样嘛，没有时间的积累是很难变强的——当然我荒废时间在这种事上，本身就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就是了。”

怎么样，这番说辞应该照顾到雪之下的脸面了吧？我刚刚准备就势自然地站起身来，结果肩膀上发力的纤纤玉手还是让我坐回了原位。

“继续。”

“……哦。”

雪之下冷冰冰地突出简短的词汇，其中蕴含的重量让我不敢丝毫轻举妄动了。

空气中传来微微颤抖的吐息声，我偷眼看向旁边脸色发红，眼角微微湿润的女孩子，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那个……你不会，哭——”

“你在说什么蠢话，是故意在讽刺我？还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嘲弄我？不可能有人会因为区区一款游戏哭出来吧，又不是计较得失的小孩子。胜负且先不论，难不成我就像是这种通过电子游戏获取无谓虚荣感的人吗？真令人失望，用自己可悲的生存方式度量别人。”

“……好啦！我知道了啦！别生气，是随意揣测别人的我不好！”

最后还是竭尽全力地放水，才让不甚高兴的雪之下取得了胜利。

这种无论对错，男方首先道歉的男女相处方式才是健康的呢。总感觉有种安慰无理取闹小孩子的感觉……

·

第六章、星雨之下，与她交织的二人物语

·

·

当我意识到还有“焰火表演”这档子事的时候，距离零点仅仅只有十分钟了。

而且，此时此刻的雪之下正趴在娃娃机面前，盯着玻璃柜中的玩偶发呆。

看着这样安静入神的女孩子，我原本到嘴边的话也随之咽了下去。

揣摩着自己应该说出口的语言，我佯装无事地开口问道：

“想要哪个？”

似乎是没有料到我来到了旁边一般，她的肩头轻轻一抖。用眼神确认我的存在之后，她叹了口气，若无其事地重新站立起身。

“哪个也不想要。我知道的哟，所谓的娃娃机都被厂家在暗中做了一定的手脚。想要投机取巧以少赚多绝对是不现实的。”

“相当理性的发言啊……”

雪之下的反应也算是在我的意料之内。比起一般女孩子相对感性的思考方式，她的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更不掺杂个人色彩一些。

所谓的理科生的思考方式吗？……虽然她选择了文科就是了。

嘛，当然这其中也混入着她的小小兴趣和喜好。比如说潘先生、潘先生、猫咪和潘先生什么的……娃娃机内吸引雪之下目光的，多半也就是潘先生的玩偶吧？

“……”

啊，等一下。

仿佛是某个被遗忘的记忆开关突然被打开了一般。我和雪之下目光交汇在一起。

“……潘先生的限定周边。”

——糟了，完全忘了。

说实话这种玩偶对于我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我压根就没觉得它有哪点可爱，丢掉它也不是觉得太可惜……但是，雪之下看起来却相当中意。

真是不可思议。就因为雪之下的喜好，我竟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那玩意儿的看法……如果和她呆在一起时间更长的话，我也肯定会被改变更多。

这对于我来说是正确的吗？——我不知道。但我打心底里认为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所以并没有理会这个只出现过一瞬的疑惑。

“……全是比企谷君的错。”

“不要一脸失望地把问题甩到我身上。”

说白了，还是你姐姐给我们的精神冲击力太大了啊。

“我说，你不要摆出一副不可置信的‘痛失好球’一般的表情了。既然在意的话，回萨贝利找找不就行了？”

其实用棒球术语来形容她还是比较浅显了，雪之下现在完全是三国志里自诩谋定天下的周瑜，结果被诸葛孔明略施小计蒙骗的样子。就差用油性笔在脸上写上“不可置信”这四个大字了。

“萨莉亚……现在应该已经打烊了。”

“至少先去看看嘛。不然第二天再到店里问问不就好了？实在不行的话就改天再点一次套餐。”

“再点一套？从常理来看说的也是呢……不、还是不行。”

雪之下缓缓地摇了摇头。

“为了周边而购买套餐本身就是买椟还珠，是没有节制的浪费行为。而且这个周边……”雪之下低下头，声音越来越小。“不是你特意送给我的吗？”

“……！”

雪之下似乎意识到自己说出了令人害羞的话，后知后觉地愣在了原地。

心脏下意识地剧烈跳动了起来。但又没有办法去直面雪之下的眼睛，这就是社交技能低下所带来的弊端吗……？

“呃……如果这么在意的话，你想要多少，我都会送给你的。”

“也、也是呢，这种莫名其妙的话，还是忘掉比较好。”

我眼神飘忽不定地望着窗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说显得太厚脸皮了一点，于是最后赶紧又加上了一句“反正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我真是有够逊。

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再去店里看一看。寻找丢下的周边是一方面，而且对于我来说，也需要更宽广的环境来让我好好缓一口气。

·

该说是美少女的魅力吗？今晚跟她呆在一起总是会感到心神不宁，而这份感觉也明显跟由比滨、一色所带来的有所不同。

再一次准备穿过那短短的走廊时，雪之下停下了脚步。她有点不安地偷偷瞟了我好几次，当我回望时，她又自作镇定地看着前方。

“……我知道了啦。”

我深吸一口气，再一次牵住了雪之下的手掌。

“唔……只是想让你走在前面，为什么你又自作主张地凑过来了…”

我没有理会雪之下越来越微弱的抱怨声，而是再一次向前走去。她也像一只乖巧的猫咪一样，轻轻地挪动着脚步跟在后面。

糟了……

表面上装作和平时没有两样，开口说出的也是先前似是而非的话语。但说实在的——我的心脏都要跳动地宕机了。

二十几米的距离，实在…太短了呀。

虽然这样说有些不太好——但我真心希望，雪之下所惧怕的黑暗能够再长一点。

·

已经走过了那一段没有灯的走廊，现在是不是应该放手了呢？

我知道的，雪之下是非常聪明且善解人意的女孩子。她冰冷的外表之下，有着比他人更为摇摆而柔软的内心。

如果此时我稍微松动手指的话，她一定也会自然地放开我吧？当然，如果她有放开的想法，我也一定会自然地配合她的。

但是，我并没有松开。

不愿意放开。

为了相应自己自私的想法，我稍微加重了手上的力道。

“……”

仿佛是回应我的念想一般，雪之下也扣紧了我的手指。

千叶的夜景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了。人们在路灯与霓虹之下显露出了微弱，但却清晰的身影。

“……又是偷袭。”

“没有吧，是你站在那里等着我牵你的。。”我用干涩的喉咙寻找着合适的借口。“你不是看不清吗……这是没办法的吧？”

“是啊……这是没办法的。因为比企谷君会帮我辨明方向，我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倚靠你呢。”

对，因为雪之下在黑暗中难以看清，所以我不得不牵住她的手；因为她的身边只有比企谷八幡，所以她也就只能倚靠我。——这就是理由。

……但这种牵强的话，真的是理由吗？

突然，远处的人群嘈杂了起来。

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一束如星雨般繁华碎散的烟火于夜空中爆开了。

已经零点了啊。

虽然只是一瞬间的光亮，但雪之下的侧颜在那一刻清晰无比。含糊暧昧的思绪仿佛被冲破了一般，我和她在闪烁的余晖下将目光触碰了一瞬。

我和雪之下在这一刻，终于正视了彼此。

·

我和雪之下在人群的后方，肩并着肩抬起头，看着天空中闪烁飘洒的烟火缎带。

雪之下呆呆地抬起头。像是头一次见到奇异世界的小孩子一般的眼睛，映照着空中宝石般璀璨的星火。

爆炸吧、闪耀吧、飘散吧。虽然依旧是春寒料峭，但在寂寥的夜空中闪耀，反而更容易散发出温度。

卡通形象的可爱动物，公主手捧的花束，王子们头戴的王冠。最后在夜空中凝结成的大大的“25”数字，像是流星暴雨一般倾泻而下。

不同于远处发出欢呼的人群，我和雪之下谁也没有作声。因为在此时开口的话，总感觉会惊扰到一些安静而脆弱的东西。

此时此刻我和这个女孩子，大概看起来像是很不搭调的情侣吧……

“真是不得了，简直是不输给烟火大会的等级啊。”

我这样尝试着开口道。

雪之下没有回应我，她的眼睛依旧追逐着夜空中最后的一丝光亮。直到最后的一束烟火在夜空中销声匿迹的时候，她才发出微弱而又纤弱的呼吸。

“烟火就是这一点不好。”

“哪一点？”

发现我没有察觉出她话语中的含义，她微微地露出了满足而又稍显落寞的微笑。

“一束烟火从升起到散落，在天空中遗留的痕迹仅仅只有几秒。而真正闪耀的时间更是只有短暂的一瞬……无论是多么璀璨、多么珍贵，都是如此。”

“……只能如此吧？如果想要吸引大家目光的话，就算是把自己引爆也会死在所不惜的。”

我整理着自己的思绪，这样说了出来。

“不。”雪之下摇摇头，她慢慢地把手背到身后。“比企谷君，你应该是最理解的才对哦？烟火将自己燃烧殆尽，从来不是为了吸引别人的目光。”

……没错。

在夜空中孤独地升向寂寞而空无一人的远方，是他自己选择的事情。他只是遵循自己的内心将自己引爆而已。

“但是……这样的烟火就是能够吸引别人。”雪之下轻轻地说道。“不喜欢的人，不在乎的人占据了大多数。他们并不关心深夜发生的事情，因为照亮黑暗而招人厌恶的事情也并不罕见……但是，依旧有人会因此感动，会为此驻足。”

因为这就是烟火选择的道路。我心里这样想。

可笑。荒谬。

仔细想想的话，雪之下到底在说什么呢？烟火就是烟火，它只是由无机物堆砌出的化学物质，自身命运被人拿捏在手里。哪里会有什么“自己的意志”呢？

但即便自己心知肚明，我却依旧被她的这番话所感动了。不，说不定我只是被她眺望着夜空的样子吸引了而已。

“如果这个夜晚一直这样安静下去，也没有谁会觉得有什么。但烟花放完以后，大家都会觉得寂寞……比企谷君，我又有点搞不懂了。”

语言无法突破桎梏。检索出的词汇，小心翼翼说出口的话语，在此刻都变成了词不达意。

女孩眼中倾泻而下的星火所代表的东西，我无法清楚地得知。但于此相对应的，我却又能清晰地感受到雪之下所说的“寂寞”究竟是什么。

“会觉得寂寞吗？”

“会哦……啊。”

我扶住雪之下的后腰，慢慢地将她拉进了自己的怀抱。

柔软、纤弱，而又不失温度。

细微的颤音从我的耳边传来，那时强行压抑着感情，故作冷静的声音。

“比企谷君，你可真是个卑鄙的人呢……如果在这时候抱住我的话，那我以后该怎么一个人面对夜晚啊……只要孤单寂寞的时候就会想起你，只要在烟火飘散之后就会想起你……实在是，太差劲了。”

这样说着的女孩子，将头慢慢埋进了我的胸口上。

·

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回到先前去过的萨贝利，拿到了遗落在这里的限定周边。雪之下把它宝贝地挂在了手机上。

我们沿着街边散了一会儿步，尚在营业的关东煮店散发着暖人的香气，我和雪之下各自吃了半杯。

伫立在街边的扭蛋机，我和她都没有扭到最想要的玩偶，但我们都没有觉得可惜。反倒生出了“啊，这个似乎也不差”的想法。

最后在长椅上坐着聊天的时候，雪之下有些疲惫地轻轻地靠在我的身上……

这就是现充所体验的吗？……不，这只是夜晚中两个寂寞且无聊的人吧。

·

漫画网咖，也就是所谓的漫画咖啡厅。其设计的核心理念之一便是“保证用户的个人空间”。

虽然是箱庭一般的小小房间，但是隔音与私密性却做的相当好。在付费购买的时长里会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啊，这就是我的房间”——这种让人感到安心的归属感。

这也大概就是我们旅途的终点站了吧？

“两个包夜小间，收您6000元。”

和蔼的店员小哥双手接过我递过去的纸钞，他沉吟一下，然后微笑着问道。

“不考虑开一个双人中等房间吗？里面有两台PC，设施也是一应俱全的——啊，当然也希望您和您的女友没什么激烈的亲密举动。”

……什么亲密举动啊。我难道看起来像是那种乱来的家伙吗？再说了，我和雪之下也只是想就近找一个休息的地方而已。我不动声色地摇摇头回应小哥，他也就不再多问了。

在我与柜台人员交涉的时候，雪之下已经先一步到房间去了。

说是房间，其实也不过是刚刚只允许人躺下的程度。于是自己也就不免产生了“比起满足自己来网咖的欲望，是不是寻找一个真正能让雪之下好好想休息的地方比较好呢”——这样的想法。

在大厅接了杯速溶咖啡，我回到了仅限一晚属于自己的小房间。

真好啊，有属于自己的毯子和坐垫休息，有免费的食品与饮料享用；即使无聊了也可以通过上网或看漫画打发时间——这小小的一方天地，正是所有人都可以躲避进来的室外桃源。

对了，刚才雪之下还对我说了“交涉完毕后来找我，我把自己应付的费用给你”。虽然很想拒绝，但让她一直等着估计也不太好……毕竟雪之下的性格就是这样嘛。

于是我起身来到门外，叩响了隔壁雪之下房间的门。

“那个，我进来了哦？”

长时间没有回应的声音，不会已经睡着了吧？

我慢慢地推开门。果不其然，雪之下已经把身体倚靠在墙壁上，她的呼吸均匀而又绵长。

睡着了……这也太快了吧。

这样想想，似乎从焰火表演之后，雪之下就是时不时地露出稍显疲惫的表情。。

这家伙虽然说自己很开心，但身体依旧是到了十一点就松懈下来的程度啊……我是不是太由着自己的性子，没有考虑到她的感受了呢？

毯子被雪之下裹得紧紧的，她将双臂交叉着放在自己的腿上。这可不太好，上半身不好好保暖绝对会着凉的。

我从自己的房间里拿出了自己的毯子，以绝对小心翼翼的姿态，慢慢地用手环过雪之下雪白的脖颈。

“……”

雪之下红润的嘴唇似开似合，缓缓的呼吸也带着让人瘙痒的温度。不、不妙，你这家伙根本就是毫无防备嘛！

……从旁人看来我就像是一个变态对吧？毕竟靠得那么近，简直就像是要偷吻少女的不义小人一样。嗯，当然这种想法我也可以理解就是了！

把毯子好好地披到她纤弱的肩膀上以后，我总算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回到房间里捱过这一晚就好了。

那么就，晚安吧。

……一个人嘟嘟囔囔地装模作样，我好恶心啊。被人听到完全就是社会性死亡了啊！

我刚准备起身，一只白皙而又有力的手就拉住了我的领口。

“诶？……你，你没有睡着吗？”

雪之下露出了计谋得逞的微笑。她没有回应我的话，而是轻声开口道。

“没想到比企谷君也会做这种事情呢。的确，蛮有现充的感觉哦。”

“你是说毯子吗……我大概也只是从NHK现学现卖而已。”

……什么叫“现学现卖”啊。

“今晚做了很多事呢。”

“是啊，像是笨蛋一样地在深夜玩闹。不过说实在的，到最后已经不算是‘体验现充’，只是单纯地瞎玩了吧。”

“但是……我很开心哦。”

雪之下用力地抱住膝盖，蜷缩在披在肩膀上的毛毯之中。

少女的声音暖暖的，没有了丝毫平日中的冰冷与锐利。——对，就像是猫咪一样。小小地陪伴在你身边倾诉着什么，全身都散发着想让人保护的气息。

是因为疲惫的缘故吗？我不清楚，但这一幕光景的的确确地将我吸引住了。

想要抱住，想要陪伴在她的身边……但是，我也没有冲动地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

只要这样看着她就好了。

“比企谷君？”

“……啊？”

出乎意料的呼唤声让我没有反应过来，一时间愣在原地。

雪之下看着我的样子，噗哧地轻声笑了出来。她团起盖在腿上的毯子，一下子扔还给我。

“……晚安哦。”

·

夜的末端。

等我回过神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海边。天色是黎明前最后的深蓝色，路灯也没有灭掉。

虽然千叶市的确是临海的，但眼前的景色我却并没有见过。

工业的灰色，这是码头吗？身后是电车铁轨，也就是说这里大概是京叶线……想要回家的话，恐怕要费好一番功夫了。

空气是微微湿润的，海潮的鸣响也似有似无地传到我的耳中。无论哪一点都在确认无疑地告知着自己这一点：这与我平常所处的地方相差甚远。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来着……感觉肩膀有些冷，我忍不住抱紧了双臂。

不过，比起这个问题，我更在意的是那个少女。

那是一个从视线彼端走过来的女孩子。她平静的脚步声仿佛是潮鸣乐章的一种点缀，美丽的面容微微而笑。但是莫名又有一种……说不出口的孤单。

仿佛经历了一场本不属于她的狂欢，即将迎来梦醒时分的样子。

我张了张嘴巴想要呼唤她，但是出口的却是另一番语言。

“会觉得……寂寞吗？”

“会哦。”

似曾相识的桥段，我似乎对她说过相同的话。

女孩子轻轻地牵起我的手，向前一步，再向前一步。她的脸颊距离我近在咫尺，我甚至能感受的到她微微的喘息声。

“但是，我会永远记住这一晚的……绝对，绝对不会忘记。”

然后，少女踮起了脚尖。

柔软的，温热的感觉……这就是接吻吗？我想要说出的话被这样隔断了，我感到全身动弹不得，甚至就连回应这个吻——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

（为什么说出口的，是这种宛如离别的语言啊……）

轻轻地，女孩就这样后退了一步。

“虽然感觉有些迟了，但是……”

嘴角僵硬地勾起。我想告诉她不要再说了，想让她真正发自内心地笑起来，想让她不再感到寂寞。

轻描淡写的一吻——不，这是大概屈从于理性的，克制的亲吻。

她用饱含感情，但是却又难以言喻的轻柔声音开口道：

“八幡君——我喜欢你。”

·

……怎么回事？

再次醒过来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头昏脑胀的……这算什么啊，是因为太累、还是因为在不熟悉的地方睡觉的缘故？这种睡眠质量根本就不能缓解压力啊。

想到这里，我重新确认着眼前的景色。

我在狭小的三叠室里，以裹着毯子的方式半躺着睡着了。摆放在眼前的是闪烁着电源灯的PC，半杯没有喝完的速溶咖啡被搁置在，先前暖热的温度早已冷却了下来，仿佛在埋怨着我为什么把他就这样丢在了一边。

掏出手机确认了一下时间——现在是五点半，这个时间段与我这样的人来说，理应是无缘见到的。

……说起来，刚才在梦里朦朦胧胧地见到了什么？像是雪之下的女孩子，文静的少女，在黎明破晓前的铁轨，海岸边上的潮鸣声，空气中蔓延的潮湿触感，最后的接吻。

——当然，还有她那仿佛是道别一般的，温柔且悲哀的告白。

“……！”

我突然感到了一丝莫名的不安感，这是一种迟来的寂寞。供人娱乐的电脑，冷掉的咖啡，打开的加湿器……因为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只有我一个人。

大概在这样的时间点，像我这样已经清醒的人也不在多数吧。

糟糕，好想找人说说话啊。

把已经完全冷却的咖啡一饮而尽，我直起身来。为什么啊……为什么会诞生这样的情感？想要交流？想要倾诉什么吗？我又不是那么脆弱的家伙，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可以交心的对象。

难不成是与雪之下一起的这短短一夜，让我产生了这种感觉吗？还是因为刚才那个梦，让我不得不直面自己了？

就在我近乎呆滞般地盯着手机屏幕时，我突然发现了右上角显示的收信提示。

收信？我并不经常line，毫无疑问是短消息。我赶紧手忙脚乱地操作起手机来。

在我点开最新消息的一栏时，我怔住了。

看了一眼收件人，读了一遍，又逐字逐句地低声念了一遍确认。我感到自己手脚有些僵硬地站起身，走到雪之下的隔间门前。

试探性地敲了敲，然后缓缓地将门推开了。

毯子，我给她披上的毯子整整齐齐地叠在桌子上，房间里没有丝毫动过。规整地就像是从未有人进入一样。

……不在。她走了。

·

短信的发信时间是五点，也就是说，她在我还处于睡梦中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

要去找她吗？

就算去找她，去哪里找呢？这段时间足够她步行走回家里，也足够她重新回到她母亲的家中……她这么做也肯定有她自己的道理，我又有什么理由去找她呢？

我眼神空洞地望着玻璃窗外的街景。夜空早已不再漆黑，随着地球自转的缓慢进行，城市已经展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颜色。

简直是魔幻般的景色……简直和梦里的一模一样。

那大概是梦吧。

那确真听到的话语，那确实感受到的触感，都是梦吧……不，说不定与她一起相处的这八个小时也仅仅只是梦罢了。

雪之下……我好想你啊。

·

From：雪之下雪乃

Title：再见哦

·

第七章、于是，一切又将归于沉寂

·

·

在春假剩余的几天里，我没有再见到雪之下。

在那天之后，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重新装配了钥匙，家人也在当天提前回到了家；可爱的妹妹在为即将到来的新学期雀跃地做着准备，期间还收到了材木座发来的“要不要一起狩猎”的邀请邮件。

而我也继续着自己独来独往的生活——漫无目的地读书，偶尔玩玩儿游戏，在父母的命令下打扫房间什么的。

总的来说，就是与往常一样一成不变的生活。

一成不变有什么不好？一成不变就意味着稳妥与安定，代表着不会出差错的平静。

以前的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不，现在的我依旧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哥哥？饭再不吃就冷了哦。”

换言之，我也会继续贯彻着自己一贯的原则。

当然，除了一直逼迫自己不去想的那个人就是了。

即使思考也没有结果，甚至也可能只是我一厢情愿地在伤脑筋而已。这样想想的话就更没有动力了。

“哥哥。”

毕竟那天夜晚所经历的事，再怎么说也太过虚幻——

“八幡！”

小町终于忍不住地怒喝出声，手中的汤勺重重地击打在我的头顶。这一下颇有威力，总算是把我的思绪打了回来……我说，用汤勺打头不会觉得脏吗……

“怎么了？突然对亲人施加暴力，我没记得有这样教导过你哦？”

面对我一脸疑惑地发问，小町重重地叹了口气，摆出了一副看待白痴的表情。

“我说啊……哥哥你是真的没有意识到，还是在装傻呢？”

“哪一方面上的？装傻可是人类在社会交际上不可或缺的技能之一哦，每天大家都会装傻吧？二十几次左右。”

“……二十几次也太多了吧。不对，小町想说的不是这个。”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呢——我用这样的眼神望向她。

我的妹妹歪了歪脑袋，然后用纤细的手撑起脸颊……这是在模仿什么？福尔摩町？

“八幡先生！”

“……在。”

还挺像模像样的嘛。

“自从和雪乃姐姐一起出去以后，哥哥就变得很奇怪。说实话，是不是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了？”

“哪有变得奇怪。”

“一天天魂不守舍的，总是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而且有时会半夜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地发呆。这难道还不算奇怪吗？”

“……”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跟小町讲讲嘛。”

不免苦笑出声了，一是恍然大悟般地察觉到“原来自己做了这种蠢事吗”，二来则是因为无可奈何。

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实在是很难讲清的一件事。况且就连我自己，有时都会荒谬地自问“那天晚上的事情，到底有几成是真实的”。

我当然知道，那天所有的事情都是确实发生的。只是一头乱麻让我害怕去面对而已。

明明抱着舍弃一切的心情上前了一步，明明已经抱着决绝的心态告别了过去——但最终，我所追求的东西依旧化为了泡影。

“你知道小雪乃为什么在沉默吗？——因为她自己也知道，她一定会跟我回去。”

我再一次回想起了雪之下阳乃的这句话，不经意间打了一个冷战。

我真的喜欢雪之下吗……或者说，雪之下真的喜欢我吗？她想要寻求会不会只是一个能够让她真正独立的契机呢？而我，是不是也仅仅只是想向外迈出一步而已……而雪之下，只是距离我最近的那个人呢？

……不过不管怎样，小町这边必须要先应付过去才是。

“不要太担心我啦”我模仿着平日里自己的姿态，油嘴滑舌地连自己都觉得恶心。“这种情况可是自闭社交的通常情况，就像是卡玛库拉一样，每个孤立生物都会有孤芳自赏的几日……”

“哥哥！”

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小腿熟悉的位置已然感受到一阵熟悉的疼痛。

在我反应过来之前，小町赤裸的足底已经猛烈地踢击中了我的小腿。桌上的碗筷发出了骇人的震动。

“疼！……至少不要一直踢同一个地方啊！”我条件反射般地倒吸凉气。

“乖乖忍住！……诶，除了小町以外还有人踢过你吗？”

意识到自己把不该提及的话脱口而出了，我赶紧忍受着痛苦佯装无事。

“你听错了吧，没有的事。”

“是雪乃姐姐吗？”

“为什么你会这么笃定啊……”

小町敲着筷子，故作严肃地撇着嘴巴。随后她似乎意识到保持这样的样子会很麻烦，所以松懈一般地叹了口气。

“哥哥的事情小町都很清楚，毕竟啊，我们可是从一个母亲体内出来的兄妹啊。虽然我不像哥哥那样无可救药，但哥哥能感受到的，我大概也能感受得到。”

小町站起身，背着手缓缓地走到了我的身后。

“就像上次那样把事情好好地说出来吧。哥哥先前陪着小町备考的那么辛苦，我也偶尔想做一些兄妹间的回馈服务哦——啊，刚刚那句话在小町语录中得分会很高哦。”

“……”

什么啊，竟然拿亲人这层关系来进攻，这也太犯规了吧。

嘴角不禁微微勾起了一个稍显苦涩与无奈的弧度。

是因为雪之下的缘故吗……说什么自己实际并非是坚强的家伙，感觉似乎把我也要同化了嘛。

“所以——这次也会是很长的故事吗？”小町歪了歪脑袋，会意的笑容中露出的小小虎牙。

比企谷八幡其人，周身有着一层厚度惊人的防护膜。

孤僻、自闭、不合群——即使是被冠上这样的帽子，他依旧愿意就这样将自己好好地包裹起来。这是一个不与任何外部电源接驳的绝缘体，在杜绝了他人的同时，自己绝也不会主动向外触碰。

实际上，我所生活的这十几年以来，大部分时间我也正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我才会产生挫败感吗？

……不，这其实也并非挫败感。

我自己心里其实也相当清楚。

在别人眼中相当轻易就能做到的事，在我这边则根本就是无法想像的。所以才会望而却步。

最重要的，恐怕是自己还对雪之下心生幻想吧……

强加给对方期待，觉得她和自己是一样的人。如果说的更加偏激一点，则是“只有她和自己是特别的”。

再一次切真认识到自己的天真，简直是令人反胃的级别了。心里抱着高人一等的可笑想法，心里却心知肚明地明白自己得不到幸福。

比企谷八幡其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扭曲又可怜的个体。

这份可怜并非源自于“孤独”，而是出自于“比企谷八幡”本身。

·

小町默默地倾听着我的讲述。她端着水杯，将自己小小的身体蜷坐在沙发上，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

这么给妹妹添麻烦的家伙，除了我以外应该也没有别人了吧……

说实话，我平淡的讲述没有一丝波澜起伏，甚至找不到什么重点，说话也断断续续的。但小町依旧听的很认真。

萨贝利、阳乃、游戏厅、烟火、网咖——虽然我省略了不少不必要的细节，但大致的情况也算是说清楚了。

“……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雪之下。”

到此为止，整篇叙事的最后一个尾音被我轻淡地吐了出来。我偏过头看向坐在身边的妹妹，眼神蕴含了“你怎么看”这层意思。

我家妹妹向来是非常善解人意的，在我所缺失的人际交往领域也称得上是如鱼得水……如果是她的话，应该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吧？

我和小町无言的对视着。我觉察出她似乎在酝酿着某种情绪，所以我也在用自己浑浊的死鱼眼努力捕捉着她的表情。

沉默半晌，小町总算开口了。

“哥哥。”

她的声音似乎在微微发颤。

“什么？”

“哥哥……真是太好了！”

“……哈？”

我实在没有想到小町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原本低落的心情有点懵。

小町开心地喜极而泣，她开始做作地扬起手背擦去不存在的眼泪。

“小町……小町很开心哦。自从哥哥上高中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这么主动地为女孩子……不，为了人类而苦恼呢。”

“这种说法总感觉很奇怪……”

“上一次哥哥这么纠结，还是在跟初中同学表白之前呢！那个时候啊，每天都像着了魔一样地看着手机，小町记得清清楚楚哦！”

“……不要让我回想起那时候的事啦！”

用颇没好气的态度吐槽了她。

因为太过不正经了，所以我抱着她是在插科打诨的态度给了她一手刀——但是这家伙却又不像是开玩笑，她小小地抱着膝盖，脸上表现出来的是暧昧而又感慨的微笑。

“我知道的，哥哥不想提起那时的事情。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小町才会开心的哟。”

她把自己纤细的手指对在一起，轻声说道。

“正是因为哥哥曾经被毫不留情的伤害过，所以自己才会变得畏首畏脚，裹足不前吧——小町大概也能明白，哥哥为了向雪乃姐迈出那一步究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虽然痛苦，但这正是哥哥终于正视前方的证明哦。

肩膀受到了重压。像是在声明“我说完了”一般，我的妹妹像是布偶一样靠在了我的身上。

“……一直以来辛苦了，哥哥。”

内心中某段柔软的弦似乎颤动了一下。仿佛是不愿意被提起的事被挑明一般，也似乎是因为小町无所顾忌的表达出的亲热与好意……我感到双颊有些发烫。

没错，不善于表达情感的比企谷同学就是这么逊啦……

我偏过头去，含糊其辞地敷衍道：

“说来说去，你也只是装模作样地在安慰我而已嘛。实际性的解决方法，根本就没有说哦。”

“什么嘛，只要能做到‘安慰哥哥’这一点，就已经是满分妹妹了好不好。啊，刚才小町的煽情表演可是破纪录的超高分！”

“……真是肉麻。别想用这种拙劣的手段讨好我，我的妹控之魂可真的会觉醒的。”

“呜哇，真恶心。”

小町条件反射般地退离到一边，脸上的厌恶感棱角分明……我的妹妹果然没有这么可爱。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虽然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什么帮助，但我感到心境明朗了不少。

“哥哥，就算是看到小町这么多年的野望与夙愿上，不要放弃哦。”

“……你先查清‘野望’和‘夙愿’的含义再这么说吧。”

……对，这次的话，我是不会放弃的。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是这样想的。

比企谷八幡其人，周身有着一层厚度惊人的防护膜。

虽然他是一个是绝缘的、无人问津的、无可救药的可怜家伙，但当他看到真正所向往的东西时，还是会忍不住地扭动着躯体，以决绝的姿态向外伸出手。

——即便可能会亲手将自己的防御粉碎殆尽。

没错，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扭曲又可怜的个体。

·

幕间·少女的决意

·

时钟一帧一帧地跳动着，手机上的时间即将跳动至数字“5”。

糟糕，因为一直想着比企谷君的事情，反而睡不着了……

内心的寂寞与些许的惶恐几乎要把我整个人都吞噬殆尽。尤其是在那样的夜晚，越是想起先前的喧哗与快乐，后知后觉的孤独感就会愈发猖獗。

夜色带来了一丝凉意，我慢慢地坐起身，再一次抱紧了裹在身上的毛毯。这是比企谷君给我披上的，先前的自己耍了个小聪明，偷偷地把我房间里的毛毯还给了他。

我知道这仅仅是心理作用的缘故——但我还是觉得身上的布料，会残留着比企谷君的温度。

“……这不就跟变态一样了嘛。”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许不妥以后，我察觉到自己的脸颊似乎微微有些发热。赶紧把毛毯的一端扯到眼前。

“如果不是因为你能发挥一些作用的话，我才不会把这种散发着失败者与自闭气息的廉价毛毯披到身上呢。既然已经占到了便宜，就好好发挥自己社交困难的特性，安安静静地闭上嘴给我发热就好了！”

我摆出了平日里的样子，义正言辞地把这些话清晰且快速地说了出来。

我望着手里的毛毯……如果是他的话，应该会不耐烦地回应道：“明明自己才是受惠的一方，为什么还要这么露骨地指责我啊——虽然社交困难什么的的确无法反驳就是了。”

感觉到自己模仿的惟妙惟肖，我满意地露出了笑容……等等，我一个人在演什么双簧啊！如果被他看见可就糟糕了……不，说不定我也在内心里悄悄期待着，自己这样的一面被他看到。

……我到底在干什么啊，简直无法正常思考了。

我的心里很清楚，自己的这副样子正是拜他所赐。自己似乎也越来越依靠他，抱着“只要这样就好”的心态，想要和她一直在一起。

但是，这是我所不能够接受的。

面对这样的比企谷君，我无法坦诚地回应他……明明都被比企谷君那样对待了，结果自己却依旧无法回应他——这样半是懊悔、半是自责的心境在小小地煎熬着。

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才必须要离开。

沉溺于“被比企谷君选择”的幸福之中，只会让我越来越迷失方向……况且如此软弱的我，还配不上那样的幸福。

我，是一个“无法做出选择”的人。这样堂而皇之将我一针见血的人，正是我的姐姐。也正是我强加给自己的目标，追求的对象。

“……但是，以后不会这样了。”

自己不可能一辈子都依靠着他，比企谷君想要守护的我，也绝对不是一味逃避的自己。

我咬了咬嘴唇，把带着温度的毛毯决绝地从身上拿了下来。

“比企谷君来替我做出选择”——说到底这个选择，也是比企谷君强加给我的。

这是身为雪之下雪乃的自尊所不能允许的。

既然比企谷君选择相信我，那我就不能再一味地躲在他身后了。蜕变为一个不再软弱的人——这就是我的选择。

我打定主意，跪坐带地上把毛毯折叠整齐。

必须要走了，如果再一次听到他的声音、被他挽留，我此刻的决心绝对会作废的。

起身，整理衣服，把房间的房卡交给了前台。玻璃橱窗外的景色是少见的深邃青蓝色，此刻正是昼与夜的交叉点。

……最后，就让我满足一下自己的小小愿望吧。

·

沉睡的男性，重重的呼吸似乎在暗示着他不太好的睡眠质量。我小心翼翼地踮起脚尖走进房间，缓缓地在他面前蹲了下来。

什么啊，只要不睁开那可疑的死鱼眼，这家伙还是挺帅气的嘛。

……不会把他吵醒吧？不，只要稍加注意尺度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

因为比企谷君半躺地姿势十分麻烦，所以我索性跪了下来。就这样用手臂支撑着身体，慢慢地开始接近眼前的少年。

这可是我的初吻哦……要记得珍惜啊。

感受到了他温热的鼻息，吹拂在脸颊的感觉痒痒的……我闭上了双眼。

“我会永远记住这一晚的……绝对，绝对不会忘记。”

轻声呢喃着这样的话语，我缓缓地覆上了他的双唇。

说实话，这与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其实我希望的本是更为浪漫的场景。。。像是老电影里的海边，或者铁轨之类的。虽然我知道“浪漫”这个词和我不太搭调，但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不敢进一步温存与索取，我从浅浅的亲吻中分离开。也不知道他到底感受到了什么，他的呼吸渐渐地和缓起来。

……亲一亲就好了，跟小孩子一样。

那么，我也该离开了。

慢慢地扭动着门把手，我小心地保持着凌晨的安静。

张了张嘴唇，最后还是闭上了。这样就好。

我用只能让自己听到的小小声音，轻轻地开口道：

“虽然感觉有些迟了，但是……八幡君，我喜欢你。”

·

From：雪之下雪乃

Title：再见

比企谷君，当你看到这条简讯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离开了。不辞而别是我太过任性了，希望你能够谅解。

比企谷君，能让我们暂时回到先前的关系之中吗？

你一定觉得有些残忍吧……明明两人已经留下了这样的回忆，但是我却自顾自地说着这些不近人情的话……但请你一定要相信我，这其中是有我的理由的。

再一次相遇的时候，希望，我能以真正“雪之下雪乃”的样子出现在你面前。

·

·

高中二年级最后的假期也结束了，学校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伤春悲秋时间。

毕业生大概都是这样的吧——在临近终点的时候，无论是多么讨厌的人都变得顺眼起来，无论多么不堪的回忆也会镀上一层桃色滤镜。就像是在网络上经常提及的“XX症候群”一样，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开始追忆起过往的时光来。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马上就要升学或是就职，原先舒适稳定的环境也就不复存在了。

等到我毕业的时候，班上估计也有不少这样的家伙吧。想想初中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故作热情地向我要了手机号，然后再也没有联系过。……也就是说，眼前的这些故作姿态的学长学姐，看起来丝毫都没有成长嘛。

不过现在的我并没有理由去评判他人的人际关系就是了……

简而言之，我和雪之下的关系再次回到了从前。

就像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都是虚假的一般，我和她同时保持了缄口不言的状态。如果眼神对上了就赶紧移开，就算交谈也会刻意避开一些敏感的话题——这样的情形在侍奉部并不少见，就算是由比滨也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异样。

唯一的不同，大概就是我与雪之下独处的时候了。

我常常能感受得到雪之下似有似无的视线，我有时也会忍不住地想要看看雪之下此时的样子。——还有一点，就是我和她并不怎么斗嘴了，无言的沉默代替了先前的冷嘲热讽。

怎么说呢，这和总感觉真是让人在意……

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心照不宣”吧。

翻动着手中的文库本，我不自觉地微微叹了口气。这细微的异动并没有逃过雪之下的耳朵，仿佛是以此为契机般，她合上了手中的杂志。

她并没有正视我，而是有些刻意地别了别发束，缓缓开口道：

“关于我们侍奉部的活动，我想先暂停几天。”

我知道她还会做出相应的解释，于是就闭上嘴望着她。

“马上就要到毕业舞会了……学生会的委托也越来越多，已经不是再优哉游哉的时候了。”

“学生会的委托？一色那家伙又来拜托了吗？”

雪之下看到我疑惑的样子，轻轻地笑了出来。

“不是哟，这是一色私下委托我的事情。因为杂务、记录、场地之类的琐事已经全部都解决了，所以暂时也不需要你跟由比滨同学一起来帮忙了。”

“那你的工作是？”

“作为特别顾问，在各个方面上辅佐学生会主席——这也是一色同学想法，要在我们升入高三之前，好好把她培养成真正恩呢挂钩独当一面的领导人物。”

“……这样啊。”

原来如此。

非但没有感到自己因为被隐瞒什么而不满，我反而舒了一口气。这大概也是雪之下为了自己所作出的努力吧。

侍奉部要暂时停止活动吗……不过，侍奉部的活动本身就要到尾声了吧。升入高三之后，所有的社团成员都要更新换代，我们三人也应该是需要退部转而安心学业的老人了。

也就是说，侍奉部在不久之后就会消失不见了……

……我怎么自己也伤春悲秋起来了，这不就和那些毕业季的学长们一样了嘛——况且我们还在高二，以后有的是机会再见面。

按压住太阳穴让自己清醒下来，我开口问道：

“我当然能够理解，不过这些话等到由比滨在场的时候说不是更好吗？”

“……也是呢。”

雪之下慢慢地点了点头。她神色有些动摇，嗫嚅着轻轻咬住了嘴唇。仿佛是难以启齿一般，她张了张嘴唇，微微的红润攀上了她的脸颊。

空气似乎凝结了一般。不知为什么，看到雪之下的这副样子我自己也变得坐立不安了起来。虽然不知道她要做什么，但我还是下意识地坐直了腰板。

“虽然你现在听起来会觉得有些奇怪……但实际上，我曾有着‘想要当学生会长’这一愿望。”

我愣住了——我并不明白雪之下为什么要突兀地这么说。

“诶……是这样吗？以前没有听你提起过啊。”

“该说是被姐姐所影响吧，我确实没有说过这件事情……不，不如说我以前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听着雪之下娓娓道来的话语，我将某件事情重新回想了起来。

那是在上一次学生会换届的时候，雪之下曾经为了达成一色“不想当选”的愿望亲自去竞选，但那时的我却用小聪明说服了一色，帮助她成功当选了——于是，雪之下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

……确实是这样，那时的雪之下就已经流露出了想要当选的欲望了。虽说其中掺杂了阳乃小姐的些许影响，也有着“委托”的理由当作幌子，但雪之下无疑是想去做这件事的。

“…抱歉呐，都是我那时候自作主张。”我感到有些歉意。

“的确呢，从结果来看是你阻止了我，但这也并非是你的错……倒不如说，如果有你那般强烈意志的话，我大概已经如愿以偿了吧。”

雪之下露出了难为情的微笑。

“因为，虽然现在的我已经当不成学生会长了……但我已经可以正视这件事情了，也可以为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努力了，帮助一色同学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该说是亡羊补牢呢，还是想要对自己的心愿做出什么补偿呢……总之，我认为这是我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抱着微微羞赧情感的雪之下低下头望着杂志，这实在是很新鲜的光景。。。也就是在这时，仿佛是脑袋中卡住的线索重新接驳上了一样，我似乎明白了雪之下说出这些话的用意。

喉咙微微发干，我试探性地开口问道。

“雪之下，你不会是……”

该不会是为了想要证明‘自己已经在逐渐改变了’这一点，所以才把这些话说出口的吧？

……像是包含着“快来看哦，我正在一步一步地努力着，所以不用担心啦”这样的隐藏含义。因为出乎意料的有少女心，我似乎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逐渐加速。

当然，我也不可能把这样的话说出口。我只是不太好意思地把眼神投向书页，含糊地回应了一句：“这不是挺好的嘛，有你在的话，毕业舞会应该会很成功吧。”

仿佛是对我的正面回复有些惊讶，雪之下微微一愣，随即轻轻地勾起了嘴角。

……没错，在这个时候还不能说出口。

正如雪之下短信中所留下的讯息，她那时的离开是有理由的，而正因为那份“理由”，我能觉察出雪之下正在做出改变。

至少要等到毕业舞会的结束，才该把自己想说的话和盘托出。

我期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

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自己的母亲。

第一项挑战对于我来说就是非比寻常的难度……但是既然已经下定决心从比企谷君那里离开了，就不应该在这种时候犹豫起来。

回到家时已经是清晨了，但我依旧睡意全无。我怀抱着潘先生公仔躺倒在沙发上，思索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这句话说出来简单，但我已经从姐姐和妈妈的阴影中生活了十几年，就算自己对比企谷君声称“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会以‘真正雪之下雪乃’的样子出现。”但实际上做起来却是一件无从下手的事情。

而且说到底，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己”呢？……也许是我太过在意周围的变化与家庭的原因，让自己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吧。

如果向比企谷君请教一下的话，会怎么样呢？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在活动室与他见面的时候，他非常笃定地声称自己“不会改变”——即使是被他人以漠不关心，甚至是厌恶的情绪对待，他也能坚持着自己的这份个性。。。这本身就是一件相当令人钦佩的事情了。

不、不行，我不能再去麻烦比企谷君了。倚靠他的话，自己一定会变的越来越软弱的……而且说到底，这与比企谷君也没什么关系。

……

再次翻身坐起的时候，已经是将近十点了。因为思考的太过投入，所以不小心睡着了吗……

……头有些晕，不妙，是熬夜的后遗症。

这种时候与其说遵从内心的欲望，再蒙着头睡一觉。不如活动起来，让自己的大脑好好清醒。否则生物钟会逐渐紊乱的。

“……今天，是阴天吗。”

外面似乎淅淅沥沥地在下着小雨，我拉开百叶窗望着窗外灰蒙蒙的景色。不知道比企谷君有没有好好回家呢？如果不能证明他是户主的话，是不是还要联系警察啊……

这样的想法刚刚萌生在脑海中，我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可笑——比企谷又不是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何必要这么担心他呢。

也就是在此时，我的口袋中的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是姐姐打来的电话。

难不成是母亲要问责昨天偷偷溜走的事情吗……感到内心有种抵触的情绪，但我还是选择了接听的按钮。

丝毫没有给人留下准备的时间，过分做作的装嫩少女声音就毫不顾忌地响彻在耳边。

“小雪乃~有没有睡醒啊？姐姐就开门见山地问了哦——同比企谷君昨晚的约会到底怎样了呢？姐姐想要知道细节啊，想要知道小雪乃是怎样和比企谷君卿卿我我的呢~啊！难道说，比企谷君现在依旧在小雪乃身边吗？难不成我这通电话有打扰到你们？~”

“我挂电话了哦。”

“哎呀，小雪乃超过分的，我可没有记得妈妈把你培养成了这样的孩子呢——”

啧。

…不知是不是姐姐话语中“妈妈”的字眼刺中了我，我原本准备挂断电话的手指犹豫了。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

“我？啊——”电话那边传来了“恍然大悟”一般的拍手声。“其实也没什么啦，也就是母亲要我来问问你现在的情况如何罢了。毕竟你昨晚走的那么突然，家里人也都很担心呢。”

“我很好……就只有这些事情吗。”

“大概就是这样了吧——哦，对了，母亲也希望你能在这两天去找她谈一谈哦。”

……这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吧。

虽然心中已经有了一定的觉悟，但依旧感觉太阳穴似乎幻痛了起来。

想要对母亲说出的话有很多，但内心却在抗拒着与她的见面……这个陪伴了我十几年的女性，在性格中似乎包含着令人无从反驳的气场。

但即便如此，自己也不能再次逃走了。。。不然的话，我下定决心从他的身边离开，也将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姐姐……请帮帮我吧。”

“可以哦。”

姐姐沉稳着声音，立刻答应了。

原本以为会受到嘲笑与拒绝的我，发出了滑稽而又讶异的声音。

“诶？小雪乃对我的回答感到奇怪吗？”

电话那边的姐姐发出了招牌式的笑声。

“我以为你又会说我，只会依靠别人……什么的。”

“说的不错。”姐姐痛快地同意了我的话。“但是，能够向着以前抗拒的人求助——这本身也是一种蜕变吧。”

“这算诡辩吗……”

“这是对于可爱妹妹的，一点偏心与溺爱哦。”

·

第八章、也许，这不是属于任何人的狂欢

·

“会长，礼花组最后的‘霞之秋舞’已经准备好了，请您作出指示吧！”

“好，全组准备进行十秒倒数！”

身着华服的一色彩羽已经顾不上换掉衣服了，她单手抓住高高的裙摆马不停蹄地冲入后台，带上耳机。雪白的脖颈已经变得汗津津的，细长的小腿也从裙下显露了出来。

“七、六、五——”

虽然依旧是气喘吁吁的样子，但她的声音中早已没有了先前的虚浮与颤抖，一种笃定而自信的气场从全身散发了出来。

“三、二、一——开始！”

【砰】

在一色彩羽发出指令的瞬间，樱色的烟雾从会馆两侧喷射而出，细碎的花雨也铺天盖地地散落而下。

此刻正是舞曲最高潮戛然而止的时刻，盛大的礼花将气氛一下子推至顶点。

仿佛被这突然的美丽吓到了一般，在零点几秒的空白之后，排山倒海的欢呼声才彻底爆发出来。

至此，毕业舞会的主会场一片欢腾——当然，除了欢笑以外，高三的学长们有的已经泛起了泪花。

“嘎哈……”

仿佛被现场的毕业生主角感染了一样，在我身边工作的学生会成员也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他们满足般地终于瘫倒在椅子上。但体力的虚脱并没有使他们的兴致低落，很快，在场的大家就心悦诚服的自发鼓起了掌。

“全都结束了，谢谢大家……”

这包含着尊敬与肯定的掌声，全部都是给予眼前少女的献礼。

一色彩羽——这个我曾经总是放心不下的家伙，泪眼婆娑地对大家鞠了一个躬。

也就在刚刚，一色所带领的学生会刚刚完成了整个总武高空前成功的集体活动——毕业舞会。就前来观摩的城迴学姐所说，现场的气氛甚至丝毫不输阳乃小姐曾实现的辉煌。

……嘴角忍不住浮现了笑容，这大概是欣慰与对她的肯定吧。

“前辈——”

一色踉踉跄跄地向我跑了过来，小小的舞鞋看起来不太适脚。她一下子扑过来抱住了我的肩膀……等、等等？大家都在看呢，不要哭唧唧地在我身上乱蹭啊！

我慌里慌张，赶紧想把怀中的少女推开。

“……这、这是干嘛啊。你也是学生会的领导人了，不要做这种不得体的行为啊。”

“但是，这也多亏了前辈们的帮助啊……”

“那都是雪之下的功劳吧——再这样的话，我可是会被你的部下干掉的哦？”

仿佛是看穿了我的窘态一般，旁边的眼镜副会长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就让会长暂时宣泄一下情绪吧。而且，比企鹅学长确实也帮了学生会很大的忙不是吗？这么长时间来我们都在依仗着学长，大家都很感谢你呢。”

出乎意料的言语，让我的身体一僵。

“啊？……你说什么？”

“就让会长暂时……”

“不，是后面的那一句。”

“……比企鹅学长，确实也帮了学生会很大的忙？”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自然的称呼我为“学长”。并非是一色那样半是玩弄的口吻，而是非常正经的，发自于寻常陌生人之间的“学长”。

虽然我自诩有十八种应对学校生活的特技，但在此时我却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这算什么？

眼前的学生会成员们，每一个都是绝不会与我这样的人搭上关系的家伙。在平常的生活中，我绝对不会多看这样的家伙一点。

仿佛是被置于讨厌的团队中间……不，似乎也并非如此。。。我害羞了？难不成我被这帮家伙的客套话弄的神经兮兮的？

……总而言之，赶紧说点学长应该说的话应付过去吧。

“……这是你们自己的功劳吧。怎么说呢、我也并不是想要为学生会尽力什么的，单纯只是为了社团活动罢了。要感谢的话，还是感谢你们的会长比较好。”

我用干涸的嗓音这样说道……糟糕，因为太过紧张，语气反而像是充满挑衅的感觉了。所幸大家都在兴头上没怎么在乎，就这样再一次鼓起掌来。

“……呜哇，好阴沉，有点让人不舒服呢。”

“好歹人家也是主动来帮忙的前辈啦，不要让他听到……”

……当然，夹杂在这其中地窃窃私语我也听到了哦。看在你们肯叫我前辈的份上就不追究了。

·

应该说不愧是懂得看气氛的人吗？学生会的成员们相互会意地点点头，然后纷纷起身前去收拾会场。大概是不想让一色感觉自己被注视着吧，真是太贴心了。

在大家已经走的差不多的时候，一色终于擦了擦眼角离开了我的胸前。她微微的泪渍已经在我的礼服上蹭得差不多了，此时已经完全是一副没什么所谓的表情……诶？

等等，原来刚才的那个是演技吗？

……近看的话，一色虽然眼睛微微有些发红，但表情已然没有了刚刚那份矫揉造作的感性与激动。

“……干嘛突然抱上来？”

听到我的疑问，一色小会长缓缓地吐了一口气。脸上一副“啊，总算大功告成了”的疲倦神色。

“还不是想要借此提升一下我身为会长的声望嘛，得到‘一色会长竟然谦虚的把功劳让给前辈，实在太伟大了’这样的评价——谁想到这里只有前辈一个人……就算不是叶山前辈，雪之下和城迴学姐也好啊。”

少女非常委屈似的，做作地撇了撇嘴。……你这孩子原来是打的这个算盘吗？只有我在场还真是对不起了啊。

“所以……嘿！”

一色再一次抱住了我的身体。

我被这突然的再度袭击弄懵了，只感觉到我的脖颈被温热的气体搔弄着。

“所以……这个才是给前辈的答谢哦。”

“……唔！”

不很轻、但也并不是没有节制，少女柔软的身体并没有停留许久，就小小地拉开了与我的距离。

仿佛是诱惑人的甜美恶魔一般，她微笑着摆了摆手。

“啊——这个只是义理拥抱哦。前辈可千万不要误会什么哦。”

“……我知道了啊，很烦。”

我僵硬着脸回应道。

“……”

一色微微笑了出来，但这份笑并不纯粹。

就像是惋惜夕阳即将落下的小孩子一样，她平静地背过身子。

“前辈。”

仿佛是力气用尽一般，她的声音有些小。

“前辈今天和往常不太一样呢。”

“是吗？”

“一直心不在焉的，似乎一直在等待着某个时间的到来。”

“……有这么明显吗？”

“相当明显哦，不光是我，其他人也都发现了呢……由比滨前辈甚至从中途就突然退场了。”

“退场了？”

“可能是因为害怕发生什么，自己接受不了吧。寂寞地笑着，说着‘身体不舒服’——就这样跑开了。这幅光景，就算是我也不忍心说些什么啊。”

内心仿佛是被揪了一下，我重重地吸了一口气。

……是这样啊，我甚至没有意识到她的离开。

但是，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退缩掉——如果再次犹豫的话，就是践踏了由比滨的温柔与雪之下决意，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背叛。

一色微微笑着，回过头来。不同于往常的，安静清亮的瞳孔映射着我的眼睛。

“呐，雪之下前辈的领舞工作也结束了……前辈不是有话对她说吗？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哦。”

没错……既然已经为此等待了这么长时间，就绝对不能再次裹足不前了。

地板反射出我的身形，只要穿过后台走廊的阴影，去见雪之下就好了。

“那我走了哦——谢谢你了，一色会长。”

这样说着的我，快步向场外跑去。

·

该说是“巧合”，还是“心有灵犀”呢？

以现在的视角来看的话，过往发生的一切，用“命中注定”这个词汇来概括才是最为正确的。

如果我并没有听从妹妹的建议，继续裹足不前，就只会留下雪之下一人独自等待；

若是雪之下雪乃胆怯于母亲的威严，对阳乃小姐闭口不言，我也无法继续向前吧。

就是这样难以言说的奇妙链接中，我和她开始迈步前行。

望着从舞台边侧走下的工作人员，我在缝隙中寻找着她的身影。

如果逆着人群挤进去的话，反而会显的更加混乱吧——所以，现在只要从出口等着她就好。

预感到这一时刻的逐渐逼近，我感觉到心脏跳动的愈发紧迫。我发现自己似乎在抗拒着这一刻的到来，但心底里却又对雪之下望眼欲穿。

怎么办？她为什么还不出来？见到她以后要怎么说？要去哪里说？要提那天晚上的事情吗？需不需要铺垫一下？

是因为我这些年来太过孤僻的缘故吗……不知为什么，原本想好的话语事到临头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无数个问题在我的大脑之中打转。

手心开始一点点地渗出汗水，我缓缓地抓住自己的衣摆。

仿佛看准了时间趁虚而入一般，我最不愿设想的、最糟糕的结果涌入了我的脑袋。

——会不会，这一切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呢？

……每当想到这个可能，我就会不自觉地开始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

“比企鹅？”

一只手突然按到了我的肩膀上。

仿佛将我紧绷的弹簧猛地放开一样，我下意识地向旁边看过去。

轻佻的脸庞上顶着一头金色的挑染头发，出现在我眼前的是相当意想不到的人物。

班级内最高团体的成员——户部翔。除了他以外，大冈和大和两个人也在。三人都穿着一身不太合身的燕尾服，脸上淡淡的妆容反射着灯光。

“……怎么是你啊。”

“诶？我们也是被邀请过来帮忙的啊——难不成一直没有注意到我？不妙啊超受伤！”

户部这家伙一惊一乍地捂住了胸口，做作地摆出了一副泫然欲泣的样子。他旁边的大冈和大和一边吐槽着“竟然被比企鹅给无视掉了”，一边笑的直不起腰。……行了行了，你们也别一见面就大吼大叫的。如果是同班同学的话至少把我的名字给叫对了吧？

……不过托这三个笨蛋的福，我原本莫名紧张的心情倒是稍稍舒缓下来了。

并没有过多言语，我的眼神中透露出“所以，干嘛要找我”这种讯息。

“啊，这个啊。”户部一副如梦方醒的样子，他拍了一下手。“刚刚那个——雪之下同学，她好像在找你来着。”

“……找我？你们从哪里看到的？”

户部沉吟了一下，和另外两个人确认了一下。

“是在去后台的控制室吧——就是乐活她们工作的地方。”

后台的……控制室？

我的确一直在一色那里帮忙来着，如果想要找我的话，首要想到的地方也是应该是后台。不过雪之下为什么要去找我呢？按照常理来说，她应该从这边下台去换衣服才对啊……有什么事情紧迫到她要立刻对我说吗？

可恶，如果留在那里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了。因为都想要动身去找对方的缘故，反而错过了吗……

“多谢你了，帮了大忙！”

“咕？”

我重重地拍了一下户部的肩膀，转身向相反的方向跑去。

身后的三人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了大冈和大和“啊，友谊的拍肩！”这样起哄的声音。

·

边侧的工作人员有很多，还有不少留下的毕业生聚在一起收拾桌椅，想要从这边进去是很困难的。

也就是说，直接走舞台的捷径才是最快的方法……虽然这样做应该是不被允许的，但现在也不是管那么多的时候。好歹我也是半个工作人员啊。

我双手一下子撑住舞台边缘，撩开逐渐降下的幕布就踩了上去。

“喂、已经闭幕了，你怎么能擅自跑上来呢——”

一个女孩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我刚刚准备向她道歉，没想到她就自己停下了动作。

“哈？怎、怎么是你？”

川什么同学——出现在此地的不知为何是她。对哦……这次活动的礼服标准都是拜托的她来着。

“啊啊，我有点事必须从这边过去，麻烦你网开一面了。”

既然是认识的人那我就没必要客气了，我赶紧向她双手合十，然后迅速朝着后台的入口挪动脚步。

“喂，等下——”

川什么同学马上伸手拦住了我。这出乎意料的举动让我愣了一下，然而川什么同学也呆呆地望着我，颇有几分手足无措。

为什么摆出这幅茫然的样子？难不成她是下意识地把我拦下来的？

“……那个，还有什么事吗？”

“啊，没。不好意思。”

仿佛觉得伸出的手多余一般，女孩的动作停滞了一下，最后有些黯然地放下了胳膊。

“反正是要找那个，雪之下对吧……”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那是一个稍带自嘲，却也有几分寂寞的神情。她嗫嚅着淡淡突出话语，将身子微微侧了过去。

“……”

不知何时从身后出现的海老名同学，拍了拍我的肩膀。她镜片后的眼睛看起来相当沉静与平淡。

“快去吧，雪之下同学才刚走一会儿。”

“哦，谢谢了。”

我干巴巴地道了个谢，立刻向后台的入口跑去。海老名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应，她踮起脚尖，伸出臂弯轻轻搂住了川崎沙希。

·

想要对雪之下说出那些话。

并非想要祈求什么圆满的结局，我只是觉得自己的心意“非要传达不可”。

作为一个除了负面感情以外，从不善于表达自己情绪的家伙，这种冲动本不应该出现在我身上的——但是，现在却又非说不可。

就像是将自己全身都收缩起来的弹簧一样，我知道自己必须要将这份力量传达出去——我明白这是感情用事，这也可能是我唯一的一次感情用事吧。

“现在我在……后台的A入口。”

我望着头顶上莹绿色的灯牌自言自语道。

如果雪之下在控制室没有找到我的话，应该会原路返回才是……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雪之下会沿着来时的路从右侧回来；还是直接走出口，从左面的外围出去呢？

虽然只要愿意耗费时间就一定能找到，但此刻的我真是一点也不像再多兜圈子了。手机在这么嘈杂的环境中也使用不了，况且雪之下如果没有换下演出服的话，应该也不会随身拿着手机的吧？

……所以要，凭借直觉吗？

“……”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的眼睛被眼前的一个人不自觉的吸引住了。

并非是刻意等待，而是仿佛凑巧般的同时停住了脚步。

这是存在于世间的，几乎称得上是“比企谷八幡对立面”的男人——叶山隼人。

据阳乃小姐所说，雪之下那天晚上就是在同叶山家的家族聚会中跑出来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雪之下母亲对于所谓“婚约”的戏言。

“啊，真巧啊。”

这样说着的叶山隼人，脸上似乎想露出他一贯的微笑表情。但不知为什么，他现在的表情在我看来只有“沉重”一般的微妙落寞感。

巧吗……叶山并没有参加这次毕业舞会的筹备工作，我想不出他出现在这里的理由。

不过既然他从这边出来了，那也就表示他有遇到雪之下的可能性——不管怎么样，问问他总是没有错的。

“你知道雪之下在哪里吗？”

我口中少女的名字似乎让叶山愣了一下，他微微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随即苦笑着摇摇头。

“你在找雪之下同学吗？——还真是稀奇啊。不过很遗憾，我没有见过她。”

“……是吗？”

我的大脑快速思考着。

叶山从右侧没有见到雪之下，如果他没有走眼的话，雪之下应该就会直接从出口出来才对——那样的话，还是走幕布外的小舞台比较快一点。

“看你一脸凝重的样子，大概是要说很重要的事吧？”叶山微微笑着，继续开口道。

“要说一脸凝重，你不也是一样。”

我毫不客气地回敬道。

“是啊，在这方面我们是一样的。”叶山痛快地承认了我的说法。“的确……我现在正在做出可能会让自己后悔的决定，而这一切也是和比企谷君你颇有关系。”

“……我？”

我意外地望着叶山。感受到我的视线，他用半是自嘲，半是挑衅的眼神正面对上了我的目光。

“啊，没错……你还记得之前的马拉松比赛吗？”

马拉松？

我想起来了——在那个时候，我们侍奉部接受了三浦的委托，打听出了叶山高三的文理分科来着。

“所以，为什么要再提起这件事？”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说谎了。——比企谷你说过‘就此破裂的感情一定不会是真物’这样的话。但对于我来说，果然无论如何也无法容忍。我不能因为自己的选择而误导他们的人生。”

“所以……你骗了我？你选的是理科吗？”

“不，的确是文科。”叶山隼人淡淡地笑道，眼神中慢慢流露出惋惜而寂寞的表情。“但我没有把话说完。虽然选择了文科，但我在那时候就已经作出了另一个决定。”

叶山的言语没有丝毫的停滞。

“——我答应了父亲的建议，高三会转学去东京。”

“你……”

我哑然了。

“我并没有骗你，当然也没有对优美子她们撒谎，这只不过是一种隐瞒而已……只要在正式升入高三之前，向班代表提出转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也已经向平冢先生说了这件事，过段时间老师就会召集户部他们重新商讨这件事吧。”

应该说不愧是叶山隼人吗？他的语气坚定而又沉静，而且所有事情都安排的详尽而又妥当。

“……你隐瞒到了现在，就是为了能让户部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吗？”

“也不尽然，因为……我已经有些厌倦当大家所期待的那个人了。”

叶山隼人勾起嘴角，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

“当然，我也不清楚这是不是就是我想要的。但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把这件事情告诉户部他们了——所以，我才会出现在这里。”

·

我用浑浊的眼神望着叶山，叶山也一声不吭地回望着我。

这还真是相当奇妙……我与眼前的这个男人都面临着相当重要的事情，我为了自己重视的人而小心翼翼地向前跨越，而叶山则是为了自己重要的人一声不吭地向后退却。

【无从选择之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无法舍弃之人】割舍了自己的羁绊。

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诞，但这正是我们所选择的道路。

——即使这是，可能会让自己追悔莫及的决定。

我干涩地扯动起嘴角，故作轻松地露出了不甚明朗的表情。

“所以……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话啊？我可不是你团体中的成员，对我说这些也毫无用处就是了。”

“也是呢，抱歉啦。没头没脑地让你听了这么多莫名其妙的话。”

仿佛日常的氛围突然回归一样，我和叶山之间的时间再次开始流动。

“那么——”

仿佛想要刻意转变气氛一般，叶山的语气恢复了往日的开朗。

“如果雪之下从后台出来的话，应该会走左侧的出口吧。”

我点点头，指着相反的方向告诉他：

“户部的话，刚刚从后台那边的走廊出去了。”

“这样啊，谢谢你了。”

我和名为叶山隼人的家伙，就是这样的关系。

相反，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却又相似、所以绝对不可能成为朋友。

指明了对方的道路，叶山向我挥挥手道别，我也默默地点头致意。

于是——我和他朝着各自的终点，开始迈步前行。

·

和雪之下的相遇，是在幕布合盖，阴暗而不透光的小舞台。原本是作为副舞台而修建的狭小场所，此刻却因为长久没有开放而显得沉闷又杂乱。

我们并不是约好在这里见面的……也就是所谓意外、巧合。

避开了叶山隼人来时的错误路线，我在几乎没有人来的小路与少女碰面了。

“……”

雪之下身上的修身燕尾服还没有脱下来，细长的手腕显得修挺又妖娆。不知是不是因为剧烈活动过的缘故，她雪白的脸颊上透出了红润的神色。稍有轮廓的胸部微微起伏，像是为了掩饰一般用右手遮掩着。

头发并不常见地绑成了马尾，大概是为了方便活动吧，这种新鲜的冲击感让我颇有些在意——应该是说不愧是总武高第一的美少女啊。

都和她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了，事到如今还在说什么呢……

虽不能说是“焦躁”但我的确感觉自己呼吸道频率在加快。想要深呼吸一下稳定心情，但又觉得这样是在故意暴露自己的紧张。

……虽说我是一时头脑发热，但事到临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在这种地方见面，我还根本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今、今天的舞会挺成功的啊，一色都激动的哭了呢。”

干巴巴地说出了没什么亮点的发言。不过也多亏了这句话，总算打破了我与雪之下之间沉默而略带尴尬的氛围。

雪之下迟了半拍似地愣了一下，随即轻声回应了起来。

“是啊，那孩子刚刚还抱住我了好一会儿……这也都是大家的功劳。比企谷君也是呢，说好了不要你帮忙，结果还是过来了。”

“我是事到临头被一色硬抓过来的啊。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看着我略带埋怨的神色，雪之下忍不住笑了出声。

“你倒是一直这样啊，完全没变呢。”

“怎么可能说变就变啊，我可不想做那种假意积极的可悲社畜。当然这大概会回事我今后的人生轨迹就是了。”

“那样不是也蛮好的吗？至少正常回归社会了呢。”

“……才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啊。”

“啊啦，我记得某人向往的生活是——家庭主夫来着？”

“……这种时候直接指名道姓就好了哦？”

一句话，两句话，我和雪之下雪乃的交流开始变得顺畅。尴尬的气氛终于开始流动起来。

我和雪之下再次回归到了正常的频道，就像是要把前几天的沉默弥补回来一样——舞会的终场，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契机。

那天发生的事情就像是被自然地揭过一般，我和雪之下仿佛回到了刚刚见面时的那段时间。自嘲、不带恶意的玩笑、以及不涉及人际关系的，最单纯最合适的距离感。——那是我在高二刚刚加入侍奉部之时，回不去的起点。

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呢？

心意相通一般，我和她正在逐渐把话题过渡到“安全”的区域。但是为什么，我会在心底里慢慢地舒一口气的同时，感受到了不安与落寞呢？

我在心底里……真的希望自己能够主动退缩回去吗？

我用力地将脑海中不切实际地想法甩了出去。

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到如今再退缩，这是对雪之下和我的背叛。在此刻开启的“时光回溯”的门，不过是一种陷阱——倘若真的任由自己转身离去，比企谷八幡想要追求的东西将永远也得不到结果。

更重要的是，名为雪之下的少女已经开始蜕变。她就像是覆雪之下的新芽一样，向着如梦似幻的光明慢慢生长。假如自己再止步不前的话，一定会被她渐渐抛在身后的——

“那个，”我忍不住打断了谈话。“我听说……你不是找我有事吗？”

雪之下雪乃一愣。她原本已经疏缓过来的精神一下子又紧张了起来，略带挣扎的神色再一次转向了别的方向。

“……你不也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我和雪之下的沉默开始延续。

虽然先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准备，但心跳还是忍不住地开始加速了。这种仿佛是互相逞强的对话实际上没有任何用处，我和她都清楚——这是自己惟一一次互诉衷肠的机会。

……已经不是再犹豫的时候了。

想要以自己的方式守护她，想让她不再露出落寞的表情，想让她不会在烟花之下，一个人看着绚烂之下的孤单，无法入睡。

·

娇俏的脸庞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雪之下雪乃静静地作出了自己的决意。

“比企谷君……我、我对你……”

我与面颊红润，窘迫的眼眶微微湿润的女孩子视线交错了。——我从未见过这样胆怯的雪之下，她就像是猫咪一样，即使是渴求着全部的幸福与未来，却依旧在拼命维护着自己的仪态与尊严。

“……比企谷君，虽然这样说很奇怪。但是、你看到了吗……我做到了哦。”

这是能言善辩的雪之下无法表达出的情感，她极力地组织着语言，但是依旧支离破碎。

“这是比起姐姐来说，也毫不逊色的第一步，我做到了。……今后不会再依赖姐姐和比企谷君了。所以、所以——”

“……！”

我上前一步，缓缓地吻住了雪之下的嘴唇。

若是说完全理解雪之下，那当然是妄言。

但在我和她都明白——在此刻，我与她是世界上最接近对方的人。

雪之下微微地呆滞了一下，随即双手环住了我的脖颈。她踮起脚尖更加用力索取着，柔软的触感伴随着温热的鼻息。细微的泪水顺着脸颊滑了下来。

“……和我结婚吧。”

听到我低声的话语，被吻住的少女轻声呜咽呢喃着。

“……真是个过分的家伙，在这种时候说出这样的话，怎么可能拒绝得了啊……”

窗外依旧料峭的风敲打着窗子，这个房间也依旧静默着，只有尘土与灰白的单调颜色。

即便如此，春天也会如期而至吧。

·

·

第九章

尾声、于是，他和她之间的错误物语，依旧还将进行下去。

·

相比起前两年的学生生活，我们的高三仿佛一下子就变得单调无趣了起来。学园祭没有了我们的席位，体育祭也只是象征性地休息个半天，修学旅行更不用想——在百分之八十的志愿都是“升学”的总武高。一切文娱活动都开始为最后的考试铺平道路了。

自然，社团也理所当然地解散掉了。

侍奉部——这个听起来就莫名其妙的社团只有三名成员，根本就没有继续接任的后辈。这样看来，消失也是理所当然的。

窗外传来了棒球被击打时发出的响亮声音。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大概正从教师中慢腾腾地收拾着书包，准备踩着单车回家吧……当然，那段加入归宅部的悠闲时光并没有持续许久，就被平冢先生拉到了社团就是了。

“我说……不过是还钥匙，为什么我还要一起来啊……”

忍不住这样开口道。察觉到我语气中的不满情绪，雪乃的室内鞋一下子踩在我的脚上。

“疼、疼啊。

看到我一副苦瓜脸的样子，雪乃看起来心情好了一些。话说最近这家伙动不动就踩我几下，难不成足击已经变成这家伙的固有技能了吗？……总之还是老老实实地闭上嘴就好了。

少女拿着熊猫吊坠的钥匙，推开了平冢先生办公室的门。

·

“啊！……是来还钥匙的啊。真是辛苦你了。”平冢先生急急忙忙地关闭了电脑的页面，然后故作镇定地微笑了起来。“下次进门的时间记得要先敲门，这可是基本礼仪。”

“……只有老师没资格这样说的吧。”

雪之下有点无语地望着眼前的女人。就是说啊，我们侍奉部深受平冢先生的陋习所害又不是一次两次了。况且这里也算是公共办公区域，看动画什么的还是要收敛一些哦。

平冢老师接过雪之下递过的钥匙，她玩味地盯着上面的熊猫挂坠。

“没想到还蛮有少女情怀的呢……这一年时间过的也相当快啊。那么，你们两个应该也有不小的收获吧。尤其是比企谷，”她改用不怀好意的眼神望向我。“经过一年在社团的锤炼，你扭曲而又孤僻的个性有没有什么转变呢？”

“……没有呢。”

“完全没有。”

我和雪之下异口同声地这样说道。只是相比起我这边的无比坦率，雪乃的反应更为难以启齿一点，仿佛没有把我地性格扭正过来是她的过失一样。

“我也觉的没有。”平冢先生不无遗憾地点了点头。我说你既然知道的话就不要问我们了啊。

刻意无视掉了我的不满神色，平冢先生继续起劲地评判着我上一年的过失。感觉倒是有一丝愉悦的成分在里面了。

“虽然说得到了锻炼，我也尽可能地让你接触了不少优秀的人——但是这腐烂的劣根性却是一点也没有改变啊……无论是你这令人绝望的人际关系，还是依旧浑浊不堪的死鱼眼，和去年都没有任何变化呢。”

……这个女人一脸感慨地说什么呢。完全就是在戏弄人嘛。

“当然，老师待嫁的心情应该更迫切了才是。毕竟又老了一岁嘛，哈哈哈。”

拳风——仿佛带着灵压或者后劲的拳头，在我的脸颊旁边一闪而过。

“……你刚才说了什么？”

“万分抱歉。”

直接鞠躬道歉了。太可怕了。刚刚那一瞬间如果不是被雪之下捅了一下的话，真的忍不住要土下座了哦？

“老师也请冷静一下吧，动不动就这样也不太好。”

“……啧。既然雪之下都这么说了。”

三十一岁的女人总算是坐回了自己的位子，我松了口气。

这个教育工作者虽然看起来不算年轻了，但心态依旧是小孩子嘛……赶紧出现一个男人让她变得成熟起来吧。

似乎察觉到我的眼神一直放在老师没什么防备的身体上，雪之下的视线变得冰冷了起来。我赶紧把头扭向一边。

“嘛。不过比企谷这家伙现在这个样子，作为教育者的我也有一些失职就对了。所以我也努力向上面争取了一下——”

平冢先生这样说着，突然微微笑了起来。我有点发毛。

“……争、争取什么？”

“自然是高三一年的侍奉活动啊。”老师得意地笑了起来。“当然对外宣称是国文研习的小组，活动室也是原来的那一间。”

“等一下。”雪之下仿佛非常头痛似地按住了太阳穴，她瞟了我一眼。“你是说……高三的侍奉活动还要继续？这个家伙的成绩虽然还可以，但如果是以升学为目标的话，不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学习才对吗？”

“那是当然了。”平冢先生笑了起来。“所以，这一年的活动我不会再强求你们去做什么，你们平时把这里当作单独的自习室就好了——学习环境也好过家庭餐厅之类的地方吧。”

这番话说的没有什么让人反驳的地方，雪之下也低下头陷入了思考。

“是呢……如果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的话，这样似乎也不错……应该也不会、有其他人来打扰……”

“……你自顾自地脸红什么？”

“！”

雪之下再一次不动声色地在我的脚背上狠狠地来了一下。

“……当然指的是学习。”

“你们的关系什么时候那么好了？”

在平冢老师怀疑的视线之中，我和雪之下赶紧闭口不言了。

·

“和我一起回家，不会变得更麻烦吗？”

“……哈？”

因为重新拿到了钥匙，我和雪之下开始重新着手收拾着部室。

“之前就想说了哦——咱们回去的方向是相反的吧？所以不用勉强自己同我一起回去。陪由比滨同学反而更好哦，又是顺路，还可以好好跟她聊聊。”

“那就从明天开始这么干吧。”

我顺口这样答到。雪之下缓缓地转过头来，用不带表情的眼神盯着我。

“我是开玩笑的。”

雪之下雪乃长长地叹了口气。

“你误会了……我并不是在意你的回答是怎样，我只是担心由比滨……自从舞会之后，她就一直没来部室吧。”

“是啊。”

我短短地呼出了一口气。

由比滨是个聪明的孩子，她肯定早就意识到我和雪之下之间发生过什么了吧……所以她才会悄悄地躲开我们。

就算我想用之前的态度面对她，那也是不可能的。不如说那样才是真正的残忍。

“如果她在此之后，还能来活动室就好了。”

雪之下轻轻地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身后传来了温热的重量。

“不许回头。”

“……我知道了啦，不回头。”

仿佛要将残留的温度传导一般，我握住了雪之下雪乃的手。

·

如果在几个月之后、或者是几年之后再次思考那时的决定，我又会觉得如何呢？会因为后悔而暗自难过，还是会因为作出了正确的决断而自我满足？

我想，这两样都不是。

人是健忘的生物，在成长的漫长旅途中，总有一些新的事物会把旧的记忆慢慢挤出大脑吧。而之后的自己，也仅仅只是会在无关紧要的某一天，零散地回想起加了滤镜的回忆吧。

有些炫目的午后阳光，慢慢翻动的书页，咔哒作响的手机，以及不会再有的红茶香气。

这就是我的青春啊——发出这样无谓的感叹，然后随即抛诸脑后。

无论是我，雪之下，还是由比滨。都是如此。

·

——于是，他和她之间的错误物语，依旧还将进行下去。

·

（全书完）

·

最后说几句……

这篇同人有小八万字，已经尽量向着“一本完整的轻小说”的厚度靠拢了。为了尽可能地理解老贼赋予角色的情感与神韵，我也再一次重新看了一遍原作。

因为我也有能让我赚钱的作品，所以同人更新也是越来越慢。谢谢大家的理解与支持了。

·

欢迎转载，转载请署名（贴吧id：or未元物质）